

星海社FICTIONS
北山猛邦
Kitayama Takekuni
Illustration
小松崎類
Komatsuzaki Rui
ダンガンロンパ霧切
DANGANRONPA KIRIGIRI
4



星海社FICTIONS
北山猛邦
Kitayama Takekuni
Illustration
小松崎類
Komatsuzaki Rui
ダンガンロンパ霧切
DANGANRONPA
KIRIGIRI
4

目录

录入信息

《弹丸论破雾切4》

ダンガンロンパ霧切 4

著:北山 猛邦

イラスト:小松崎 類

翻译:Fragrance

博客:行寒录

排版:我

https://fraha.lofter.com/tag/%E5%BC%B9%E4%B8%B8%E8%AE%BA%E7%A0%B4%E9%9E

第一章 日常篇

如果他是那种谈起过去的时候还能露出笑容的人，我也许就不会原谅他了。

——您要去跟她见面吗？

——我没脸见她。

他这样说着耸了耸肩，他的侧脸看起来心事重重，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像我这种局外人本来就不应该对他们之间的事指手画脚，更何况这还是家务事……

从相遇到分别，他一直都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甚至还希望我当做从未见过他。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我们就好像只是在世界的某个遥远角落偶然擦肩而过的两个旅行者，注定在五分钟之后就要背对背各自走开。他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止步于此，而且当时的气氛也不允许我询问他的身份。

但是，我还是知道。

他就是雾切响子的父亲。

我知道他在六年前抛下女儿离开了雾切家，知道他出生于世世代代继承侦探血脉的家族却不愿成为侦探，也知道他现在是希望之峰学院的教师。

我回想起他开车把我送到宿舍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对话。

“能够胜过雾切响子的人并不多。”

他一边开车一边眯起那双跟雾切响子很像的眼睛。他身穿高级西装，领带略微松开，衣领敞开，表现出他的个性。

“不过我也不是毫无头绪。”

他直视着前方说。

汽车以非常普通的速度穿行于平平无奇的街道，我们融进日常生活的景象之中，没有丝毫的不协调。

“新仙帝——”

我脱口说出这个名字的一瞬间，他把眼睛转向了坐在副驾驶席上的我。

不过他的目光很快又转回了正前方。

“果然是他吧？请您告诉我，雾切家和新仙帝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个世上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比较好，真相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给你帮助的。”他这么说，然后立刻又接着说道：“不过……你的眼睛告诉我，这种套话对你来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吧，虽然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

“请您告诉我吧。”

我又说了一次，他有些为难地叹了口气。

“在此之前，先说说你的经历吧，还有你为什么会到那间大宅去的经过。”

“好的。”

我从遇到雾切响子开始讲起，一直说到发现雾切祖父的尸体，把事情经过和盘托出。我与她因为“天狼星天文台”杀人案而结识，在“诺曼兹酒店”事件中遇到新仙帝，我们现在正在跟新仙帝担任会长的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对抗，然后我为了确认某个与雾切祖父有关的事实而去往那间大宅。

在大宅里我遭遇了非常严重的事态，雾切的“爷爷”在数月前已经惨遭杀害，尸体被埋在院子里。也就是说，在我刚认识雾切的时候，她的“爷爷”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那么她介绍给我的“爷爷”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雾切妹妹告诉过我她的祖父是个侦探，我也跟他见过面。但是我突然觉得——好像哪里有点不对，我脑海中所想的那个‘祖父’，跟雾切妹妹所说的‘爷爷’是不是不太一样。回想起来，的确有很多对不上的地方。‘祖父’应该是对DSC编号制度的引入持反对态度的，他却让雾切妹妹在侦探图书馆登记，本该在国外的‘爷爷’却在大宅出现……对于这些矛盾，我应该多想一想的。”

自己的无能简直让我有种想哭的冲动。我把放在腿上的手紧紧握成拳头，抑制住自己的情绪。

“雾切妹妹……话题一旦涉及到自己，她就不怎么愿意开口，尤其是关于家庭的情况，她甚至有种避而不谈的倾向，但是我觉得她并没有欺骗我的意图，单纯只是我产生了误会……”

“这是她的坏习惯，她总是觉得别人的‘理解’跟自己一样。”

他皱起眉头说。

雾切响子想必一直都是个很聪明的人，在她眼中的世界里，无论是时间流逝的速度，还是所看到的景象都跟我不一样，所以我们之间才会产生偏差。

透过她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是我这样一个平凡人永远不可能见得到的。

然而，她仍然以可说是积极的态度将她的世界向我敞开，要不然她也不会让我跟“爷爷”见面了。

她在有些害羞的情况下还是努力想要让我看到的，也许就是她理想中的日常生活吧。对她来说侦探生涯就意味着日常生活，或许这才是最不平常的。

然而——就连这小小的奢望，都是新仙事先伪造的假象。

我却没能发觉这一点。

“从结论来说……祖父有两个。不过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一般来说每个人都有两个祖父，父亲一方的祖父和母亲一方的祖父。继承了侦探血脉的雾切家‘祖父’应该是父亲一方的吧，而那位在山坡上有栋大宅，在雾切响子回国后和她同住的‘爷爷’则是母亲一方的。回想起来，雾切妹妹提到他们两人的时候都是加以区别的，但我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那位当侦探的祖父身上，一直把他们两人混为一谈。”

“不能怪你，是她没有解释清楚。”

开车的男子有些同情地说。

“雾切妹妹说过，她在国外差不多生活了五年，大概两个半月之前才回国——也就是说，

她与母亲一方的祖父相处的时间只有这么短，所以就连雾切妹妹也没能发现‘爷爷’已经被人掉包了。事实证明，在圣诞节的时候，她应该也没发现对方是新仙所假扮的。”

更何况新仙还是以伪装和化装而著称的变奏侦探，以其技术之高超，在外行人面前，就算是亲人也足以骗过对方的眼睛。由于对象是雾切响子，这五年的空白正好被他利用了。

“元旦那天打电话来警告我们小心新仙的想必是父亲一方的祖父，也就是雾切不比等先生本人吧，早知道那个时候应该向他问清楚的，真是令人后悔。”

祖父的警告完全没有产生作用，我们还是和新仙帝见面了。也许这并不是偶然，一切早已事先安排好了。

新仙的计划早在雾切响子回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利用化装术摇身一变成了雾切母亲一方的祖父，潜入那间大宅，想必那些“女佣”也是他的手下。

“一开始只是我的错觉，不过发现雾切妹妹神情不对之后，我开始觉得那间大宅里发生的事情没那么简单。于是为了查明真相，我到那间大宅去了。之后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我偷偷溜进大宅里之后，“女佣”出现在我面前向我发动攻击，而从女佣手上把我救下的，就是坐在驾驶席上的这个人。

“埋在院子里的就是真正的母亲一方的‘爷爷’吧，我想雾切妹妹应该是在诺曼兹酒店案之后回到大宅时发现的。有可能她以前已经隐约注意到‘爷爷’有些异常了，在得知新仙这个人的存在之后，她的怀疑变成了确定，进而发现了埋在院子里的尸体。”

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是假的，真正的“爷爷”早已被杀害，一想到她得知这个真相时的心情，我就不由得心痛不已。雾切家的侦探一直以来所受的教育就是要把侦探工作放在亲人逝世之前，然而当时的雾切响子真的就能够完全不为所动吗。

“随后她就藏了起来，她应该是决定优先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吧。然而几天之后，她又回来找我了，因为她发现我有可能会遇到危险。她其实可以不管我的，完全可以选择到国外去找不比等先生，然而她还是……”

“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勇敢面对了吧，”坐在驾驶席上的人这样说道，他的表情终于稍微缓和了一些。“不用担心，她可是雾切家的侦探。”

“但是……她只是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啊。”

我说话的语气不知不觉间带上了责备的成分。

我知道我并没有权利责备他，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身为父亲的他要是在雾切响子回国的时候接她过来，也许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了。又或者说，要是他没有离家出走，要是他继承了侦探的事业……虽然我心里很清楚，不管有多少假设也无济于事……

“——已经十三岁了啊，”他自言自语似的说。“她从小选择的是一条修罗道，在这条路上，杀人和背叛都是常事。从她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开始，她应该就已经知道，往后不会有任何人理解自己。然而——”

他似乎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他的表情像是一下子回过了神，猛然醒悟自己已说了太多。

“不管怎样，就结果而言，你对她的祖父产生了误会并不是坏事。要是你更早一步发觉那

间大宅里有异常，也许现在你已经被除掉了。”

“除掉……”

“而且，也是多亏了你，我才能大概了解那间大宅里的情况，多谢。”他简单地道了谢，然后接着说：“你推测得没错，埋在院子里的就是雾切响子母亲一方的祖父，他名叫卯槌栋八郎，是位才华横溢的老人，在空手道、剑道、柔道、弓道、合气道、拔刀术、长刀术以及书法这八个领域都有段位，同时也是雾切家忠实的支持者。”

圣诞节见到他的时候，他说过类似于雾切家家训的话。虽然那个人确定无疑是新仙化装的，但真正的卯槌先生大概过去也经常这么说，至少雾切响子对于他的言行没有产生丝毫的怀疑。

按照我的想象——卯槌先生生前应该对雾切家怀有某种程度的敬意吧，同时他也对孙女寄予厚望，在修业之中磨练出的老到眼光让他看到了雾切响子的光辉未来。

雾切响子学的那种防身术也许就是卯槌先生教给她的。新仙假造身份时所使出的动作，应该是模仿了卯槌先生的风格。坐在驾驶席上的这个人似乎也会同样的武术，也许过去他在学习侦探技能的时候也练习过防身术。

“来说说新仙帝吧。”

坐在驾驶席上的人突然说。

汽车已经离我的宿舍不远了。

剩下的时间不多。

“关于他到底是什么人——用一句话来说，他是一个如同黑洞一般的人。如果说雾切响子是一颗明亮的一等星，那么新仙帝就是一颗黑暗星，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并且能够让周围的光线产生扭曲。”

黑暗星——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无比巨大、无比黑暗、难以捉摸的存在。

“关于他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答案平凡得令人惊讶，几乎不值一提。在某个冬日，在这个国家的某个角落，一个平凡家庭的第三个儿子诞生了，就连你也可以轻轻松松找到他的出生记录。不过，这或许也是他伪造的事实。因此，我事先告诉你一声，就算你想调查他的更多信息，结果也只会是徒劳无功。“

”新仙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侦探工作的？“

”按照官方记录中留下的内容，他至少在十岁的时候就参与了案件调查并致力于破案。“

在那个世界里能够立于顶点的人物果然从小就会崭露头角，就好像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一样，侦探的才华总是在童年时期就会显露出来。

就我看来这简直是超人般神奇的能力，但雾切响子在这个年龄也已经在和祖父一起工作了，御镜灵九岁的时候已经是三零级，说起来感觉真是高不可攀。

”不过，跟其他的大侦探比起来，他属于那种不太起眼的类型。那些有神探之称的人都是些不符合常识的家伙，而他却是个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这个青年甚至有些太过拘泥于对错，说好听点就是认真，说不好听点就是死脑筋。在侦探的工作中，往往难以避免地会目睹人性的阴暗面以及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但他的性格却不允许他对这些视而不见。“

我大概可以理解这种想法，我觉得至少我自己也是有这种倾向的。

但是我不会去试图理解他，我也不想去理解。我为什么要去理解一个犯罪集团的头目是怎么想的啊。

”在他以侦探的身份工作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个名叫雾切不比等的侦探，但这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很快，他们就开始一起工作了。“

”雾切不比等先生跟新仙帝原来是搭档吗？“

”没错，他们既是搭档，又是好友，还是一对师徒。“

优秀的年轻侦探和老练的资深神探所组成的组合。

这么描述起来让人感觉他们肯定是一对所向披靡的搭档。

然而这个组合却以解散而告终，其中一人的孙女成为了侦探，另一人则与她为敌。

真是命运弄人。

”十五年前，侦探图书馆成立之初，不比等先生和新仙都列在了创始人的名单上。但我听说，不比等先生自己并没有在侦探图书馆登记，还反对引入DSC编号制度，他们两人产生分歧的根源是不是就在这里呢。“

”不，并非如此，这只是小事。他们两人分道扬镳的原因在于——“

汽车驶上了一条熟悉的道路。

再往前走一点就可以看到我的宿舍了。

坐在驾驶席上的他嘴唇紧闭，似乎觉得难以启齿。

我催促他继续往下说：

”原因是？“

”应该是雾切响子。“

”……咦？“

”延续了雾切家血脉的人要世代继承侦探事业，但在十五年前，雾切不比等当时并没有继承者，因为他虽然有一个儿子，但那个人却不愿继承侦探事业，离家出走了。“

”我听雾切妹妹说过。“

”既然如此，事情再明显不过了吧？简单来说，雾切不比等需要继承人，于是他选择了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作为搭档，前提是这名青年今后将要继承他的名号。“

”新仙帝……继承雾切的名号？“

”嗯，雾切不比等也承认以新仙帝的才能，完全有资格沿袭他的名字。对于一个鼎鼎有名的侦探来说，让弟子或是继承了他遗志的人来沿袭他的名号，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但是……结果新仙帝却走上了另一条路。“

”不错，新仙没有继承雾切的名号，因为雾切响子出生之后，就要优先考虑雾切的血脉了。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此之后，新仙帝就从雾切不比等面前消失了，只有他们本人才知道两个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难道他之所以对雾切家如此执着，就是因为自己本该继承的名号被雾切响子夺走了？

他的目的……难道是要夺取雾切的名号？

就为了这个，他指挥一个巨大的犯罪组织杀人无数，还对雾切妹妹穷追猛打。对于我这样出身跟名门扯不上一点关系的人来说，他的行为简直太荒唐了。

对他们来说”雾切“这个名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他们来说侦探又是什么？

雾切响子曾经说过，对她而言，活着跟当侦探是一回事，现在我也多少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这跟她本人的意志无关，简直就是血脉所承载的诅咒。

不知不觉间汽车已经在车道边上停下了。

窗外可以看到我的学校，面前是校门口，宿舍就在门后。

驾驶席上的男子等着我自己打开门下车。

但是我不依不饶。

”您见过新仙帝的真面目吗？“

我问，他默默地摇了摇头。

话说回来，不知道他有没有跟新仙帝直接见过面。

雾切不比等和新仙搭档是在雾切响子出生之前的事，而他早就离家出走了，就算他没见过新仙也是很自然的。是不是因为这样他才自己对新仙作了一番调查呢，还是说——

”好了，去吧。“

他催促我。

我伸向车门的手一下子又缩了回来。

”最后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您不是新仙帝吧？“

虽然我觉得应该不会——

不过新仙这个人也不是做不出来。坐在驾驶席上的这名男子虽说是雾切响子的父亲，但他在那个时间点出现在那间大宅里，会不会有点太过凑巧了？他会不会是假扮成雾切响子父亲的新仙帝呢，以新仙的立场，也照样说得出刚才他说的那些话，不过真实性可能就要打折扣了 。

坐在驾驶席上的男子仍然面朝着前方，他歪了歪脑袋，似乎在斟酌词句。

“要是让你产生了误解我在此道歉，”他嘴角边浮现出一丝苦笑。“不管我是什么人，总之我是打算把你平平安安送回去的，这样的答案足够吗？”

“您在那间大宅里做什么？”

“我没必要回答你。”

“不，请您回答这个问题，您的答案将决定我要不要在这里逮捕您。如果您是新仙——那

么这就是结束游戏的好机会。”

我推了推眼镜，摆出迎战的架势。

话是这么说，我身上没有任何能充当武器的东西，不管他是新仙还是雾切的父亲，只要他动真格的，我肯定一瞬间就会被他撂倒。对我来说唯一的优势，就是这里是人来人往的车道。

驾驶席上的男子思考了一会儿，把两只手臂搁在方向盘上，注视着扣在一起的指尖。

最后他微微摇了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本来就是个无家可归的人，现在连离开的自由都不能保证了。我的工作环境很严格……随着职位的提升，对个人的背景审查也会越来越严。就算不考虑这个情况，我的出身也有点特殊，评议员本来就对我印象不好……”

他自言自语似的说着，把手伸进西装的内袋。

我屏住了呼吸。

他是不是打算拿出武器来呢。

我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门把手。

“看了这个你是不是就能理解了呢。”

一瞬间，一样东西在他胸口处闪了一下——

是一张照片。

照片中央是面带笑容的雾切响子，她看起来年纪比现在小得多，脸上带着无忧无虑的笑容，一位应该是她父亲的男子双手把她抱了起来。

我从没见过她这种表情，那代表着对一个人完全的信任。

“好可爱……”

我还想仔细看看那张照片，他却马上把照片藏了回去。

“我接下来要去一个地方，也许今后再也不能跟她见面了，所以在此之前我想重温一下旧时回忆——仅此而已。”

他不愿意对上我的视线，仍然注视着车道前方说。

我偷偷瞟了一眼插在车门侧袋里的文件夹，上面印着希望之峰学院的校章。那是一所拥有政府特权的学院，据说雾切响子的父亲就在那里执教。由于众多身居要职的人物都是出自那所学院，想必学院的保密工作也是非常严密的。

他应该也是怀着某种决心走上自己的道路的，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值得让他和家人分开的大事。只不过，至少我不再怀疑他了，看过那样一张照片之后，根本就没有怀疑他的余地了。

“抱歉，我太过刨根问底了。”

我深深低下头。

然后老老实实地打开门下了车。

在车门关上之前，我向车内说道：

“那个……虽然知道不太可能……我能不能请求您的帮助呢，既然您并没有对雾切家心怀怨恨，也不是嫌弃她……”

“不行，”他立刻回答。“——准确来说，是轮不到我出场。身为一个侦探，她比我更优秀。”

“您不反对雾切妹妹继续当侦探吗？”

“当然，”他头一次把脸转向了我。“她有才华，也有雾切家这个归宿，这样就行了。如果她失去了归宿，就是我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但是……现在能够救她的人……”

“不是还有你吗，”他露出了温柔的微笑。“她能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太好了，希望今后你也能陪在她身边。”

这句话让我觉得一直以来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虽然很多时候，我时常由于帮不上她的忙而痛恨自己的无能。

我这种人也有资格陪在她身边吗。

为了不让对方看到我快要涌出眼眶的泪水，我再一次低下了头。

“卯槌家那边就交给我处理吧，我还是会报个警，不过既然新仙跟这件事有关，想必警方也不会进行正式的侦查。然后……别怪我再嘱咐一句，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跟我见过面，当然也不能告诉她，好吗？”

“好的。”

我关上车门，从汽车旁边走开。

汽车回到车流之中，并没有特别做出什么告别的表示。

也许我跟那个人不会再见面了。

这次分别就给我这样的感觉。

据雾切响子所说，他应该是个抛下唯一的女儿逃离家庭的狠心男人，而实际见到他之后，我对他的印象却大为改观。在他那理智的、如同哲学家一般带着忧虑的表情背后，透出平和温柔的性格，他那样的人也许的确不适合当雾切家的侦探。

他生在这个凡事看才能的世界，却得不到认同，失去了自己的“归宿”，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才会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希望之峰学院，因为那所学院是一个培育有才能的孩子的机构，同时也是他们的“归宿”——

然而不管其中有什么内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和雾切响子保持距离，这种态度让我莫名看得着急。他们两人之间的隔阂真的有这么深吗？还是说，正因为他对身为侦探的雾切响子怀有无上的信赖，这才认为自己没必要插手呢。

无论她是个多么才华横溢的侦探，她的身体还未成熟，心灵也仍然稚嫩。

雾切的名号所承载的荣耀和诅咒都由她一力承担，对于这样的她来说，她的辛苦究竟有没有可能得到回报呢……

“结姐姐大人？”

雾切回过头来注视着我。

这是宿舍里的寝室。

她坐在床上，把手指当做梳子梳理着头发。

“啊，嗯？”我一下子回过神来。“怎么了，雾切妹妹？”

“还有另一边。”

她一定要我把她两边的头发都给编成辫子。

我按照她的要求给她编头发。

“结姐姐大人，你眼睛好红，”她背对着我说。“累了吗？”

“嗯——，没事的，”我擦了擦眼睛，仔细地把雾切的头发编好。“倒是雾切妹妹你休息过了吗？”

“嗯，休息好了。”

感觉她还是在逞强，不过声音已经恢复了不少精神。

她这小小的后背上，背负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和那些犯罪受害者的悔恨。我能不能替她减轻一点负担呢。

“话说回来结姐姐大人，你到哪里去了？”

“啊……这个……我去做调查了，调查！”

“调查什么？”

“调查新仙啊，”我一边说一边编。“我是想既然他以前侦探都当到了三零级，那在相关案件的报道中应该会有他的名字吧……所以就在网上查了一下。”

“结果呢？”

“嗯……有几条关于侦探图书馆创始人的信息，据说其中有一个年轻的侦探，十岁的时候就能破案……我想那可能就是新仙……不知道是不是呢。”

我说得语无伦次，绞尽脑汁想着接下来该怎么说。再接着说下去，搞不好会一不小心说漏嘴，把车上说过的话给讲出来。

“没什么参考价值呢。”

雾切皱起眉头，向我瞟了一眼。

这个动作跟那个人简直一模一样。

“抱歉……”我把辫子编好，最后系上缎带。“好了。”

“谢谢。”

雾切开心地摸着头发说。

“不客气，大小姐。然后呢，接下来该怎么办？时间还算比较充裕，但慢吞吞的肯定也不行，剩下还有五张挑战书呢。”

这次的“黑之挑战”自开始以来已经过了二十四小时。

还剩144小时。

“黑之挑战”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举办的犯罪游戏。犯罪者利用委员会提供的犯罪手法，在168小时的时间限制内，杀害所有目标人物，并且未被侦探揭发就算胜利，反过来说我们这些侦探只要能够指出犯案者就胜利了。

这次的挑战书是龙造寺月下直接摆到我面前的，他是一位三零级侦探，同时也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干部。

挑战书一共十二张。

这是有平行思考和多任务处理的天才之称的龙造寺才会想出的法子。

只要在时间限制内解决所有案件，龙造寺月下就会认输并脱离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就算我没能解决案件，也不会有什么惩罚。话虽如此，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丝毫不能疏忽大意。

我不知道深受侦探及警方尊敬的龙造寺月下为什么会选我这种人当他挑战的对手，可能是为了把销声匿迹的雾切响子引出来，也可能是为了揭穿另一名三零级侦探御镜灵的真实身份，也许还有其他的理由。当然，答案不是唯一的，它们互相重复，彼此交错，同时并存，龙造寺的行事风格就是如此。

总而言之，其中一桩案件已经在昨天解决了，其中雾切居功甚伟。同时，协助我们的利科尔内，也就是御镜灵，一瞬间解决了五起案件。

这样一来，十二件案子已经解决了一半。

还剩六件。

其中我和雾切负责的是五件，剩下一件利科已经在进行侦查了。

我把还没解决的五张挑战书一字排开。

敬告侦探

倾听黑之呐喊

地点 “Goodbye”酒吧 2000万

凶器 小刀 500万

凶器 北非蝎毒素 3000万

凶器 绳索 300万

手法 密室 2000万

总开销 7800万

以上述开销，召唤以下侦探

五月雨结

敬告侦探

倾听黑之呐喊

地点 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 3000万

凶器 铁处女 3000万

手法 密室 8000万

总开销 1亿4000万

以上述开销，召唤以下侦探

五月雨结

敬告侦探

倾听黑之呐喊

地点 枯尾花学院 3000万

凶器 蜡烛 2000万

手法 密室 1亿5000万

总开销 2亿

以上述开销，召唤以下侦探

五月雨结

敬告侦探

倾听黑之呐喊

地点 天平座女子学院 2亿

凶器 铁管 300万

手法 密室 1亿5000万

总开销 3亿5300万

以上述开销，召唤以下侦探

五月雨结

敬告侦探

倾听黑之呐喊

地点 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 5000万

凶器 小刀 500万

手法 终极密室 5亿

其他 锁链 300万

其他 挂锁 300万

总开销 5亿6100万

以上述开销，召唤以下侦探

五月雨结

“这样排开一看，1亿日元以下的案子简直都算得上可爱了，虽然也还是不轻松。”

挑战书上所写的开销越大，案件的难度也就越高。

昨天解决的案子开销是1亿5100万，说实话，这级别单凭我一个人绝对搞不定，不过雾切花了一个晚上就解决了，结果我还是只能依靠雾切的头脑。

“不管怎么想龙造寺先生都太高估我的实力了。”

“是吗。”

雾切淡淡地说。

“因为之前的案子几乎都是靠雾切妹妹破的……本来三零级侦探和我就完全谈不上什么输赢啊。”

这次的“黑之挑战”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三零级侦探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各个案子的犯案者，甚至于担任侦探的我，都只不过是受到战争利用和波及的平民。

“不是这样的，正因为结姐姐大人没有失去斗志，我才会跟你并肩作战。如果说龙造寺月下为什么会对你心怀忌惮，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点。”

——只是因为事到如今临阵脱逃也需要勇气而已。

这句话我没说出口，咽回了肚子里。

我不能总是说些丧气话，雾切的处境要比我艰难得多，就算是为了她，我也得奋战到底。从那些想要伤害她的人手上保护她，这我应该还是做得到的。

“是啊，还是应该向前看一点呢。”

“这才是结姐姐大人该说的话。”

“好了，接下来从哪张挑战书开始？”

我拿起五张挑战书互相比对。

是应该从开销低的进行呢，还是从现场比较近的进行——

“在此之前，有个地方我得去一趟。”

“咦，什么地方？”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雾切站起来，推开房门。

她像往常一样穿着制服，看来已经准备妥当了。

“等、等等，”我赶紧背上背包。“你要去哪儿啊，我说？”

我们出了宿舍，在校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

在雾切的催促下，我坐进了后排的座位。

“到目由良车站。”

雾切告诉司机。

说起目由良车站，那就是昨天下午御镜灵争夺战发生的地方，过程中还有几人死亡。现在现场侦查应该还没有结束，可以的话我并不想靠近那里，不知道她到那里去有什么事呢。

虽然有很多问题想问，但一直到车站我都老老实实地没有说话。既然雾切不惜牺牲宝贵的时间也要到那里去一趟，那肯定就是有意义的。

我们在车站下车。

人仍然很多，一起逛街的青年男女和穿西装的白领们来去匆匆，就好像在车站大楼的百货商店里发生的凄惨事件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一样。乍看之下并没有见到在进行现场侦查的相关人员，我不由得松了口气。

雾切牵着我的手带着我来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

雪花形状的纪念碑出现在我的视野内。

这地方人们经常用来约见面，冷风之中零零散散有些人，有的呆呆站在原地，有的在用手机通话。

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人。

他梳着飞机头，穿着夏威夷衬衫，蹲在纪念碑前。

可能是由于他那种特殊的气质，人们都离他远远的，在他周围空出了一圈。

“嗨，两个小鬼侦探！”

他看到了我们，马上站起来挥着一只手大叫起来。

八鬼弹 DSC编号“666”

周围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

“我、我说……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您会在这里？”

“什么怎么回事，是你们叫我来的啊，不是说需要帮手吗？”八鬼咧嘴一笑，用大拇指指了指自己。“这样的话就放心交给本大爷吧。”

十二场“黑之挑战”的其中一场是武田鬼屋事件，该事件中有几位侦探被召集到了现场，他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卷入了这起事件之中，既是目击者之一，同时也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是我叫他来的。”

雾切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手机还给我。那是龙造寺月下借给我的手机，看来她是用这个把八鬼叫出来的。她是什么时候知道八鬼的号码的？

“听说你们被坏家伙缠上了很头疼？哎，不过既然我来了，你们就不用担心了。是哪里的小流氓来着？”

“的确很头疼……”

“哪怕多一个帮手也好，”雾切把两只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带着一如既往的冷淡表情说。“我们接触不到的范围内的情报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利科的帮助，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我们也需要更多人手，不过这也并不是说我不信任他。另外我还跟水井山小姐和宿木先生联系过了。”

“对啊！他们在之前的案子里被当成了犯罪嫌疑人，这样就不用怀疑他们会不会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成员了！”

“不过也只是比在侦探图书馆选不认识的侦探好上一点。”

“但是……”我小声跟雾切咬耳朵。“这个人应该不是新仙吧？”

“喂喂，你们俩偷偷摸摸说什么呢，”八鬼诧异地插到我们之间。“什么叫我不新鲜，别看我这样，我才二十八岁啊？就算跟高中女生谈恋爱也不会看起来不自然的。”

他的话我都没听进去，只顾眯起眼睛仔细观察他。他看起来不像带着化装的面具，身材也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我所认识的新仙帝整体来说感觉更瘦削一点。

“——然后呢，你们想让我干吗？”

“等到人全部到齐后再说。”

“约好的时间已经过了啊。”

“再等十分钟，没人来的话我们就走。”

雾切背对纪念碑而立，似乎在观察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我也学着她站在旁边。八鬼蹲了下去，把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叼在嘴里。

短短的十分钟之内，在我们周围等人的那些人也是来来去去一刻不停，就好像只有雾切和我两个人被流逝的时间排除在外一样。如果真是这样该有多好——

等了十分钟，结果还是没有人来。

“他们是搞怕了吧？”八鬼用手指灵活地转动着香烟站了起来。“没事，我一个人都帮你们解决，不用担心。”

“雾切妹妹，该怎么办？”

“我一开始就没想过大家都会来，当然，昨天发生了那种事可能也让他们提高了警惕。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我们走吧。”

“总之先找个地方喝杯茶吧，呼——，好冷好冷。”

八鬼蜷缩着身体说。虽然很想叫他先把那身衣服换一换，不过我还是没说出口。

我们走向车站大楼。

就在这时，我们背后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回头一看，纪念碑对面的路上停着一辆灰色的高级进口车。

驾驶席的车窗摇了下来，露出一张熟悉的脸。

身穿西装的男子，带有西洋血统的容貌，戴着漆黑的墨镜。他好像是……

萨尔瓦多·宿木·枭 DSC编号“752”

“让你们久等了真是抱歉，路上堵车。”

我们走过去，他从左驾的驾驶席上向我们微微点头致意。他说话有点洋腔洋调，但日语还是说得很流利的。

“话说，约在车站见面你就应该坐电车来啊，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啊。”

八鬼恶狠狠地瞪着他，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

然而宿木脸上仍然带着温和的笑容，稍稍歪了歪脑袋，把八鬼的话糊弄过去了。

“各位要去哪里？可以的话请让我送各位一程。”

“只要能说秘密一点的话题，哪里都可以。”

雾切撩了一下搭在脸上的头发说。

“那就在车上说吧，不妨一边说一边兜风。请各位上车。”

雾切毫不犹豫地打开后座的车门上了车，我也打算跟着她坐进去。

“等等！”

路上传来一个女声把我叫住了。

身穿和服的娇小女子从人群中穿过向我们走近。她的发型是像传统人偶那样的妹妹头，戴着眼镜，不知为什么右手上还拿着望远镜。

“也请允许我参加。”

水井山幸 DSC编号“527”

“您来了啊！”

我喜出望外，满脸笑容地迎接她。她也是我们在武田鬼屋事件中结识的侦探之一，这下所有人都到齐了。

然而水井山的表情绝对算不上平静，看起来倒像是在生气。

“昨晚多谢了，”她话里带刺地向我们点头致意。“后来警察很快向我解释了原因并且把我释放了，但是这次被当成凶手的奇耻大辱，我是绝不会忘记的。就算是为了逼出真凶，你们也不该指认我是凶手……”

在上次那件案子之中，按照真凶的计划，她被当成了凶手。而雾切将计就计，故意说她就是凶手，当时她一定被吓得魂飞魄散。

“好了好了，别那么生气。要是没有雾切小姐，你可能真的就被当成凶手抓起来了。”宿木出来打圆场，微笑着说 。“最关键的是，难得一位美人却作出那么可怕的表情，未免太煞风景了。来，副驾驶席没人坐，请上车吧。”

“我听完话就走。”

水井山红了脸，乖乖坐进了副驾驶席。不知为什么她把草鞋脱了下来，端端正正跪坐在坐垫上。

我和八鬼也跟着上了车。

车开始向前走。

这辆车载着五名侦探融入大道的车流之中。

“真是的，还以为就我一个人来了呢。你们年纪也不小了，集合时间都不懂得遵守啊。”

八鬼从后座上把身体探到前排说。

“在各位来之前我就已经到了。”

“啊？”

“我在暗中观察情况，”水井山把望远镜亮出来说。“我可不想再被人家叫出来之后莫名其妙地就被扯进什么事件里了。”

“你这家伙疑心真重。”

“你们两位才是，昨天晚上发生过那种事件之后，居然还能毫不防备地现身。要是只有你一个人来了的话，我就打算直接回去的，不过宿木先生既然也来了……”

身为一个侦探，警惕性像她这么高反而感觉更加可靠。

汽车驶上一条岔路，从这里能够看到公园的林荫大道。

“总之听听音乐吧。”

宿木打开车载音响的开关，开始播放一首有点耳熟的古典乐曲。

“哎呀，是斯特拉文斯基。”

水井山有了反应。

“您知道他？”

“嗯，这是我很喜欢的曲子。”

“我特别喜欢他早期的芭蕾舞剧音乐呢。要是我没当侦探的话，或许就去跳芭蕾舞了。虽然身为侦探的专业领域是绘画，但我完全没有绘画的才能。”

宿木推了推墨镜，微微一笑说。的确，他身材高大，是模特体型，而且手脚修长，当侦探简直有点浪费。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原因当侦探的，不过既然他的DSC等级已经达到了“2”，想来是位实力相当强劲的同行。

“水井山小姐的专业是建筑吧？”

宿木问。

“嗯，我的本职工作是一级建筑师。本来是出于偶然才开始侦探工作的，不过现在这边的委托反而越来越多了。”

“建筑和犯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么说也不为过呢。说起来，我听说在这边的海对面有一栋很有趣的建筑物，要不要去参观一下呢？”

“哎呀，这样的话那么下次我们两人单独……”

“喂喂，”八鬼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干吗搞得好像你们俩在相亲一样啊。”

“八鬼先生也一起去吗？”宿木自顾自地接着说。“也请您传授一些赌博的知识吧，将来或许有用。这是您的专业对吧？”

“你对赌博有兴趣？算了吧，你这种我行我素的家伙肯定会被痛宰一笔的，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是这样吗。”

“那当然，别小看赌博的世界啊。不知道你说的那什么玩意儿是排球（译注：日语中”芭蕾“与”排球“发音相近）还是篮球，你这种温室里长大的小少爷是不会明白的。该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接下来一把可能就要引火烧身的感觉，或者就像在走钢丝，赌博这东西本来就……”

结果八鬼也不知不觉间被宿木牵着鼻子走了。

“那个……可以进入正题了吗？”我受不了了，开口说道。“雾切妹妹，可以解释一下

吗？”

雾切点点头，开始解释召集侦探们来的理由。

关于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关于龙造寺月下发起的十二场“黑之挑战”，还有为了在时间限制内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剩下五个案子，我们非常需要帮手。

“——事情就是这样，请各位帮帮我们吧。”

我低下头说。

音响里播放的音乐刚好迎来最高潮，车内的气氛也随之变得紧绷。

“那个叫做什么委员会的犯罪组织是怎么回事……跟小流氓完全不是一回事吧。而且那个龙造寺月下还是这个组织的干部，真的假的？”八鬼面部肌肉抽搐着说。“但是昨天那件案子你们不是龙造寺派来的侦查员吗？”

“警方似乎很给龙造寺先生面子……所以他应该是帮我们作了安排，让我们可以顺利进行侦查。”

我回答。

“他是学上杉谦信帮助敌人吗？”

“他们好像是把这种行为称为‘公平竞争’的。”

“哪里公平竞争了啊，一点都不公平。”

“但是……如果对方的条件太严格的话，那本来能够解决的案子也解决不了了。”

“不是啦，我是说这场游戏对犯案者太不公平了。”

“咦……”

我想都没想过。

“侦探这边随便叫多少个帮手都行对吧？而且侦探等级也没有限制。就算犯案者选的案子等级比较低，搞不好来的也可能会是带0的侦探。侦探一方如果集体行动的话，‘黑之挑战’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输赢了，完全是一边倒。”

“但是……犯案者能够自己选择案件发生的地点和使用的手法，只要设计得让对方不能集体行动就行了，如果我是犯案者就会这么做。”

之前的“天狼星天文台案”和“诺曼兹酒店案”之所以选择封闭环境作为案件发生的舞台，也是出于这个理由吧。侦探自然不用说，连警方也无法介入的情况是最为理想的。

“平时的话这样倒没什么问题，但是这次龙造寺准备的十二张挑战书，这些案子的犯案者又怎么样呢。龙造寺肯定事先料到这边会动用不止一个侦探，他也已经算到了另一个三零级会参加吧？”

仔细一想的确如此——尤其是那些在制造事件之前就被利科抓住的犯案者们未免有点可怜。他们本来以为自己对付的是等级“7”左右的侦探，结果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最强的“000”，把他们给抓住了。

“我不觉得这不公平。”

宿木说。

他仍然保持着平静的表情，调整了一下墨镜的位置。

"'黑之挑战'的犯案者都是些丧失人性想要复仇的犯罪者对吧？他们本来就已经越过了人类社会的规则，何必要跟他们讲公平呢。"

"你的意思就是那些自己进了地下赌场还说人家出老千的家伙没必要同情吧，这个意见我倒是赞成啦……不过地下赌场也有地下赌场的规矩，这样游戏才能成立啊。情况这么不利的游戏居然还有十二个人来挑战，这就让我搞不懂了……"

"话说回来，'黑之挑战'真的存在吗？"水井山说。"我还是不敢相信那位安乐椅伯爵居然会是犯罪者。"

"昨天的案子也是'黑之挑战'的其中之一，各位都是当事人，想必其中的异常之处你们也能理解。"我从背包里拿出挑战书。"这就是挑战书，犯案者就是按照上面写的内容实行杀人行动的。我想水井山小姐被冤枉成凶手应该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这东西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

果然很慎重。

换了我站在她的立场上，可能会跟她一样半信半疑。实际上，事到如今，我仍然有种飘飘忽忽的不真实感，就像眼前的一切都是个玩笑一般的噩梦。要是没有雾切响子这个路标，也许我连直着往前走都不会了。

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对手，对方甚至本来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正因为如此，想要说服水井山她们绝非易事。

"雾切妹妹，还是算了，"我抓住她的胳膊说。"就靠我们两个尽力而为吧，时间宝贵啊。"

"喂喂，我又没说不帮你们。只不过，听你说什么龙造寺啊，什么委员会啊，感觉没办法一下子接受……"

八鬼摸着自己的飞机头说。

"我帮不了两位，"水井山直截了当地说。"且不提这关系到一个犯罪组织，杀人案我是外行。"

被拒绝也是很正常的。

我早知道这会是一场孤军奋战。

"那个……宿木先生您会帮我们吗？"

我小心翼翼地对着驾驶席问道。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件事，我想问问雾切小姐你们。"

宿木抬起头来看着后视镜，因为他戴着墨镜，我不知道他的目光投向了何处。

"什么事？"

"一个叫做鱼住绝姬的侦探，不知你们两位有印象吗？"

"——咦！"

我不由得失声叫了出来。

说到鱼住绝姬，她就是那个在"诺曼兹酒店案"中死亡的侦探，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听到

她的名字。

“看来两位是知道的，”宿木继续说道，平静的表情丝毫未变。“可以的话，能不能告诉我她究竟遇到了什么事？”

雾切不带感情地讲述了发生在鱼住身上的悲剧。

宿木听她讲述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激动的样子，继续开着车。要说唯一有变化的，就是车遇到红灯停下之后，再次发动的时间要比之前稍微长一点。

“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听完之后宿木简短地说。

“请问……您跟鱼住小姐很熟吗？”

“可以随意想象，”宿木透过后视镜冲我微笑。“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决定全面协助雾切小姐你们了，无论对手是什么样的人都一样。”

“咦，真的吗，非、非常感谢。”

虽然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理由，多了一个同伴总是好的。宿木的侦探等级很高，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这个人很好相处。侦探之中有很多奇人异士，和他们比起来，他简直就像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你这种我行我素的家伙完全莫名其妙啊，真是的，”八鬼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能不能请这位先生给我们几个跟不上节奏的讲解一下呢。”

“首先，龙造寺月下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干部，这是事实。并且，这个组织会选择有心复仇的人作为挑战者参加游戏，这也是事实。”

“啊？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而雾切小姐她们正在跟委员会战斗，这也是事实。”

“所以我就问你怎么可以确定这些事啊。”

“昨天那起案子当中有几个地方让我很在意，所以今天上午，我去探视了武田鬼屋案的凶手。”

“什、什么？”

“是凶手直接告诉我的，包括委员会、游戏规则等等，她都说了，跟刚才雾切小姐她们所说的内容是一致的。”

“啊？这种事你干吗一开始不讲啊。”

八鬼把身子探到前排说。

的确如此，这人故意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难道是想试探我们吗。

“您居然去探视她了吗。”

水井山惊讶地说。

“嗯，在有辩护人陪同的情况下才取得了同意。最近出于某些原因，我得知了一个神秘犯罪组织的存在，一直在暗中进行调查，昨天那起案子让我觉得可能会与此有关，所以去跟凶手见了一面，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果然没错。”

“原来‘黑之挑战’是真的存在……”

水井山把后背靠在车座上说。

“但是，昨天那个凶手不是输了游戏吗，输了之后就会被干掉吧？”

“准确来说，是在无法偿还向委员会预支的案件开销时就会被杀，”我回答了八鬼的问题，同时突然觉得有点奇怪。“ 宿木先生，她现在还平安无事吧？一般情况下应该早就被委员会派人杀了啊……”

“这次情况比较特殊，这十二场的总开销都由龙造寺月下代为偿还，这是她被逮捕后，委员会派人来告诉她的。也就是说，开销已经还清，就算游戏输了，委员会也不会向她追讨债务，所以她也就没有被除掉。当然，她既然被逮捕了，法律的制裁肯定是逃不掉的。”

“原来如此……这样一来挑战的损失就抵消了啊，如果是这样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可以不留余力地打败那些犯案者了。”

八鬼抱着胳膊说，看来他已经接受了这种“公平”的形式。

“挑战者本人不知道这个事实的话，也算不上‘公平’吧？”

水井山插进来说。

“不，要是他们知道了，反过来游戏就没办法成立了啊。这等于费用全免随意选择，那事件的规模就难以想象了，毕竟控制开销也算是这种游戏的精髓所在。”

“……可能的确是这样，但你那种像是赌场庄家的思考方式让人有点担心。”

“在赌博的世界里待久了就是这样。”

八鬼苦笑着说。

话说回来，没想到龙造寺会替那些作案者偿还开销。

被利科抓住的那些未遂犯听说是被关在龙造寺的城堡里，这可能也是龙造寺安排的。他们被视作退场，将会被拘留到游戏结束。当然，利科也是在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这么做的。

“既然达成了共识，那就进行下一步讨论了，没问题吧？要是不愿参加侦查，现在就可以离开了。”

雾切冷冰冰地说。

“水井山你呢？”

八鬼问。

水井山露出为难的表情，哼哼了一会儿之后，才很难启齿似的开口说：

“我收回前面说过的话，我决定帮助你们。个人而言，我也想要洗雪被人冤枉为凶手的耻辱。只不过，我不知道以我的能力可不可以帮上你们的忙。”

“非常感谢，”我低下头说。“哪怕是多一个同伴都是很有帮助的。”

就这样，这群各怀心思的侦探终于结成了一体，汽车载着我们在冷风之中向前奔驰。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信。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就无所不能。

这次一定要加油把事件解决！

“——那么我来讲解一下。”

雾切例行公事似的开始往下说。

她果然很冷静，跟我之间明显存在温度差。

“剩下的六件案子之中，其中一件已经由其他侦探负责处理了，把这件除外，剩下还有五件。正好这里有五个人，每人分配一件，可以吗？”

“分配任务好说啦，在此之前还是先定一个人当队长吧？”八鬼说。“队名我来想。”

“‘芬尼克斯队’这个名字如何？”宿木参与了讨论。“现在正好在放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

“不，都说队名由我来定了。”

“换个更可爱一点的名字吧，可以的话最好是日式的。”

水井山发言说。

“喂，我不是说要先选个人当队长的吗，没人想当吗？没办法了，那就我来当队长吧，你们觉得呢？”

“就这样吧，”雾切说。“我继续往下说了。案件分工定下来之后，就请你们各自到现场去进行侦查，目的是收集情报，但是严禁过分干预。我们需要的是准确的情报，而不是功劳。”

“你是叫我们不要抓犯案者？”

“是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意思。在‘黑之挑战’中无辜的人也是有可能遇害的，所以希望你们要多加注意。”

“喂，小的们，要多加注意啊。”

八鬼特意多说了一遍。

“事件还没发生的时候尤其要小心，对于作案者来说，最大的目的就是按照计划实施杀人行动，要是你们妨碍了对方的计划，对方可能会不顾一切地攻击你们。只要游戏能够过关，在‘黑之挑战’的时间内不管犯了多少罪，最后都能一笔勾销。”

“你的意思是说，就算事先预料到作案者将会犯案，也要装作不知道吗？”

宿木问。

“关于这个问题，到时候就叫结姐姐大人去吧。”

“我、我吗？”

“结姐姐大人是侦探，她不会被作案者攻击，是我们之中最可靠的伙伴。”

“只是规则上来说啦。”

我自嘲地说。

“然后，不管侦查有没有成果，每天正午都要跟结姐姐大人联系，你们可以用龙造寺月下给的手机号码，虽然有可能会被窃听，不过那也没什么关系。”

“要是大家同时打电话可能会占线啊。那我就正午的时候打，我行我素的家伙在十五分

钟后打，水井山再过十五分钟，小鬼头再过十五分钟，这样可以吧？”

大家都点头了。

“那么接下来决定分工吧。”

“要决定分工了，小的们！”

“开销最高的事件由我负责。”

雾切拿起了“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的挑战书，看来她是打算挑战终极密室，不愧是雾切妹妹。

“那么我就选距离最远的那起事件吧，”宿木说。“对于自己的机动能力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因为工作关系我很少留在国内，总是在全世界飞来飞去。”

“不过你今天迟到了啊。”

离这里最远的现场是“枯尾花学院”。不过，听说“枯尾花学院”这所学校其实是不存在的，这只是一所废弃学校的外号，那里是个灵异地点。

宿木所负责的事件就定下是“枯尾花学院”了。

“剩下三件怎么办？”

八鬼把剩下的挑战书拿在手里晃了晃。

“姐姐大人你选开销比较高的事件吧？”八鬼又多了一句嘴。“对付委员会你们比较有经验。”

“呃，可是……”我犹豫起来。“必须得一个人去侦查吧？”

在雾切不在的情况下我有这个能力吗。

——不，我必须勇敢去战斗。

太依赖她也不好，我也得让她知道我是能够独立破案的。

“好的，那我就是‘天平座女子学院'了吧。“

”这地方很适合你这个高中女生嘛。“

”那么我就……“

剩下的是开销7600万的”酒吧“，以及1亿4000万的”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两者的开销几乎相差一倍。

”我选博物馆。“

”喂，你们把最便宜的留给我啊！“

”……那要交换吗？“

”不，你喜欢的话就算了吧。“

”那间博物馆我去过一次，跟它的名字一样，那里是展示历史上用于拷问的各种器具的。“水井山把手按在嘴边说。”但是那里应该好几年前就已经闭馆了才对……“

”委员会的一贯做法就是买下已经关闭的地方，然后把那里改造成事件的舞台。“

我说。

”剩下只有一件了吧，那本队长就负责’酒吧‘事件了。“

所有人各自负责的案件都定了下来。

”Goodbye酒吧“ 八鬼弹

”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 水井山幸

”枯尾花学院“ 萨尔瓦多·宿木·枭

”天平座女子学院“ 五月雨结

”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 雾切响子

”我再说一次，我们需要的只有情报，没有指望你们抓住作案者。“

雾切又一次提醒道。

”知道啦，“八鬼很不耐烦地说。”话说，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情报啊？“

”主要是关于现场的情况。那些光靠新闻报道和警方公布的情况了解不到的情报才是真正左右事件走势的关键，比如说掉在现场的很小的废弃物，很少闻到的气味，天气和地理条件等等。还有与事件有关的人物的档案也很重要，尤其是相关人员的生日，希望你们一定要打听到。“

”生日？这跟事件有什么关系？“

”详细情况我之后再解释，等到我们所有人能够平安地再次见面的时候。“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啊。“

八鬼似乎本来是以为这句话笑笑就过去的，车内却鸦雀无声。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在一片沉默之中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

”车站快到了。“

听到宿木的话，我们回过神来，向车窗外看去。汽车不知不觉间已经回到车站前见面的那个地方了。

汽车在雪花纪念碑旁边停下了。

”最后一点，“雾切说。”相关费用由我报销。“

”怎么能找你要钱啊，“八鬼不高兴地说，把车门打开。”我不要钱，不过你们要叫我队长才行。“

我点点头，八鬼背对着我们竖起大拇指，消失在了车站前的人流之中。

”要是有了结果，我会收取相应的报酬，“水井山一边下车一边说。”之后我会告知收据的邮寄地址。“

她走到人行道上，回过头来向我们鞠躬，然后进了车站。

”不介意的话我把你们送回去吧。“

驾驶席上的宿木说。

”不，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事件现场，我一个人可以去的。“

雾切回答。

”说得也是呢，大家都加油吧。“

我和雾切下了车。

宿木冲我们稍稍一挥手，然后启动了车，消失在车道尽头。

又只剩下我和雾切两个人了。

我们通过车站的检票口，来到月台上。

我和雾切要去的方向正好相反。从电子屏上显示的车次看来，雾切要坐的那辆电车应该会先到。

”在这里要暂时分手了？“

我问道，雾切点点头。

跟雾切分开让我感觉很不安。虽然也有点担心单靠我一个人能不能对付接下来的事件，但想到跟她在这里分别之后就又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她了，这种感觉更可怕。

”就算结姐姐大人是侦探，你也不能对犯案者穷追猛打，最重要的是收集情报平安带回来。“

”我知道。“

”还有，事先我只跟结姐姐大人你说清楚，要小心天平座，那个人有可能就是作案者。“

”咦？作案者？“

”嗯，如果我的推测没错，’天平座女子学院‘的犯案者的星座就是天平座。你要调查所有相关人员的生日，确认他们的星座。“

”怎、怎么一回事？你怎么知道的？“

”这就是龙造寺月下的游戏规则。“

就在这时，雾切要坐的那趟电车进站了。她的头发轻轻飘起，声音被盖过了。

车门打开，下车的乘客形成的洪流从我们身边穿过。

”之后我会解释的。“

雾切说完，打算上车。

我猛地一把紧紧抱住她，决定再也不松手了——

然而实际上我只抱了她三秒钟，然后送她离开，看着车门在我眼前关上。现在最优先要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我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

电车发动了。

雾切一直带着困惑的表情透过车窗凝视着我，直到我看不见她为止。

剩下还有142小时。

把八鬼、水井山、宿木这三个侦探也扯进来真的好吗。

我心中怀着不安的情绪上了电车，去往下一个挑战进行的舞台。

<第一章·完>

注：由于本人的疏忽，之前小说中关于“祖父”和“爷爷”的不同称呼在翻译时并未加以区分，影响各位读者的推理，在此深表歉意。现在之前篇章中提到的相关称呼已全部参照原文改正，有兴趣的朋友可重新参看本博客中相关章节。

第二章 复杀离奇

（译注：日文中此处“杀”与“杂”发音相同）

天平座女子学院——五月雨结

咦？

我的脸是湿的。

为什么我在哭呢？

是遇到了什么伤心事吗？

还是说，因为我做了那个梦？

不大清楚是出于什么理由。

而且……

之前是不是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眼前一片模糊。

我的眼镜没了。

我下意识地把手伸向周围。在逐渐苏醒的意识之中，我终于发觉自己是躺在地上的。

为什么我会倒在这种地方？

跟雾切妹妹分开之后，我——

呃，我怎么了？

不经意间抬头一看——

眼前站着个人，这人从头到脚都包裹在一件黑斗篷里面，他正盯着我看。

“呀！”

我一下子尖叫起来，支起上半身。

披着黑斗篷的人对此作出了反应，他往后退了一步，与我拉开距离。

对方头上的风帽压得低低的，此外口鼻也用白色的口罩遮住了，而且我还没戴眼镜，几乎完全看不见他的脸。

你是谁？

我本想这么问，却又犹豫了。

黑斗篷右手提着一根灰色的棒子。

是根铁管。

上面斑斑驳驳布满了黑红色的痕迹。

是不是血迹呢。

我保持着屁股着地的状态往后挪，想要尽可能地离黑斗篷远一点。我全身都冒出了冷汗，心跳声听起来简直就像是我生命的倒数计时。

到底怎么回事？

这人拿着这么可怕的东西打算干什么？

难道我是被那根铁管打了之后才昏了过去的吗？

他接下来是不是打算再补上一下把我干掉？

我头脑中一片混乱，只是本能地想要逃走，不断地往后挪。

我的手指尖突然在背后碰到了一样柔软的东西。

回头一看，那里躺着一个身穿水手服的女孩子。她脸色苍白，睁着眼睛仰望着天花板。

周围的地板上都是血。

她死了……

我再次看向黑斗篷。

但是黑斗篷没有向我扑过来，而是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背转身跑掉了。

他打开推拉门逃出去了。

“等、等等！”

我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想去追黑斗篷。

在此之前，眼镜——

我环视了一番整个房间，在红地毯上找寻自己的眼镜。这个房间是圆形的，我所在的位置差不多在正中央，靠墙摆着一张写字台，此外就再也看不到其他的家具或是装饰品了，房门有一扇，没有窗户。眼镜就落在我脚边。

我戴上眼镜，再次查看了一下躺在地上的女孩子。这女孩身上穿的制服我以前没见过，她留着短发，剪得短短的齐刘海沾了血黏在额头上。

我摸了摸她白皙的脖子。

没有脉搏。

已经感觉不到任何温度了。

我在感到困惑的同时也产生了愤怒的情绪。

又有人被杀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水手服胸前的口袋里露出了学生手册的一角。我把它取出来，没有急着翻开看，而是先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待会儿再看也不迟。

首先得把凶手抓住。

我打开推拉门冲出了房间。

外面是一条笔直的走廊，没有岔路。

这似乎是栋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物，地上铺着红地毯，墙上等间隔安装有照明设备，都是油灯的造型。

对面的门大开着，可以看到门后是个广阔的空间。

还有——黑斗篷的背影，他正穿过那扇门往前跑。

“等等！”

我一边喊一边跑了起来。

黑斗篷回头看了我一眼，加快了奔跑的速度。不过也许是因为太过惊慌，他没把门关上，我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他逃走的身影。

这样就不会跟丢了。

我冲进了大厅。

这是个静谧又清冷的地方——

也许这个地方应该被称作礼拜堂，这里摆着玛利亚像、讲坛还有给做礼拜的人用的长椅。这房间是长方形的，非常宽敞。

我从礼拜堂中间横穿而过，继续追赶黑斗篷。

黑斗篷穿过对面那扇门，又一次逃进了狭窄的走廊，他还是没关门，就这么跑掉了。他可能是觉得关门只会浪费时间吧。

又是一条笔直的走廊。

黑斗篷逃向走廊的前方。更前面的地方又是一扇大开的门，黑斗篷一下子钻了进去。

在那里！

这次黑斗篷把门关上了。

我全速奔跑，终于来到了入口处。

我想要抓住门把手把这扇推拉门打开——

然而打不开。

门上没有把手，是要用手指扣住凹陷下去的扣手让门横向滑开的。但是不管我怎么使劲往旁边推，门都纹丝不动，就好像这扇门被固定住了一样。

是锁住了？

还是说被门闩顶住了？

我用了点力气晃动了一下，然而门还是没有动静。

“开门！把门打开！”

我用身体去撞门。

当然，门没那么容易被我弄坏。

怀着一种近乎放弃的心情，我再次扣住扣手轻轻往旁边拉了一下，门突然轻而易举地开

了。

咦？

刚才还完全打不开的……

就好像是故意引我来的一样。

我战战兢兢地把门打开。

这个房间跟刚才我倒在地上的那个房间很像，是个墙壁是曲面的圆形房间，一张写字台孤零零地靠墙摆着，其他没有门窗之类的出入口了。

但是室内却见不到黑斗篷的身影。

消失了——？

而房间中央却并排摆着两个长方形的大箱子。

箱盖上刻着十字架。

这是棺材。

两口棺材并排放着。

礼拜堂和棺材，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我再一次环顾室内。

一眼就能看到这里没有半个人影。

要说有什么地方能够藏身的话——

“我、我知道你躲在那里！”

我对着棺材喊道。

我的确看到黑斗篷是进了这个房间的。

除了这里之外他无处可逃。

黑斗篷肯定就在棺材里面。

问题在于，他到底藏在这两口棺材中的哪一口里面——

这次的游戏又打算逼迫我做选择题吗？

不知道要是猜错了会不会有什么惩罚？

我走近棺材，用鞋尖抵住侧面试着推了推，这是为了确认重量。既然里面装着黑斗篷，那么其中一口棺材肯定会更重一些。

两口棺材我都试过了，结果两边的重量感觉相差无几。实际上，这两口棺材我用脚都完全推不动。

我从棺材旁边走开，比对了一下两口棺材。

干脆把这两口棺材都封住，让它们没办法打开不就行了。

没错，肯定这才是正确的答案。

可能凶手没想到我这么快就醒了，他是不是正准备来布置那个复杂的密室手法呢。因为我醒得太早，所以他猝不及防之下选择了逃走。

我把靠墙摆着的那张写字台搬到了棺材旁边。虽然这张写字台凭我的臂力也能搬得动，但要是把它压在棺材上面，想要从里面打开棺盖应该也不容易。

我搬起写字台，打算把它放到棺盖上面。

这时，眼前的棺材微微颤抖起来。

里面有人！

这口棺材里肯定有人。

但是感觉有点不对劲。

“嗯——！嗯——”

那个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拼命求救。

由于那声音听起来非常急切，我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了棺盖。

我双手按住棺盖，没花什么力气就把它推开了。

我看到了棺材里面。

仰面躺在那里的人——

不是黑斗篷，而是个穿着水手服的女孩子。

似乎是因为她嘴上贴着胶带，所以才没办法出声。看上去她应该没有受伤，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和白色的发带给人印象很深。她大概是高中生吧，身上穿的制服跟刚才我在另一个房间看到的被害者好像是一个学校的。

我们的视线交汇了。

她以惊恐万分的眼神注视着我。

“嗯——！”

“不、不是，我——”

看来她是误以为我要袭击她。

仔细一看，她两只手上都有手铐，双脚上也套着脚镣，她应该是在动弹不得的情况下被人放进棺材里的。

“等等，我马上救你。我把胶带给你撕下来。”

我慢慢把盖在她嘴上的胶带取了下来。

“救命！不要杀我！”

“我不会杀你的！我不是说要救你了吗。”

我检查了一下手铐，看来是没那么容易卸下来的。上面有钥匙孔，只要找到钥匙就能打开了。

我打量着棺材里面。

什么都没有。不过——

那个黑斗篷会不会在进入这个房间之后，赶快脱下斗篷扔到一边，爬进棺材给自己戴上手铐脚镣，装成受害者的样子以逃脱追捕，这有可能吗。

这是很自然的推理，今天我的脑子挺清楚的。

“不好意思了。”

“你、你干什么啊！”

我检查了水手服女孩的身体，甚至连裙子里面都看过了，对方动弹不得，只能让我为所欲为。

但是哪里都找不到脱下来的黑斗篷。

那件斗篷足以把一个人从头到脚整个包住，它本来就有这么大，绝对不是什么很难找到的东西。而且，黑斗篷手上还拿着疑似是凶器的铁管，要是藏在棺材里的话肯定一下子就能看到的。

然而，至少这口棺材里面没有找到。

这样说来，黑斗篷就在另一口棺材里了？

“你再也跑不掉了！”

我向着关得紧紧的棺材喊道。

棺材对我的声音做出了反应，开始发出咚咚的声音。

看来里面果然有人。

然而从那口棺材里传出来的沉闷声音也像是在求救。从那个声音来判断，对方的嘴应该也被胶带封住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棺盖。

跟旁边那口棺材一样，里面也躺着一个穿水手服的女孩子，嘴被封住，双手双脚都被铐着。这是个红色短发的高中女生。

她抬头看着我，身体跟抽筋了似的颤抖个不停。

两边都不是黑斗篷？

这不可能。

我检查了棺材里面。

但我还是压根就找不到脱下来的黑斗篷和铁管。

难道是藏在别的地方了？

比如说，他能藏在哪里？

我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检查里面。

抽屉里只有便笺纸和一支铅笔，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难道棺材有两层底板？

还是说棺材下面的地板其实有个隐藏的收纳空间？

——两个地方都扑了空。

“嗯——，嗯——”

“我马上给你取下来，等等。”

我把那个红发女孩嘴上的胶带撕了下来。

“……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种倒霉事？”

她在棺材里支起上半身，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我说。

“不是我干的。”

“小砂！是小砂吧？”戴发带的女孩看着另一个女孩叫了起来。“你怎么会在这里？”

“月夜同学！你也是，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看来这两个人互相认识。

“我不知道，我醒过来的时候，这女人正要袭击我！”

“我没有！”

我拼命地摇着头否认。

“那你说是谁干的啊！”戴发带的女孩歇斯底里地大叫。“别以为你干出这种事会有什么好下场，上帝一定会惩罚你的！”

“我才想问你们呢！是不是你们当中的哪一个干的？”

“你觉得我们在这种状态下还能做什么啊。”

戴发带的女孩坐在棺材里面，把双手的手铐举起来给我看，锁链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我走到她旁边，把手伸向她的胸口。

“你、你要干吗！”

“让我确认一下。”

我从她胸前的口袋里抽出了学生手册。

圣安娜学院 女子高等学校

1年D班 滩月夜

生日 7月30日

上面还贴着她的头像照片，照片里她乌黑的长发从中间分开，把额头整个露出来，没有戴发带，细长的眼睛表现出她要强的性格，不知道她平时是不是就这种看起来像是在瞪人的眼神。

“这边也让我检查一下。”

我抽出了另一个女孩的学生手册。

圣安娜学院 女子高等学校

1年D班 远秋津菜砂

生日 8月21日

这女孩下垂眼，红色头发，打着卷的妹妹头很可爱，平时应该是个老实安静、性格温和的女孩吧。

“你们俩是同班同学？”

“嗯……是的。”

菜砂回答。

“你们知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怎么可能会知道啊！”月夜高声道。“话说你这人怎么回事？为什么你没戴手铐？这不是很奇怪吗？”

“虽然我跟你们一样都是高中生……但现在我是以侦探的身份站在这里的。”

“侦探？”

“没错。”

我多少有点得意地说，正打算潇洒地亮出侦探图书馆的登记卡，然而装着登记卡的钱包却不在口袋里了。不仅如此，连手机也不见了，而且我突然发觉自己也没有背背包。

“哎、哎呀，东西全都不见了！”

“你真的是侦探？”

“真、真的啦，我的DSC编号是‘887’，专业是绑架、恐吓事件等等这一类的……”

“那是什么编号啊，从来没听说过。我说，小砂，果然就是这家伙整我们的吧，她实在太可疑了。在上帝制裁她之前，干脆让我们先来制裁她吧。”

“不，我相信她，”菜砂一脸平静地说。“如果她打算对我们做什么，肯定早就已经下手了。”

“……也对，”月夜突然变老实了。“既然小砂你这么说，那我也相信她。”

“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她们俩。

黑斗篷毫无疑问是进了这个房间的，我的确目击到他从房门进入了室内。

但是我进入房间的时候，黑斗篷已经不见了。

果然她们俩的其中一个就是黑斗篷吧。

不，搞不好两个人都是呢？

“侦探小姐，能不能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现在的状况？”

菜砂说。

我点点头，为了向她们解释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记忆。

但是醒来之前的事情就好像蒙上了一层迷雾，感觉模模糊糊的。我应该是在车站跟雾切分了手，然后去往自己负责的案件现场“天平座女子学院”。

如同之前所说，“天平座女子学院”好几年前已经废弃了。我下了电车之后换乘巴士，去往问题所在的那所废弃学校。没错，坐巴士时的事我还记得，但是之后就毫无印象了。

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倒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了。

是凶手一直跟在我后面？

还是巴士上的乘客或司机是跟凶手一伙的？

可能是凶手出钱雇来的帮手按照凶手的指示用某种方法让我失去意识，然后把我搬到这里来了。在“天狼星天文台案”当中我也碰到过相同的手段。

我太大意了。

事件在我到达现场之前就已经拉开了帷幕。

“我收到了犯罪预告信，说是要在‘天平座女子学院’杀人。所以我为了查案而要到那里去……半路上不知怎么的失去了意识，醒来的时候就在这栋建筑物里面了。我想这里可能就是那个‘天平座女子学院’。”

我简要地解释了一下。

“那是什么学院啊，从来没听说过，你该不会是胡编乱造的吧？‘不可说谎’——说谎可是背弃上帝的行为。”

月夜马上叫了起来。

“我不是胡编乱造，这就是证据。”

我从口袋里取出另一个房间里被害女孩的学生手册。

我查看了一下姓名和照片。

圣安娜学院 女子高等学校

1年D班 竹崎花

生日 3月3日

这是个有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的女孩。

就是我刚才看到的那具尸体。

“很遗憾，杀人行为已经得逞了，我在另一个房间看到这个女生已经被杀了。你们认识她吗？”

我把手册打开给坐在棺材里的两个人看。

“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月夜回答。“但是没怎么跟她说过话。”

“竹崎同学……已经被杀了？”

菜砂问。

“嗯，她头上出血，倒在地上。我也看到了凶手，他披着一件包住全身的漆黑斗篷……那家伙逃进了这个房间，所以我才会跟着追过来。”

“这个房间？”

月夜环顾室内。

当然，这里是找不到黑斗篷的。

“我进房间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只有两口棺材在这里。没错，就是装着你们的这两口棺材。”

“——你是想说我们俩的其中一个就是那个披黑斗篷的凶手吧？”

听到菜砂这句直截了当的话，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你够了吧，这完全是个天大的误会，”月夜眉间蹙起深深的皱纹，左右摇头。“就我们看来，你才是这个恶作剧的始作俑者。我在漆黑一片的棺材里面醒来，首先听到的就是你那个吵死人的声音，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恶梦呢。我甚至现在都还有这种感觉，如果是梦的话真希望你能让我赶快醒过来，马上让我醒过来！”

“抱歉，吓到了你们我道歉，不过——”

“再说你觉得我们是怎么像这样自己给自己上了手铐脚镣然后爬进棺材里的啊。”

“只要变换一下顺序就有办法了。爬进棺材之后，自己把胶带贴在嘴上，再戴上脚镣，最后戴上手铐，从里面把棺盖盖上，这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我这样反驳，月夜沉默了。

从逻辑上来考虑，除了棺材之外就没有其他藏身之处了。

她们俩的其中之一——也有可能是两个人——在说谎。

她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被装进棺材。

而凶手——黑斗篷又消失在了哪里？

净是些搞不懂的问题。

即使如此，如果雾切在这里，这些谜团她一定能够马上解开。面对这令人费解的案件，我再一次深刻体会到了她有多厉害，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我果然还是离不开她。

没想到她不在这里会让我心里这么没有底……

想必她现在也已经遇上了事件。

不知她是否平安？

虽然我知道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但凡事都有个万一。要是她受了伤，我必须赶去帮她才行。

没错……我可不能一直待在这种地方。

雾切妹妹。

我们一定要再次一起回到寝室——

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雾切响子

堤塔矢感觉到有人正在摇晃自己的肩膀，把眼睛睁开来。

眼前蹲着一名少女。

是谁——？

堤支起身体，晃了晃脑袋，试图让自己的意识清醒过来。

“感觉怎么样，伤势如何？”

眼前的少女问道。

“伤势……？”

不经意间把手伸到后脑勺摸了摸，有湿润的触感。手掌心里沾上了红色的液体。

是血。

“要是感觉不舒服的话，不要乱动比较好，”少女站起来，转过身去。“关于事件的情况我待会儿再问你。”

她像是对堤失去了兴趣，转而去看摆在桌上的液晶屏幕显示器。这少女尽管行为举止像大人一样，但看起来应该只是上初中的年纪，头发编成两条辫子系上缎带，垂在两边肩膀上。她身上穿的似乎是某所学校的制服，看起来像钢铁一般坚硬的百褶裙下面露出白皙的腿，给人一种脆弱易受伤的感觉。

她到底是什么人……？

“堤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这次是背后传来的声音。

那里站着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女子。

她叫星居垂日，是这所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里的研究员之一。包括堤在内，研究员一共有四名，其中她是最年轻的，据说现在还是研究生。她那鲜红的口红令人印象深刻，乍一看有种喜欢出去寻欢作乐的辣妹气质，不过据说她其实是个才女，从事最尖端的遗传基因研究工作。她身上穿的黑色毛衣和白大褂很配，堤这个时候才注意到，她两只手上只有两个大拇指涂着鲜红的指甲油。也许是为了配她的口红吧。

“我才想问你呢，”堤好不容易从地上站了起来说。“为什么我会躺在地上，而且头上还有血？”

“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在吸烟室的长椅上睡了将近三个小时。那个房间里没暖气，我差点就冻死了。”

星居抱着胳膊环抱住自己的身体说，她的确脸色发青。

“我去端杯咖啡。”

星居用咖啡机往杯子里倒咖啡。

“劝你最好别喝。”

那少女突然说。

她还在盯着显示器看，并没有回过头来。

“里面可能下了安眠药。”

“安眠药……？话说，你是谁？”

星居和堤面面相觑。

“你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擅自进入研究所，又擅自乱动显示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的。”

“研究所的过家家游戏已经结束了。”

少女指着显示器说。

画面上显示出R室的情况。这是安装在天花板一角的监视器所拍摄的画面，这个房间很小，大概六张榻榻米那么大，室内除了一张铁管床、一台液晶小电视之外，还有做了分隔的厕所和洗脸池，这构造简直就像是个拘留室。

作为研究对象的双胞胎之一应该就在这间R室里的……

“苏芳君睡在床上呢。”

星居伸手一指。床上隆起一个人的形状，双胞胎当中的弟弟九连苏芳正睡在那里，他的头向着监视器这边。

但是情况有些不对劲。

白色的被子中央被染成了一片红色。

之前应该是没有的。

在这片红色的中央，插着一把闪着银光的小刀。

“不好！”堤这才注意到情况不对，叫了起来。“苏芳君被刺死了！”

“怎么会……”

星居双手捂着嘴说不出话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完全搞不清楚情况了……”

堤按着隐隐作痛的脑袋，把少女推到一边，来到显示器的操作面板前。液晶显示器一共有四台，其中两台显示着R室的情况。堤切换了监视器，从另外的角度观察苏芳的情况。

其中一台显示器上大大显示出苏芳圆睁着眼睛朝向画面的脸。

他的眼睛一眨不眨，也毫无呼吸的迹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四台显示器的其中两台显示着R室之中的惨状，而剩下的两台则是黑屏。

本来这两台应该是显示L室的监控画面，双胞胎中的另一个就在L室里，然而不管怎么操作，显示器仍然没有画面，不知道是不是出了故障。

“看来晚了一步。”

少女冷淡地低声道。

“你知道什么内情？快把话说清楚——”

堤想要抓住少女的肩膀。

然而少女轻巧地闪开，躲过了他的手。

“在此之前，先去确认一下情况是不是更好呢？”

“是、是啊！我们去R室看看吧！”

星居冲出了监控室。

堤马上追着星居跑了出去，但来到走廊上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什么，站住脚回过了头。

他对着少女伸手一指。

“你可别乱动那边的机器啊！”

“不用担心，”少女跟在堤后面走出了监控室。“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为什么啊，你怎么就不能老实一点！”

“要是留在那个房间里，我想我一定会去动那些机器的。你要是不介意会这样的话……”

“好了好了！”堤泄气地说。“别再干出什么多余的事了，好吧？”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做过任何多余的事。”

“吵死了，闭嘴！”

堤毫无大人样地大叫了一声，沿着走廊往前跑。

走廊笔直向前延伸而去，在尽头处分成了左右两条路。这间研究所是一个T字形的结构，沿着走廊往右拐是R室，往左拐是L室，就是字面意思，R代表Right，L代表Left。此外就没有其他房间了，厕所和休息室都设在另外一栋楼里 。

星居在堤他们两人之前离开监控室，她现在正在右边走廊上。

那里有一扇大门拦住了去路。

这扇双开门的门把手上缠着一圈一圈的锁链，看起来很结实，上面还挂着把很大的银色挂锁。

挂锁上用油性笔写着一个大大的“C”。

“‘C’是谁来着？”

“是我，”星居说。“是代表星居的‘C’。（译注：‘星居’在日文中发音为‘hoshii’，而‘C’在日文中发音 为‘shii’，与‘星居’的后两个音节相同）”

挂锁的底面没有锁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很大的圆形空洞。星居把食指伸进那个洞里，锁扣马上就打开了。

“是指纹认证？”

少女问道。

“没错，只有用我的手指才能打开。”

堤和星居取下挂锁之后，两个人一起解下锁链，把门打开。

门后的走廊笔直向前延伸，长约十米左右。走廊尽头的左边有一扇推拉门，门里就是R室。这扇门没有锁。

众人打开门进入。一进门的地方是个隔出来的狭窄小房间，是给里面的另一个房间做准备的——打个比方的话就像是医院候诊室那样的构造。

对面的墙上有两扇门，门里就是R室的主室。

其中右侧的那一扇门把手上也跟刚才一样缠着锁链。跟刚才有些不一样的是，这扇门不是双开的，所以锁链是穿在墙上一个环状突起里面的，绕着把手缠了好几圈。

锁链上挂着上面写有“D”的挂锁。

“轮到我了。”

堤把颤抖的指尖伸向挂锁的扫描仪。

“等等，”后面冒出了少女的声音。“开锁之前先通过另一扇门查看一下里面的情况吧。”

“啊？”堤用掺杂着焦躁成分的语气说。“你在说什么呢，现在情况紧急啊！”

“正因为情况紧急我才这么说，”少女报以冷漠的眼神。“监控画面的其中之一是透过单面镜拍摄的。如果我想得没错，那么房间里就是你们当做研究对象的人，可以在隔壁房间通过单面镜观察他。我说得没错吧？”

“……嗯，没错。这又——”

怎么了？堤正想这么问，星居却已经把旁边那扇门打开了。

“你是想说，就算不把门锁打开，也可以从这边查看房间里的情况，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星居和少女一起进了房间。

一个人被留在原地的堤心头涌起了一股不是滋味的情绪，他也跟在两个人后面进了房间。

这个房间正如少女所说，是为了透过单面镜监视隔壁房间而设置的。在这个狭长的空间里，有长桌、铁管椅，还有安装在三脚架上的摄像机。右手边的墙壁上镶嵌着一面巨大的单面镜，旁边那个用锁链封起来的房间里的情况一览无余。

三个人再次屏住了呼吸。

这个房间基本全是白色的，日光灯发白的灯光照着以白色为基调的墙壁和地板，这亮度有几分脱离现实的感觉。可能是因为隔着一面单面镜的缘故，这景象甚至让人觉得如同幻想中的场景，仿佛所看到的是一个屏幕之中的世界。

其中唯一鲜明的色彩，就是床中央那抹鲜红，它显得如此鲜活，迫使堤等人回到现实当中。

双胞胎中的弟弟九连苏芳死不瞑目。

那把刀还插在那块红色痕迹的中央。

“跟显示器里看到的一样。你满意了吧？”

堤质问少女。

少女微微点头，可能是因为已经得到了满足，她走出了房间，然后马上——

“赶快把门锁打开。”

从外面传来了她的声音。

那小鬼到底怎么回事。

堤暗自啧了一声，从房间出来，走到锁链面前。为什么自己要被这么个小孩子毫不客气地呼来喝去啊。他把手指插进挂锁里解锁。可恶。门锁打开了。这家伙难道……

他把缠在把手上的锁链解开，推开门。

少女第一个进入室内，走近床上的苏芳。她摸了摸苏芳的脖子确认脉搏，然后少女缓缓摇头，垂下了眼睛。

堤和星居没有进入室内，站在门口伸长了脖子往里面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星居双手叉腰说。“应该不是什么整人节目吧？他真的死了吧？”

“嗯，死后大概已经超过一个小时。”

少女一边说一边观察室内的情况。

乍一看只有床上有异常，地板上没有掉落任何东西。监视器和厕所等房内设置似乎都毫无异常。

“虽然有个换气口，但人应该不能从这里出入。”

少女抬头看着马桶正上方的换气口。换气口上镶着一块铁网板，里面的换气扇正在旋转。这个换气口大概边长10厘米，跟少女说的一样，太过狭窄，无法让人出入。铁网板上面也找不到做过手脚的痕迹。

接下来少女开始检查单面镜。从这个房间看过去，它看起来就只是一面镜子，看不到隔壁房间的情况。此外，镜子边缘全都是完全贴合的，没有任何缝隙，不能开合，也不能取下来。

房间没有窗户，入口只有那扇推拉门。然而那扇门直到刚才都是缠着锁链用挂锁锁住的。

并且，在通往这间R室的路上有扇双开门，那扇门也是用锁链封住，用挂锁锁上的。

R室是双重封锁的。

“这……难道就是密室杀人？”

堤也不知道在问谁，自言自语地说。

“是啊。”

少女回答。她匍匐在地往床底下看，不过好像并没有什么收获。最后她站了起来，做了个掸去外套上灰尘的动作，撩了一下搭在脸上的头发。

“的确是件密室杀人案，不过目前并没有任何让人伤脑筋的地方。”

“啊？这不净是些让人搞不明白的地方吗！”堤有点自暴自弃地提高声音。“你可能不知道内情，这间R室还有半路上那道门，在我们结束实验的时候绝对是锁上了的，被封得严严实实，完全是个密室。你觉得那个刺死苏芳君的家伙有什么办法闯进来啊。”

“既然门被封住了，那就只有把封锁解开之后再进去了。”

“要怎么解开？门锁可是指纹认证的电子锁啊，这些锁只能用各自事先登录的指纹才能打开。‘C’的锁只有星居能打开，‘D’的锁只有我能打开。我事先告诉你，用明胶或是黏土来

复制指纹模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扫描仪能够感知血管和脉搏，如果不是活人的手指它是不会有反应的。也就是说，只有我跟星居走到门锁跟前，把手指伸到锁孔里面——”

堤说到这里，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叫了一声：

“啊！”

“你终于想明白了？”

“难道是在我们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把我们整个搬到了门锁跟前？”

“把我和堤先生搬过来？这有可能吗？”

星居偏了偏脑袋说。

“轮椅也好行李箱也好，能够用来搬运的工具要多少有多少，”堤说。“总而言之，让我们昏过去之后，把我们搬到门前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这一路上都是又平又直的走廊啊。”

“啊，所以我才会睡在吸烟室里啊。我大概是被下了安眠药！”

“是咖啡，咖啡里下了安眠药。因为我没喝，所以才会被人在头上打了一下昏过去。”

“目前密室完全算不上是问题，”少女把脸别开，似乎在思考什么。“但是……为什么要特意把锁链和挂锁还原呢……只是为了制造出密室的假象？这就是终极的密室……？”

“你嘀嘀咕咕说些什么呢。话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堤再一次质问少女。“仔细想想就觉得你很可疑啊，看起来你好像知道什么内幕……”

“这个待会儿再说。”

“等等，这可不行，现在眼前可是发生了杀人案啊，然而却出现了你这么个身份不明的人物，怎么可以放着不管。根据具体情况——”

“我叫雾切响子，是侦探。”

她简短地说，然后从堤旁边掠过，离开了R室。

堤赶紧追上去。

“侦探？你说这话是认真的吗？”

“你不相信也没关系，马上把我忘了也行。不提这个了，能把电话借我一下吗？”

“……手机吗？借你可以，不过用不了。”

堤从口袋里取出翻盖式手机，交给雾切。她只是瞄了一眼液晶屏幕，马上又把手机推回来了。

“没信号。”

“我就说了啊，整个研究设施内部都被屏蔽装置覆盖，收不到信号。为了进行研究，不用说手机了，就连无线电都用不了。”

“研究？”

“详细情况不能外传。”

“嗯——，是吗……”

雾切眯起眼睛，露出有点闹别扭的表情。

这么个小孩子居然是侦探？真的吗？

堤用怀疑的目光观察着雾切。

“刚才我确认过了，监控室的固定电话也用不了，我们现在处于无法与外部取得联络的状态。”

“离开这个研究设施的话应该就可以脱离屏蔽的范围了，”星居说。“到了城里还有便利店……我出一趟远门吧，必须得赶快报警。”

“等等，”雾切制止了她。“要尽量避免单独行动，杀人犯可能还没离开。”

“……啊，说得也是。那我们大家一起去吧。”

“在此之前，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L室呢，双胞胎不是还有一个吗？先去看看他是否平安无事比较好。”

L室的人是双胞胎中的哥哥，九连紫绀。

L室跟R室一样，也是通过监视摄像头实行监控的，不过显示器黑屏了，没有任何画面。监视画面是有线传输的，所以不会受到屏蔽装置的影响。这就是说，要么是某个地方的线路断了，要么是摄像头坏掉了……

“难道紫绀君也出事了？”

堤害怕地说。

“既然不能靠显示器确认，那就只有亲自去看看了。”

星居冲出走廊，白大褂在她身后飘起来。

雾切和堤也跟着她来到走廊上。

沿着笔直的走廊向前走，穿过刚才打开的那扇双开门。

众人回到了T字的岔路口。

再接着向前走，又是一扇双开门，门后就是L室。然而这边的双开门上也缠着锁链，上面挂着一把写有“B”的挂锁。当然，除了稍微摇晃一下也不能拿这锁怎么样。

“呃，‘B’是蜜蜂的Bee，是蜂须贺先生。”

“他在副楼里休息吧。我们顺便把代表‘A’的永手先生也叫来。”

堤在前面带路，三个人一起出了这栋建筑物。夹着雪片的寒风从深深的黑暗中迎面扑来。

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建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中，这栋建筑物原本是精神科专科医院，是对重度病患进行隔离治疗的医疗设施，然而在二十多年前，这所医院就停业了，这个地方一度成为了一部分好事者口中闹鬼的废弃医院。

在此之后，有人买下了这整片土地，周围的这一带都成了对外封闭的私有土地。不少传闻都说曾经是一片废墟的建筑物被改造成了可疑的研究所。根据这些类似于都市传说的说法，这间研究所是一个用来进行秘密实验的地方，这　些实验或者存在伦理问题，或者危险性很高。

现在，这里虽然有了个孪生子能力研究所的名字，但究竟是什么组织出于什么目的而设

立了这间研究所，目前还是个谜，他们实际研究的内容也完全不清楚。

在这次堤等人所进行的孪生子实验中，起用了这栋T字形的建筑物。为方便起见，这栋建筑物被称为研究所。除此之外，在这片土地的范围内，还建有另一栋类似于公寓的建筑物，这里的用途主要是供研究员休息、住宿、召开会议等等。

“今天我们是在中午的时候到这里来的，第一次实验在下午六点结束，门也是在那个时候锁上的。蜂须贺先生和永手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休班的。”

在去往副楼的路上，堤向雾切解释来龙去脉。

“现在是晚上九点二十三分——也就是说犯罪行为是在六点到九点之间这差不多三个小时之内发生的啊。”

“我到吸烟室去吸烟是在六点半的时候。”

“嗯，是啊，我记得，不过之后我马上就昏过去了。”

“我也是。”

“这么看来，蜂须贺先生他们可能也很危险啊……搞不好已经跟我们一样被人弄昏了。”

众人穿过副楼的自动门。

公共走廊的墙壁上是一排排的房门，最近的101号室是蜂须贺镰人的房间。研究员们各自借用了一间房，在这里留宿数日，按照指示进行研究工作。

堤按铃呼叫蜂须贺。

“是谁？”

有反应了。

看来对方平安无事。

“是蜂须贺先生吧，出现问题了，能不能请您出来一下。”

蜂须贺立刻把门打开了。

这是一名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子。他一副对衣着打扮毫不在意的样子，毛衣的下摆开了线，起了很多毛球，头发跟旧拖把一样乱糟糟的，长满胡子的脸简直像是没有打理的庭院。他的圆框眼镜还挺特别的。

“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苏芳君去世了……”

“去世？”

惊叫起来的人不是蜂须贺，而是出现在他身后的另一名研究员，永手薰。虽然他也到了可以被称为中年人的年龄，不过他穿西装打领带，看起来比较年轻，模样不大像是醉心工作的研究员，倒更像是精明能干的业务员。尽管是冬天，他的皮肤却是古铜色的，感觉得出他的审美水平很高并且很独特。

“咦？为什么永手先生会在蜂须贺先生的房间里？”

“哎呀，因为现在睡觉还太早，所以我就跟蜂须贺先生一起吃会儿便当，喝点小酒。”

“原来是这样。正好可以一起向你们两位解释，这样倒是省事了。”

堤给他们两人大致讲了一下他们休班之后发生的事情。

蜂须贺和永手一直老老实实地听他讲，不过直到最后都是一副半信半疑的样子。他们没有看到现场的情况，这也难怪。

“报警了吗？”

“不，看来凶手断绝了我们的联络手段……这边的电话能用吗？请确认一下。”

永手回到房间里，然后马上又回来了。

“的确，房间里的电话也不能用了。啊，可是也有可能电话一开始就用不了，之前我们也没有检查过电话能不能用啊。”

永手口气很轻松地说。尽管现在发生了杀人案，他却好像还是那么轻松。

“苏芳君是真的去世了吧？”

“嗯，她确认过了。”

堤抬一抬下巴示意“她”是雾切。

雾切仍然一副冷漠的表情站在那里，就好像她是被人用拙劣的合成技术给安插进来的一样，独自一人孤立于这个环境之中。或许也有可能是她那种神秘的气质给人以这样的感觉。

“这小姑娘？她是谁啊，”永手上下打量着雾切。“你们认识她？”

“不……她说自己是侦探。”

“侦探？啊，侦探是吧，现在连小孩子都能当侦探啊。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但不管怎么说她都是无关的外人吧？不管她真的没问题？”

“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我觉得至少她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如果她真是杀害苏芳君的凶手，当时她就不会把我叫醒了，直接逃走不是更好……”

“她的事之后再说吧……然后呢？你们觉得紫绀君可能也被杀了？这应该不大可能吧。”

“咦，为什么这么说？”

“我跟蜂须贺先生六点休班，直到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都一直待在这里啊。你想想，”永手伸出食指。“L室还有中间那扇门不都锁着吗？”

“刚才我们去看过了，的确都锁着，”星居说。“这就是说，L室那边的门是没办法打开的吧。”

“没错没错，”永手露出毫无紧张感的笑容。“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钥匙一直都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备用钥匙。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出入过L室。”

“一把锁只登录了一个指纹？”

雾切问。

“是啊，挂锁有四把，我们四个人各自在挂锁上登录了指纹，还做了很明白的记号，就是从‘A’到‘D’的字母。”

“我们是根据名字的谐音分的字母，这样比较好记。”

“A”是永手，根据永的音读来的（译注：“永”的音读是“ei”，与“A”在日语中的读音相同）。

“B”是蜂须贺，根据蜜蜂的英文Bee来的。

“C”是星居，根据“星居”的读音来的。

“D”是堤，根据堤的音读来的。

本来堤的音读是“tei”，真要说起来感觉更像是“T”，不过堤专门选的“D”。只要其他人都分清楚了，剩下一个是什么其实也无关紧要了。

“要怎么登录指纹？有专用的机器吗？”

“不，挂锁本身就带有读取装置，不需要其他的机器，”永手解释说。“首先在解锁的状态下，把锁扣向后旋转一百八十度插进去，就切换成指纹登录模式了。这个时候把手指插进挂锁的锁孔，只要听到哔的一声，指纹就登录完成了，下次就只能用这个指纹解锁了。不管是哪根手指都可以，这个装置精密度很高，认证的失败率大概二百五十次当中也就一次。还有，为了避免出现非法解锁，必须得是活人的手指，否则是没办法通过认证的。”

“这挂锁是谁拿来的？”

“本来就在这里，还附有说明书。”

“有没有可能经过了非法改造？比如说在你们新登录之前，一开始里面就登录了别的指纹，可以用来当做总钥匙。”

“我想应该不会，虽然我这么说也没什么根据。不过，如果真是这样，那凶手就是把自己的指纹当做总钥匙登录在里面咯。这可是非常重要的证据，跟字面意思一样，那就真是一把揭露真相的钥匙了，对方真的会做出这么容易露出马脚的傻事吗。”

“我说各位，总而言之我们先到L室去看看吧？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把握目前的情况。”

星居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开口说。

“星居君说得没错，箱子还没打开，我们再怎么讨论里面是什么情况也没用啊，”蜂须贺费了点力气才站了起来，慢吞吞地出了门。“那我们走吧。”

加上蜂须贺和永手两个人，这次一共有五个人了，一行人回到了研究所。

众人穿过研究所的入口，首先来到了监控室。

监视器仍然显示着R室的画面，其中一台的画面是放大了的死不瞑目的苏芳。

蜂须贺和永手看到这个画面，终于理解了目前的情况。

“这该不会是什么过分的恶作剧吧？泡沫经济时代这种玩法可是家常便饭啊。”

永手勉强扯出一个笑容说，他可能是想用玩笑缓和一下气氛吧。

“看来至少不是什么梦境或是幻觉，”蜂须贺推了推圆框眼镜说。“不过，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找到真相的方程式。好了，你们几位应该已经看过监控录像了吧？”

“啊，没错！”星居马上在显示器的操作面板前面坐了下来。“录像里面说不定拍下了杀害苏芳君的凶手！”

在星居的操作下，显示器里面显示出之前的录像。

“问题在于六点半之后的时间，先回放到那个时候。”

堤发出指示。

画面右下角的时间显示为18：30。

画面从各个角度进行拍摄，能够在各个角度之间任意切换。这个时候，画面之中的苏芳裹着被子睡在床上，并没有什么异常。

问题发生在19：02。

监控摄像机位于房间入口的上方。从这个俯瞰室内的画面之中，一个白色影子从下方进入了画面。

看起来像是一个头上罩着白色风帽的人的后脑勺。这个人从画面近前向着远处的室内走去，从后脑勺，背部，然后到腰部，他的背影进入了画面之中。这人全身都是白的，看起来像是从头到脚罩着一整块布。睡在床上的苏芳并没有发现他。

这名入侵者背对着摄像机，所以在录像中无法看到他的容貌，切换成其他的摄像机也只能看到白布的一部分。这些摄像机原本就是为了监视苏芳而设置的，因此根本就拍不到从入口进入的人。

“应该没错，看来这个入侵者是打开被封住的门之后进入苏芳君的房间的。”

永手抱着胳膊说。

“他果然是趁我跟星居失去意识的时候打开被封住的门闯进房间里的。”

堤小声说。

画面中，入侵者向床走近。

他终于全身都出现在画面里了。

然而由于那块白布把他从头到脚都罩得严严实实的，就连体形也看不出来。打个比方，他那副模样就好像把床单罩在头上扮鬼似的，他的行动也莫名有种幽灵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录像帧数的影响而造成的画面效果。

那个幽灵终于站在了床前。

苏芳仍然毫无察觉。

结果已经不言而喻了——

然而显示器前的所有人都不由得吞了口唾沫。

幽灵从床单内侧伸出了右手，高高举起。

那只手上握着一把刀。

那把刀挥了下来。

只有一击。

仰躺着的苏芳做出了一个身体微微蜷缩的动作，像用尽了力气一样，很快就不动了。

幽灵松开了小刀。

小刀如同墓碑一般，垂直插在被子上。

被子上的血迹开始逐渐扩大。

那个幽灵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终于把头转了过来。

他没有脸。

是面具。

本该是脸的地方是一张面具。

那个面具是白色的，一片平坦，看起来像是一块普通的椭圆形板子。只不过，仔细看看，面具上是有三个黑点的，三个黑点的位置呈一个倒三角形，表示出眼睛和嘴。虽然只有三个点，但这个面具看起来的确就像一张人脸。由于太过简单，已经谈不上恐怖了，甚至有几分滑稽。

带面具的幽灵打算离开房间。

幽灵在门口停留了片刻，抬头看着摄像机。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自己仿佛在跟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面具对视，不由得身体一颤，就连之前都表现得很镇静的雾切也惨白着脸说不出话来。

戴面具的幽灵在此之后就若无其事地从画面里消失了。

时间显示是19：04。

“……录像有没有被加工过的痕迹？”

蜂须贺打破沉默问道。

“要分析过数据之后才知道……不过录像装置没有被人动过的痕迹呢。”

往摆放着显示器的桌子下面看去，是一个带有玻璃门的置物架，上面放着一台很大的长方形机器，那是监控录像的硬盘驱动器。

“如果想在监控录像上做手脚，那就必须把这台机器抽出来，插拔背面接口的接线。只不过，由于线很短，如果想把机器抽出来，那么插在上面的接线会脱落，监控录像就会暂时中断。但是之前的录像都没有中断的痕迹，所以从逻辑上应该可以说‘录像没有被加工过的痕迹’。”

堤这样解释，蜂须贺和永手同时点头同意。

“啊，”正在检查放硬盘的置物架的星居叫了起来。“四台驱动器当中有两台没有通电。这是L室那边的驱动器吧，插插头的插座线被切断了。”

“原来如此，所以才会黑屏啊。”

监控摄像机的信号是通过硬盘驱动器接收的，所以驱动器断电之后，画面当然也就中断了。

“把线路修好或者把没坏的线拔下来换上去就能够重新通电了。要不要恢复L室的监控？”

星居问。

“嗯——，我们自己到L室去看看不是更快？不管怎么说看来都有必要亲眼确认一下，”永手说。“那么，总而言之我们到L室去一趟吧。”

所有人一起出了监控室。

“凶手会乔装打扮就说明他是在知道有监控摄像机的情况下行动的吧。那个面具可不符

合我这一代的喜好啊——”

走在走廊上，永手张开双臂，不慌不忙地说。

“至少凶手在袭击苏芳君之前是先去了监控室把那里的堤先生打昏的，所以他肯定也知道R室有监控。”

星居快步走在走廊上，白大褂飘了起来。

“话说回来，既然凶手会在咖啡里下安眠药，那肯定就是熟悉内部情况的人，”蜂须贺露出古怪的笑容说。“凶手要么是我们之中的某个人，要么——是阿湿毗尼。”

“阿湿毗尼？”

雾切问。

“他是这次研究小组的组长。这个自称是阿湿毗尼的人准备了这间研究所，还对研究的内容发出指示，我们是被这个人召集到这里来的。”

堤解释说。

“也就是说除了你们之外，还有第五个研究员？”

“就是这样……话虽如此，他人并不在这里，也许吧。他本人从来没有现过身，”永手夸张地耸了耸肩说。“我们果然是上了他的当，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啊——。他寄了个黑色信封来，里面装着跟这次研究有关的资料，说什么有兴趣的话就请参加，只要参加就能拿到三百万，所以我就不由自主地跑来啦。”

“是什么样的研究？”

“详细情况不能外传——不过简单点说就是孪生子实验，”堤开始解释。“l孪生子研究是社会学以及心理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对于遗传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孪生子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资料，能够帮助我们弄清楚人类成长过程中究竟涉及到哪些社会因素和遗传因素。”

“这种把双胞胎关在小房间再用锁链从外面封住的实验是很常见的研究？”

雾切用冰冷的视线注视着堤。

“这、这个……我们只是按照阿湿毗尼的指示……”

堤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正好目的地也到了，堤顺势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就作罢了。

眼前的门被“B”挂锁和锁链封住了。

“嗯，的确上面还挂着锁，”蜂须贺指着挂锁说。“我事先把话说清楚，我和永手君在六点休班之后一直没有离开过副楼的房间，并且根本就没有进入过研究所，我们可以互相作证。”

“虽然多少喝了点酒，但还不至于喝到失忆，而且我们也没有睡着。”

永手补充说。

“好了，请赶快把门打开吧。”

“好了好了，星居君你真是性急。”

蜂须贺不慌不忙，终于把挂锁给解锁了。

“蜂须贺先生和永手先生都太慢吞吞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你们搞清楚情况了吗。”

星居赶紧把挂锁取下。

一行人把解下来的挂锁和锁链放在原地，去往L室。

L室也有一间前厅，分成有床的房间和用于监视的房间。被封住的那扇门里面应该就是双胞胎中的哥哥九连紫绀了。

“喂——，紫绀君，你还好吗？”

堤敲着门喊道。

毫无反应。

“让开一下，我马上把门打开——”

永手想把挂锁解开。

然而这次雾切仍然制止了他。

“等等，先确认一下里面的情况再开门。”

“你刚才也是这么说的，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堤问道。“这种时候就是要争分夺秒……”

“密室杀人之中有一种形式被称为‘快速杀人’。简单来说，就是在密室打开之后快速实施杀人行为。被害者虽然身在完全封闭的密室之中，但当时并没有死亡；在密室打开之后，凶手装作发现了尸体，然后在那个时候实施杀人。这个手法的特征就是密室的强度能够达到极限，打个比方，甚至能够让尸体出现在一个用锁链完全封住的箱子里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就是终极的密室。”

“原来如此……所以你是为了不让这种‘快速杀人’发生才这么小心的啊。”

蜂须贺调整了一下圆框眼镜的位置说。

雾切点点头。

“那我们首先从隔壁看看里面的情况吧。”

星居打开没有封住的那扇门，自己首先进去了。

“呀！”

传来了一声尖叫。

雾切、永手、堤、蜂须贺也依次跟在她后面进入房间。

这个房间的构造跟在R室看到的没什么区别，一个狭长的空间，长桌和铁管椅，设置在三脚架上的摄像机。只不过那块巨大的单面镜是镶嵌在左手边墙壁上的，跟R室相互对称。

星居跌坐在地上，指着单面镜里面。

透过单面镜，白色房间里的景象一览无余。

在日光灯的白色灯光之中，以白色为基调的地板和墙壁越发显得雪白，就好像整个房间都白得发光，这奇妙的景象果然没有什么现实感。

其中一抹格格不入的色彩刺痛人们的眼睛。

被子里面睡着双胞胎哥哥九连紫绀，然而一看就知道他已经死亡。他身体僵硬，圆睁着双眼凝视着这边。

堤开始敲打单面镜。如果他还活着，应该会对声音和振动做出反应。

然而紫绀一动不动。

“我们去看看吧。”

永手出去了。

雾切和蜂须贺跟在他后面。

堤和星居没动，直直盯着单面镜里面看。

“跟R室的苏芳君不一样……没有小刀。”

星居用颤抖的声音说。

“的确，虽然死法看起来完全一样……”

被子上的红色痕迹中央，有一个小小的空洞，凶手肯定就是把凶器插在这里的。然而一眼看去，地上并没有类似于凶器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凶手带走了。

两人正在往旁边的房间里看的时候，门突然打开，永手等人进入了室内。率先进入房间的还是雾切，她命令其他人站在门口不要动，然后检查了紫绀的呼吸和脉搏，确认他已经死亡。

“应该可以认为他是跟R室的被害者差不多同一时间被杀的，”雾切的声音透过单面镜传了过来。“虽然没有找到凶器……但看来他是被锐利的物品刺中胸部而死，没有其他外伤。”

“奇怪，这不可能，”永手说道，他第一次显得有点慌张起来。“我们上锁的时候，他的确还活着，我们还听到他隔着窗子跟我们开玩笑。那时他还活着。但是为什么……”

“虽然有个换气口，但人是无法通过这里出入的，”蜂须贺一边仰头往上看一边说。“要想出入这个房间，除了打开入口那扇门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能够打开锁的人只有我们。”

“但、但是，我一步都没有踏出过副楼，这您应该很清楚啊？蜂须贺先生。”

“嗯……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所以我现在头脑里一片混乱。到底是什么人又是怎么做到的……”

雾切对两名神情狼狈的男子视而不见，在室内四处调查。她站在单面镜前张开双臂，好像在测量镜子的尺寸。这面单面镜差不多三米宽，长度大概有一米，透过单面镜可以看到她脸上严肃的表情。

“走吧，这里没什么可调查的了。”

雾切离开了房间。

永手和蜂须贺两个人呆呆地目送她离开，然后猛地回过神来，赶紧出了房间。

“我们……也走吧。”

星居终于站了起来，跟堤一同离开房间。

五个人在前厅会合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堤逼问雾切。“R室那边把我们弄昏之后还可以想想办法，但这边是绝对没办法的。永手先生和蜂须贺先生一直在一起，他们有不在场证明，当然也没有被人弄昏。不管怎么样，凶手都是无法闯入L室的！”

“是啊。”

雾切淡淡地说。

“‘是啊’是什么意思……”

堤一下子泄了气，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果然是那个阿湿毗尼事先在挂锁里登录了自己的指纹作为总钥匙，我也决定相信这个解释了，”永手像投降一样举起了双手。“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他把我们叫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栽赃陷害我们，在咖啡里下药的人也是他。没错，凶手就是阿湿毗尼！”

“等等，”蜂须贺举起手制止他。“如果他有总钥匙，R室那边的门他应该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开，这样一来不就没必要专门把堤君和星居君弄昏了吗？”

“唔——嗯，这个嘛……会不会把他们弄昏不是为了开锁，而是为了暂时停止监控？要是在监控之下实施杀人，很有可能会马上被抓住。要想杀害双胞胎两兄弟，凶手就会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这样才不会中途被打断啊——”

“假设阿湿毗尼是凶手，那他为什么要特意把我们找来之后才杀害双胞胎……？”堤咕咕哝哝地组织着语言。“这就好像是要让我们看到杀人案发生一样啊，这也太奇怪了。偷偷把人杀掉之后在山里找个地方埋了不是更合理……”

“这就是说，疯子的逻辑跟普通人眼中的合理没关系啊。”

永手如此断定。

他好像已经认为神秘人物阿湿毗尼就是凶手了。

“关于这个阿湿毗尼，”雾切说。“有没有人跟他直接见过面？难道你们都是通过文件或者邮件之类的方式跟他沟通的吗。”

“是、是啊……我们的确都没有见过阿湿毗尼，也没听过他的声音。”

堤回答。

“刚才永手先生说过，你收到的信是黑色的对吧。其他人也是这样吗？”

“是纯黑的！”星居说。“虽然觉得这封信很奇怪，但我很缺钱……李生子研究也可以让我学到东西，觉得正好所以就大老远跑到这里来了……”

“这就是他们的一贯手段。”

雾切抱着胳膊说。

“他们？”

“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一个犯罪组织，拥有雄厚的资金力量和强大的组织力量。他们教唆那些有心复仇的人去实施杀人，将杀人的过程设计成游戏的形式，作为娱乐节目提供给别人。”

“哈哈，什么啊，这个某某委员会……也是属于某种都市传说或者阴谋论吗。”

永手从鼻子里笑了一声说。

“也难怪你不相信，刚开始你要这么想也可以，”雾切面不改色地顶了回去。“但是，不要忘了，现在的事实是已经有两个人被杀了。”

“那么那个自称是阿湿毗尼的人就是犯罪组织的其中一员，他制造密室是为了让杀人案具有游戏性质？”

蜂须贺摸着下巴上的胡茬说。

“有点不一样。阿湿毗尼不是组织成员，而是游戏的挑战者。他也是被组织丢进游戏里的，从这点来说，他跟我们一样。不同的是，他被赋予的角色是‘凶手’。组织所准备的，是这个关卡以及杀人手法，挑战者要利用这些完成杀人，在一周之内逃过侦探的追捕就算胜利，这是游戏规则。”

“唔嗯，原来如此……也就是说这个密室就是凶手出的题目。”

“我、我说蜂须贺先生，你相信她说的话？”

堤吃惊地问。

“不管相不相信，我们从来都没有从这个层面上考虑过问题呢。她的说法足以解释目前这个荒唐的状况，所以我就接受了。”

“我、我也同意，”星居举起手说。“很难想象这么荒唐透顶的事是她随口乱编的。这个小姑娘可能过去经历过这种游戏，之前也处理过好几次同样的事件，没错吧？”

雾切微微点头。

“大家都这么容易相信别人啊。如果这么想呢？这名少女就是阿湿毗尼。”永手一只手指向雾切说道。“虽然关于那个犯罪组织的事情不知道是真是假，但不管怎么说，把她当做阿湿毗尼来看的话，各方面就都合情合理了。除了收到信的我们四个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这里在进行孪生子研究，不知道为什么她这么个外人却能够混进来，还一副熟知内情的样子。这种事除了邀请我们来的主人阿湿毗尼之外还有谁做得到？”

“唔——嗯……的确如此……”

堤偷偷瞟了一眼雾切的表情。

然而她丝毫不为所动。

她真的是侦探吗？

如果她不是侦探，那她又是什么人？

“但是……她一看就是个小孩子啊？”堤小心翼翼地反驳。“从阿湿毗尼寄来的信上，至少可以看出对方对于孪生子研究拥有专业的知识，那不是初中生或者高中生就能掌握的。而且……我觉得她也不可能一个人准备这些研究设施。”

“是啊——，她应该有什么后援吧，说不定就是那个什么委员会。简要说来，就是犯罪组织是真的存在，但她自己才是那个挑战者。怎么样，蜂须贺先生，我认为我的逻辑没有什么不足之处。”

“那么关于密室杀人你要怎么解释？”

“刚才我也说过，她的指纹是被当做总钥匙登录的啊。”

“总钥匙这个说法本来就是她提出来的，犯罪组织也是她提供的情报。如果她真是凶手的话，那她为什么要做这种揭自己底的事？”

“确认一下不就知道了，如果她的指纹真的登录进去了，那么她的某根手指应该就能解锁。”

永手拾起了落在旁边的挂锁。

挂锁上写着“A”。

他把锁扣扣上，递给雾切。

“好了，请你把手指插进锁孔里，十根手指按顺序全部试一遍。这就是‘真理之口’，虽然不会把你的手咬住，但如果你真是凶手，锁应该就会解开。”

一直面无表情的雾切直到这时终于微微露出了不服气的表情。

“来吧，快点。”

“我不要。”

“啊？你说什么？”

“我说不要。”

雾切眉间皱起了细细的皱纹，把脸别开。

“喂，你有没有搞清楚自己现在是个什么立场？”堤提高声音。“既然你不是凶手，那就把手指插进去证明不就行了，这你做不到吗？”

“不是做不到，是我不愿意。”

“……为什么？”永手咧嘴一笑。“我可以认为你这是自首吗？”

“我不是凶手。”

“所以你就证明这一点吧，”蜂须贺逼近雾切。“只要在这里证明你不是凶手，就可以避免其他多余的争论，难道不是吗？”

“你要是不愿意，那我们只能来硬的了啊？”

永手向她靠近。

雾切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好吧。”

她把细细的手指在身体前方张开。

这纤细的手指别说是干侦探的活儿了，就连演奏乐器似乎都嫌勉强。这么个像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大小姐一样的女孩，真的是个侦探吗……

雾切从右手的食指开始，依次把每根手指插进永手手上的挂锁锁孔。

堤等人保持沉默注视着这一场奇妙的仪式。

包括拇指在内，挂锁没有对她右手的手指做出反应。

接下来雾切依次把左手的手指插进锁孔。

仪式直到结束用时不到三分钟。

挂锁仍然保持着锁定的状态。

“这样满意了吗？”

雾切眯起眼睛回望着永手。

“我说永手先生，这样你必须承认了吧，”堤从旁边插嘴。“那个自称阿湿毗尼的果然是另有其人。”

“不，还不够啊。”

“咦？还有什么……”

“还有指头没有检查。”

永手指着雾切的脚下。

“脚趾？这怎么可能……”

“哎呀，她事先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所以特意没有用手指，而是用脚趾进行了指纹登录，应该这么想才对啊。”

“所以我才不愿意啊。”

雾切小声说。

“咦？”

“不要。”

“事到如今你没有权利拒绝。来，脱鞋子。”

雾切往后退了几步，对永手的要求表现出拒绝的态度。

“啊，喂，不准跑。”

堤抓住雾切的手腕。

下一个瞬间，他的视野整个翻转了过来。

堤不知怎么的已经仰面躺在地上了，他仰望着雾切。

发生了什么事？

好像中了什么奇怪的招数，一瞬间有种身体浮在空中的感觉……

“哈哈，真了不起，”蜂须贺拍着手喝彩。“刚才那是合气道吗？真是大开眼界，我现在相信她是侦探了。”

“不不不，就算这样也不能说她不是阿湿毗尼的逻辑就能成立啊。她也有可能既是侦探，同时也是阿湿毗尼，只有证明她的脚趾也不能打开挂锁之后才行。”

永手不依不饶。

不过他跟雾切保持着一定距离，大概是不知道自己靠近雾切之后会怎么样。

“我说小姑娘，你为什么不愿意？”星居弯下腰来让自己的视线与雾切平齐。“像刚才那样试一遍很快就完了啊？”

“……因为很丢脸。”

雾切露出既像是在生气又像是很不甘心的表情，视线垂了下去。也许这就是她不好意思的表情吧。

“丢脸？”

堤揉着作痛的腰站了起来。

以堤为首的男人们都感到疑惑不解。

“是吗……”星居似乎明白了什么，说道。“那我来给你作见证，就我们两个人到那边房间里去检查好不好，小姑娘？”

“可以。”

“我会仔细检查的。”

星居从永手那里接过挂锁，带着雾切进了监视房。

留下堤等人一副搞不清楚状况的样子面面相觑。

“这就是所谓的少女心思？”

“谁知道……？”

大概五分钟之后，星居和雾切从房间里出来了。看看雾切的脚下，鞋袜都穿得整整齐齐。雾切的表情像是克服了什么困难一样，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没有解锁，她不是阿湿毗尼。”

星居说。跟她说的一样，挂锁的锁扣仍然没有打开。

“没错吗？你有没有仔细检查？”

“永手先生，你连我都要怀疑？”星居不悦地说。“所有的脚趾我都仔细检查过了。”

“好吧，是我错了，”永手夸张地举起双手摇了摇头。“她是清白的。”

“那这次轮到你们了。”

雾切接过挂锁，嘴角边露出一丝微笑，拦在了堤等人的面前。她把挂锁递过去，就像举起一把枪似的。

“请在场的所有人把手指脚趾全都试一遍。”

“你觉得阿湿毗尼在我们之中？”

堤问。

“很难说，谁知道呢？”

雾切没再多说了。

“好吧，那我先来……”

堤把手指插进锁孔。

双手的手指全都试过了，挂锁并没有打开。

“……脚也要？”

“嗯，我把锁给你，你自己试。”

雾切把挂锁扔给堤。

之后堤试过了两只脚的脚趾，但都没有打开锁，由于大脚趾怎么也塞不进锁孔里所以排除在外。话说回来，既然塞不进锁孔，自然也就无法登录了。

接下来蜂须贺、星居也依次试过了所有的手指和脚趾，锁还是没有打开。

最后永手接过了挂锁。

“等等，你没有必要试。”

雾切制止了他。

“咦，为什么？”

“‘A’挂锁本来就登录有你的指纹。”

“哦，说得是。”

永手把登录了的右手食指插进锁孔，锁打开了。

“看来锁没坏啊。”

“你要试的是走廊上的‘B’挂锁，没有意见吧？”

“没有意见啊，大小姐。”

永手用戏谑的口气说道，耸了耸肩。

大家一起离开房间，来到走廊上，打开途中那扇双开门。锁链和挂锁落在脚边，永手拾起锁，跟其他人一样试过了手指和脚趾。他跟其他男性一样，大脚趾塞不进锁孔，其他的手指脚趾都没有打开锁。

最后蜂须贺把能够开锁的手指插进锁孔之后，锁正常打开了。

“这下事情就弄清楚了，阿湿毗尼并不在我们之中。”

堤说。

“很难说。这个实验不过证明了‘你们之中没有人登录了总钥匙’。然而，要是制造密室并不需要总钥匙的话，那么能不能打开挂锁就无关紧要了。”

“不用总钥匙制造密室？这不可能！”永手大幅度张开双臂说。“你也看到了吧，L室用锁链和挂锁封得严严实实，在没有打开挂锁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把门打开的。不管怎么想都只有可能是设置了总钥匙。”

“是吗？”

雾切只是含糊地回应了一声。

一行人决定先回到监控室，又走了起来。

“说起来紫绀君的房间里没有找到类似于凶器的东西啊，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凶手拿走了。”

蜂须贺不知道在对谁说话。

“应该就是这样吧，”永手口气轻松地回应。“这么滴水不漏的密室会让人怀疑是不是自

杀，不过现在至少这个可能性可以排除了，如果是自杀的话凶器一定会留在现场。”

“自杀……？对了！”堤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叫了起来。“就是自杀啊，这样的话逻辑上就可以解释了。”

“所以啊——，我们不是正在说这个话题吗——？如果是自杀的话那凶器到哪里去了啊，在本人死亡之后他是没办法把凶器收走的啊——？”

“打个比方的话，这样如何呢，他用冰制造成的小刀刺杀自己——”

“驳回！”永手用一秒钟否决了。“你没想到刚才的话还加了着重号吧？冰做的凶器这种想法，如果要拿便携式音乐播放设备打比方的话，就连随身听都算不上，只能算是留声机那个级别的哦？”

“想、想法是什么级别跟实际发生的案件有什么关系，留声机只要不坏也照样能响啊！”堤掩饰不住自己的情绪波动，声音有点发抖。“如果认为紫绀君是自杀，那么苏芳君被杀也能够解释了。”

“怎么一回事？你说说看。”

蜂须贺说。

“谢、谢谢您。呃，也就是，我就是想说……出现在R室的那个白衣怪人，会不会就是L室的紫绀君。双胞胎中的哥哥杀害了弟弟之后自杀，是拉人垫背啊。发生在这间研究所里的杀人案真相就是如此，之所以要动手脚把L室的监视器弄成黑屏，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紫绀君回到房间之后自杀的景象。”

“为什么要实施这种荒谬的行为呢？”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想会不会是对我们表示轻蔑的意思呢。在他们看来，我们是一群卑劣的科研工作者，把双胞胎当成研究资料肆意摆弄。把我们叫到这里来的人也是他们。没错，他们应该就是阿湿毗尼。您可能也知道，阿湿毗尼是印度神话中的双子神的名字，这个名字不是很适合凶手吗？”

“唔嗯，到此为止都讲得通——也不是不能这么说，”蜂须贺推了推圆框眼镜说。“但是关于密室的问题完全没有解决啊。就算那个白衣怪人是紫绀君，那么他是如何出入L室的？话说回来，把他关在L室里面的人是我们，就算他是阿湿毗尼，并且在挂锁上登录了自己的指纹作为总钥匙，但在他被关在室内的情况下，他是完全碰不到门外的挂锁的。”

“啊，这样……您说得的确没错。那么果然L室有一条秘密通道……”

“冰做的凶器之后又是秘密通道？别看我这样，我其实是接受秘密通道的那一派，不过这次应该不大可能啊——没错吧，侦探小姐？”

对于永手的问题，雾切并没有回答，只是凝视着远方。

“结果不解开密室之谜也就不知道谁是凶手啊。”

星居神情憔悴地低声说。

“密室之谜啊——的确是个滴水不漏的密室，”蜂须贺摸着下巴上的胡子说。“但是我有个主意，能够解开这个密室之谜……”

“主意？”

“没错，双胞胎才办得到的终极密室手法。”

“什么终极密室手法，又说得这么夸张。”

永手语带讥讽地说。

“不，我可以断言，如果成功了的话，可以说这就是毫无疑问的终极密室手法。你们没有想到吗？既然都是研究双胞胎的人，你们应该能想到的。”

“啊，是这么一回事吗！”永手好像想到了什么，叫了起来。“哎呀，没想到居然会利用那个制造密室……”

“咦？什么？我完全不明白……”

状况外的星居有点慌了神。

“是‘科西嘉兄弟’啊。至少传闻大家都是听过的吧，就是同卵孪生子之间才会有的特殊感应。据说双胞胎就算不说出来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就算相隔很远也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感情，并且还不只是这样，有时就连痛觉也能够互相感应。双胞胎哥哥右手骨折了，同一时间，另一个地方的双胞胎弟弟也说自己右手痛。在比较特殊的案例中，还有其中一人被割伤的时候，另一个人在同一部位也会出现划痕的情况。”

“咦？这不就是我们正在这里进行的实验吗？”

“喂，星居，”堤赶紧去捂她的嘴。“研究内容对外保密啊。”

“啊，抱歉。”

“不，我想不要再对这位侦探小姐隐瞒什么事比较好。没错，跟星居君说的一样，我们打算在这里尝试进行‘科西嘉兄弟’实验。如我们刚才所说，‘科西嘉兄弟’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双胞胎，他们会共同患病或者共同受到身体上的外伤。这个名字来自一部写于十九世纪的小说，也就是说，在一百多年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现象。”

“阿湿毗尼寄来的黑色信件里面，附有九连兄弟的档案，”堤一副像是在坦白自己罪行的表情，向雾切解释道。“信里说他们尤其在外伤方面能够发挥很强的感应能力。我们打算利用他们进行‘科西嘉兄弟’实验，当然，这个实验是按照阿湿毗尼的指示进行的……但要说我个人对此毫无兴趣，那也是假的。”

雾切听他们坦白的时候，一直保持着冷冰冰的表情没有变过。不知道她在知道实验内容之后是感到愤怒，还是对此毫无兴趣只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从她的表情之中无法窥见她心中的感情。

“简单解释一下实验内容的话，就是把九连兄弟隔离，各自关在L室和R室，用针刺激其中一个人，哥哥或是弟弟的手臂，只要另一个人能感应到这种刺激实验就成功了。你是不是觉得这实验没什么用？这个嘛，如果这种现象能够投入应用，就是一种‘完美的暗号通信方式’，而且不用通过电波和卫星什么的，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发送和接收信号。”

堤有些兴奋地讲着，可能是突然发觉自己情绪有点激动了，他深深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而，今天我们的实验并没有进行到那个程度，我们只做了很常见的孪生子感应实验，那种比较初步的，比如说让他们选择一致的ESP卡片，在素描本上画画等等。”

“把他们关起来也是实验的一环对吧。”

“没错，这是为了防止作弊行为。之前我参加过很多次据说是有感应能力的孪生子实验，

但那些都是假的，他们都是事先商量过抽卡的顺序或是说好要画什么。还有更过分的，有对双胞胎还一边用小型无线电通话一边进行实验。为了不让这种作弊行为发生，我们额外采取了措施，用锁链和挂锁封闭两个房间让人无法自由来去，屏蔽装置也是实验的一环。”

“分成四个锁，各自登录不同人的指纹也是为了防止研究员当中有人和双胞胎串通，”永手接着解释道。“比如说我要作弊，当我打算接近双胞胎的时候，就会被蜂须贺先生那把锁给挡住，锁链和挂锁就是这个作用。”

“但是这恰恰在制造终极密室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真是讽刺啊，”蜂须贺装腔作势地压低声音说。“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吧，终极密室就是利用了‘科西嘉兄弟’现象的密室。首先，凶手为了进入R室，把堤君和星居君弄昏，突破了挂锁这道障碍。然后就像监控录像里那样，凶手披着白布，戴着面具，直接将苏芳君杀害。这边的杀人行为算不上是密室杀人。然而，与此同时，L室那边却形成了终极的密室。在凶手刺杀苏芳君的瞬间，L室的紫绀君胸口也出现了致命的刺伤，这就是密室的答案。”

蜂须贺如此断言之后闭上了嘴。

就好像在说，这就是结论，其他没什么好说的了——

堤等人来到了监控室。几把铁管椅并排摆在那里，但没有人去坐。显示器里苏芳的尸体仍然一直面朝着这边，就好像想要诉说什么一样。

“那个……各位，留在这里倒是也可以，不过赶快报警是不是更好一些？”

星居说。在至今为止的争论之中，这是最正常最有建设性的意见了。

“说得也是啊……虽然事情可能会变得很麻烦，不过关于这里进行的实验还是只能老实交代了，之后就交给警方处理吧。”

堤从口袋里取出手机，看了看屏幕，上面仍然显示没信号。

“离开研究所范围后应该就能用手机了，”星居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所有人一起去吧。”

雾切首先对这个提议表示反对。

“我来负责跟警方联系，你们在这里等着。”

“呃，这可不行啊，小姑娘不是你自己说凶手可能就在外面很危险的吗。虽然解开了密室之谜，但凶手还没有抓到……”

“没问题的。”

“这怎么能行啊，你得听话，”永手说。“身为成熟的大人，我们不能让你这么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大晚上一个人出去。”

“那这么办吧，我跟她一起去，”堤提议说。“坐我的车相对而言能够比较安全地离开屏蔽范围。”

“嗯——这个嘛……那么我们兵分两路吧，堤君和侦探小妹妹到外面去报警，我们在这里守着，不让任何人接近杀人现场。”

“OK。喂，侦探，这样行吗？话说你根本就没带手机吧？”

堤这样问道，雾切老老实实地点点头。

“呃，那我呢……？”

“星居你也留在这里，”堤说。“打个电话而已，不需要那么多人。”

“好的。”

“我也留在这里，”蜂须贺挥了挥手。“最近腰痛得不得了，要是我去的话反而会浪费更多时间呢，哈哈哈。”

“请多加小心！”

星居的声音把堤和雾切送出了监控室。

两人从研究室出来，穿过砂石路，来到停车场。这地方连像样的夜灯都没有，只能靠着手机背光来照明。可能是由于研究所范围内都受到屏蔽的影响，遥控钥匙也用不了，必须要在一片黑暗中把车找到。

“找到了找到了，”堤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车，拉开车门。“屏蔽覆盖的范围好像相当广啊……来吧，上车。”

堤坐进了驾驶席。

雾切坐在了后排座位。

“手机交给你保管，你看着手机信号，能打通了就报警。”

堤把手机交给背后的雾切，系好安全带，插上钥匙一拧。

漆黑的森林里亮起了车头灯的灯光。

“我可以问问你吗。”

“什么事？”

堤回答，他没有回头。

“我想知道事件发生前的一些情况。第一个到这间研究所来的人是谁？”

“是星居，她自己说的，据说是坐出租车来的。之后依次是永手先生和蜂须贺先生，我是最后一个。我要开车咯。”

堤踩下油门。

在仿佛一切生物都完全灭绝的死寂之中，汽车的引擎声和轮胎碾过砂石的声音响彻夜空。厚重的乌云覆盖了天空，一颗星星都看不见。

“这跟事件有什么关系？”

“很难说。”

“喂喂，你真是敷衍啊……我一直很在意一件事，你真的是侦探？”

“这件事才是真的无关紧要。”

“哎呀哎呀，”堤夸张地耸了耸肩，让后排座位上的雾切能够看到。“你是个小孩子所以我没跟你计较，不过你那种狂妄的态度还是改掉比较好，光是让人误解你的意思倒还好，别人把你错当成凶手你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话说侦探难道不是很重视跟委托人之间的信赖关系的吗。”

“你又不是委托人。”

“啊是吗。”

“孪生子实验是怎么进行的？”

“刚才也说过，全都是按照那个自称阿湿毗尼的人的指示做的，目的是进行‘科西嘉兄弟’实验。你也知道，要说这个实验不涉及伦理问题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研究组长匿名，把研究所设在山里，报酬很丰厚，这种种可疑之处都可以用‘这是个见不得人的实验’这个理由来解释。不过嘛，仔细想想，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呢。”

“为什么你会被选中成为其中一名研究员？”

“谁知道啊，搞不好对方就是在研究像那么回事的课题的人里面随便挑了几个看起来比较缺钱花的。不过，虽然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研究人员 ，蜂须贺先生在孪生子研究这个领域可是小有名气的。说实话，我刚开始甚至还觉得，阿湿毗尼这个名字就是蜂须贺先生专门在进行那种见不得人的实验时用的假名呢。”

车头灯照亮了弯弯曲曲的下山道路。这条夜路上既没有路灯，也没有迎面开来的其他车辆，非常冷清。

“那么就是在今天，一月十一日的中午，你们所有人集合之后开始进行实验了？”

“没错。”

“九连兄弟知道实验的内容吗？”

“当然，我们从阿湿毗尼那里拿到的档案他们手上都有，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理解并且接受实验内容的前提下参加的。他们应该也有收取相应的报酬吧。”

“然后呢，那个能够互相感应疼痛和外伤的实验成功了吗？”

“实验还没进行到那一步。我们是打算一点一点让他们适应，大概三天后再正式开始的，今天只做了一些很常见的孪生子实验，比如抽卡片啦，心灵感应实验之类的。”

“我想问一下你身为专家的意见，你觉得利用‘科西嘉兄弟’现象的密室说得通吗？”

“什么叫身为专家……不过你要是让一个多少参与过孪生子研究的人来说，只要那对双胞胎货真价实，应该就有可能吧。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是真的有共同拥有疼痛和外伤的能力……顺带一提，他们在使用ESP卡片进行的实验里得到了很高的分数。虽然之后还有必要对结果进行仔细检查，但表面上可以说，这对双胞胎拥有极高的感应能力。”

“是吗，我会参考你的意见。”

“话说手机怎么样了？”

“还是没信号。”

“真的吗？我们已经往山下走了好长一段了。”

“这片区域本来就收不到信号吧？”

“啊，原来如此。结果还是得到城里才行啊。”

“今天的实验在下午六点结束，当时门外侧是用锁链和挂锁封住了对吧？”

“嗯。”

“最开始封上的是哪里？”

“L室的门吧，按照字母的话就是‘A’。没错没错，永手先生也说过，上锁的时候紫绀君肯定还活着，房间里传出了他的声音，之后监视器里面也拍到了他活动的样子。接下来在‘A’之后就把‘B’锁上了。”

“你记不记得是谁上的锁链，又是谁挂上了锁？”

“……呃，是永手先生吧……不，是星居。她当时说‘让我来’，很卖力地把锁链一圈一圈缠上去，因为她这个人挺性急的，什么事要是不马上付诸行动就坐不住。”

“‘A’和‘B’都是她？”

“没错。”

黑暗如同一条长长的隧道向前延伸，看不到任何人造的光源，让人错觉自己正在向着黑暗的最底层下沉……

“接下来上锁的当然就是R室的‘D’吧？”

“嗯，之后是‘C’。”

“上锁链和挂锁的人是谁？”

“都是星居。说起来也是星居一直在操作监控显示器的呢……”

“后脑勺被打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什么？”

“不……很遗憾什么都没看到，我醒来的时候是倒在地上的。这人真是下了狠手，不过幸亏我捡回了一条命。难道是因为我不是他复仇的对象所以手下留情了？”

“谁知道呢。”

雾切冷淡地回答。

堤瞟了眼后视镜，后视镜里映出她面无表情凝视着窗外的侧脸。

“手机呢？”

“还是打不通。”

“所以我才讨厌乡下啊……”

“话说，我有个请求。”

“请求？哦，侦探会请求什么事？”

“能不能把我送到附近的车站去？要是不行的话，那就随便找个地方把我放下来。”

“啊？”堤不由得反问。“等等，研究所怎么办？你难道要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就这么回去？”

“是啊。”

“什么叫‘是啊’！”

“外人要走了，这不是正合你意吗？”

“那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啊！”堤出于焦躁而提高声音。“来捣了一通乱，事情办完就要跑路了？你这家伙真是我行我素啊……”

“可以的话我本来是打算不跟任何人见面的，看过现场之后马上就走。不过看到你受伤倒在地上，不理你也不行，总不能对你见死不救吧。你没有道理说我是来捣乱的，不管我在不在结果不都是一样？”

“的确如此……不过发现情况的时间可能要推迟几个小时……”

“我的目的是详细了解事件的内容，现在这个目的达到了，所以我要回去了。”

“怎么可以就这么算了啊，我要怎么跟星居他们还有警方解释？”

“警方那边由我来解释，没问题的。”

“啊，是吗。”

不知不觉间，眼前已经不再是连续的弯道，四处可以看到稀稀拉拉的田地和人家。

“然后呢？你推断出真凶是谁了吗？”

“很难说。”

雾切简短地回答，然后陷入了沉默。

道路左右两边是一片片银装素裹的梯田，别说便利店了，就连车站也看不到。

就这样让她下车真的好吗。

很明显，她跟这次的事件毫无关系，对此没有怀疑的余地。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她专程来到研究所调查的原委。

话说回来，她真的是侦探吗？不，如果说她不是侦探，那么她是什么人？这么个小孩子自称是侦探并且独自一人出现在案发现场，这种状况实在令人费解。

不去想这个问题可以吗？

还是说应该采取措施？

“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研究所会出事的？”

“这个不能告诉你。”

“你是一个人来的？”

“我一个人坐出租车来的。”

“你的同伴没跟你一起来？你应该有同伴的吧，你要回去向他们报告在研究所发生的事情对吧？”

“他们在别的地方等我。”

“是吗……”

堤看了一眼燃油表，剩下的汽油不多，应该是没办法长时间连续行驶了。

“你打算怎么向同伴报告？你会告诉他们这起杀人案是利用了‘科西嘉兄弟’现象制造的密室杀人？”

“怎么会，”雾切叹了口气说。“这种事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呢。”

“但是……不管怎么想，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杀害L室里的紫绀君了啊？要去L室必须得突破两层封锁，门锁都是指纹认证式的，而拥有能够开锁的指纹的两个人在副楼

里一起喝酒。只要他们两个人没有说谎——啊，对了！他们其实是共犯，都说了谎对吧？”

“如果是突发性犯罪的话，的确有必要考虑这种可能性，但这次是经过了充分筹备的有计划的犯罪。假如蜂须贺先生和永手先生他们俩是凶手，那么他们制定计划的时候应该会各自采取不同的方法保证自己有不在场证明。”

“这只是你根据印象得出的结论吧？你有证据证明他们不是凶手吗？”

“很遗憾，我没有证据。”

“所以你看嘛，他们果然——”

“警方可能会如此判断吧。警方不可能会相信一种只会在双胞胎之间出现的超常现象能够制造密室，他们应该首先就会倾向于共犯论。”

“那是当然。”

“但是——只要能够证明密室是真凶制造的，那么也就能够否定他们俩是共犯。”

“你说什么？”

“指出真凶，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你是说你已经解开了那个密室之谜？”

“嗯，不存在任何问题，之前我遇到过的事件比这要复杂多了。”

雾切有几分得意地说。

这个时候，堤可以确信了。

要是不在这里杀掉她，之后事情可能会变得很麻烦。

堤提高车速。

<第二章·待续>

第二章 复杀离奇(二)

枯尾花学院 ——萨尔瓦多·宿木·枭

在漆黑的山道中途，宿木一个急刹车把车停下。

车头灯的光芒之中，兀地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黑影。

那是一个将山道完全堵住了的巨人。

要是踩刹车再晚上那么一点，大概就已经撞上去了。

巨人大大张开漆黑的双臂，佝偻着腰蹲在山道正中央，不知它是在寻找不幸在森林里迷路的人，还是厌倦了守卫森林的职责正在小憩。

宿木向后倒车，把车在路边停下，然后拿着外套和包下了车。他从包里取出镁光手电，将手电的光照向巨人。

大概是光影开的一个小玩笑吧，看起来像是巨人的物体当然不可能是巨人——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更麻烦——而是塌方。

地面沿着左手边的斜坡像雪崩似的坍塌下来，挟着岩石和树木的沙土将道路堵住了。看起来像是巨人左臂的实际上是倒下的杉树，看起来像是巨人身体的则是巨大的岩石。鬼怪露真形，原是枯芒草，宿木突然想起这句谚语，自己苦笑了起来。

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要去问题所在的枯尾花学院，就必须走这条路，但车没办法再往前开了。由于道路两边都是陡峭的斜坡，徒步绕路也很困难。

他看了看时间，已经是第二天了，现在是一月十二号的凌晨两点。他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来到这里的，然而还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从“黑之挑战”开始已经过了三十八个小时，剩下还有130个小时。

应该可以认为在前方的校舍内枯尾花学院案的相关人员已经全部到齐了，塌方也许是将他们困在枯尾花学院里的一种手段。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道路被封锁之后，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环境，作为“黑之挑战”的舞台真是无可挑剔。

话虽如此，究竟有没有可能人为引发这种规模的塌方呢。用炸药也许可以做到，不过要说是个人犯罪的话，这规模未免太大了。

当然，要是有组织规模的援助，那就另当别论了。

果然是“黑之挑战”吗。

前方正在进行一桩杀人惨案，这个推测越发接近事实了。

雾切响子说过“严禁过分干预”，这是因为从游戏的性质上来说，干扰者危险性很大，很有可能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抹杀，然而宿木并不打算听她的话。案件也许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怎么可能坐视不管，更何况这还是跟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有关的案子。

对于宿木来说，这已经不是与己无关的事了。

因为那个组织夺走了他搭档的性命。

他搭档的名字是鱼住绝姬。

她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追查一个诈骗犯，年底突然失去了联络。她是个热衷破案又不听劝的人，一旦出了门就很长时间不回来，这是常有的事。然而这次情况有些不对，不只是音讯全无，已经可以说是完全失踪了。

虽然他曾想循着她的足迹去追查，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就好像有人很仔细地把她留下的痕迹全部抹去了。

宿木直觉到诈骗犯是不会采取这种手段的，他嗅到了集团犯罪的气息。会不会是某个组织觉得鱼住很碍眼而采取了强制手段呢，宿木出于这种想法调查了好几个组织。在此过程中，他听说传闻中有个神秘犯罪组织专门以侦探为目标，但由于情报太少，他一直没能捕捉到线索。

然而前段时间，宿木自己被牵扯进了“黑之挑战”，他由此了解到了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存在。

如果鱼住是被牵扯进了“黑之挑战”因而失去了联络，那么她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在武田鬼屋案之后，他特地去探访凶手，也是由于他认为也许可以从凶手口中问出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情况，同时也是出于一种希望，他觉得说不定可以借此了解到鱼住的下落。结果，虽然他没能从凶手那里打听到鱼住的情况，却借由这个案子认识了雾切响子和五月雨结，并从她们那里得知了事件始末。

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

就算雾切响子没有委托他，想必他也会自己奔赴战场。

这是对搭档的祭奠——

鱼住大概不会喜欢“祭奠”这种充满感伤的词语，她面对案件的时候一直那么冷静沉着，这就是她的风格。然而，她身为一个侦探，总是对工作充满了热情，这一点宿木比谁都清楚。

他有充分的理由在这场战斗中拼上自己的性命。

所以他不能止步不前。

宿木看了看手机，没有信号。再往前走，想必将会失去一切与外界取得联络的手段。本来他可以开车回到城里，告知有关部门塌方的信息，但在塌方清理完毕之前，他不得不停留在这里，这是无法避免的，至少要等到黎明时分。

到那时就太迟了。

没时间犹豫了。

既然走不过去，那就只有跳过去了。

宿木跳上了一块坍塌的岩石。

另外一块岩石变成了他的下一个落脚点。

就这样，他接连在岩石和倒下的树木之间跳跃，细长而有力的双腿在危险的塌方之中跳着轻巧的舞蹈。

他一眨眼的功夫就越过了障碍物。

他就像一个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芭蕾舞者，实际上，他那惊人的身体素质，也是自小练习的芭蕾所造就的。如果来的人不是他，想必也没办法进入这个封闭环境了。

宿木头也不回，背对着塌方前进，借着镁光手电和雪反射的光沿着山道向上走。

水泥路走到尽头，变成了没有铺设平整的砂石路。左右两边的树木之间牵着锁链，将前方的道路封住。锁链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私人道路，禁止入内”。

宿木用镁光手电照了照脚下，雪上留着不少脚印。

没错，在这片黑暗的前方肯定发生了什么。

宿木跨过锁链往前走。

道路越来越暗。树木自左右两边逼近，道路逐渐变窄，最后连头顶都被树枝覆盖住了，感觉就像是行走在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隧道之中。

黑暗之中出现了孤零零的一盏灯光。

虽然明知那无疑是地狱的入口——宿木还是向它奔去，就像在追寻那缕灯光带来的温暖一样。

视野豁然开朗，眼前出现了一扇生锈的铁栅栏门，门柱上一盏室外灯发出模糊的白光，刚才远远看到的就是这盏灯的灯光。左右门柱上各有一盏室外灯，左边那盏是破的，已经不亮了。

门后被雪染成一片纯白，应该是庭院吧。庭院对面的那片黑暗之中，勉强可以看到古旧的木结构校舍。

那就是“枯尾花学院”吗——

那座建筑物给人的印象不太像是学校，反倒更像是一栋受诅咒的西式宅邸，有种不祥的气息。晴天看来可能印象又会完全不同了，不过至少现在这里的确是一个跟“黑之挑战”十分相称的舞台。

好几行脚印从大门向着校舍延伸而去。仔细看来，其中还有从对面折返回来的脚印。

他们究竟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做什么呢，也许他们正被迫进行一场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的赌博，就像雾切响子她们所体验过的那样。

宿木关上镁光手电融入黑暗之中，向校舍走近。他想要尽可能地避免被人发现自己的行动。他很清楚，在这个封闭环境之中，自己是个不速之客，对于杀人犯来说，为了除掉自己对方是不惜痛下杀手的。

他走向校舍玄关。

这座建筑物跟废墟没什么两样，一靠近就能闻到一股霉味，入口处的玻璃门破了，从中飘散出异味。脚印一直通向里面。

他屏住呼吸穿过入口。

完全是一片漆黑。

脚下响起了踩在玻璃碎片上时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音。他从等间隔摆放的鞋柜中间穿过，来到咯吱咯吱作响的走廊上。

宿木这时才摘下了墨镜。

蓝色的眼睛适应了黑暗。

他的眼球生来就对光过敏，白天的太阳光对他而言无异于剧毒，因此他的墨镜从来不离身。而这也使得他拥有出类拔萃的分辨光的能力——也就是色感，对于主要处理绘画方面案件的侦探来说，这是他得力的武器。与此同时，由于夜视能力很强，他也很擅长夜间行动。

黑暗正是他唯一的伙伴。

宿木缓缓在走廊上向前走，尽量不让地板发出太大的声响。左手边排列着一间间教室，但教室里只有寥寥几张桌椅，基本是空的。这里不像有人的样子。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来到另一条走廊上，这里空气陡然变冷，是一条外走廊。前面应该是体育馆的大门，铝合金的推拉门半开着。

浓厚的黑暗伴随着冷气自门缝中流淌而出。

宿木屏息静气地透过门缝往里看。

里面看得到篮球架和幕布掀开的舞台，果然是体育馆。

地板上画着五颜六色的线。此外，地板上还立着无数白色的东西。

是蜡烛。

蜡烛立在体育馆的地板上。

而且这些蜡烛还不是胡乱摆在地上的，好像是画出了一个几何图形。

宿木打开镁光手电察看，苍白的灯光让地板上的那个几何图形在黑暗中浮现了出来。

——是个圆。

蜡烛围成的圆有两个，彼此紧挨着，然而其中一个圆并不完整，只有半个，这形状正好就像是数字“8”上半部分的圆没了一半。

蜡烛长短粗细不一，其中也有不少感觉像是用旧的，都已经融化了，只有短短一截。融化滴落的蜡在发黑的地板上四处留下白色的斑点。

而在圆的中央——

卧着一个人。

有人仰面躺在那里。

应该是女性，体形纤细娇小，身上穿着一件漆黑的连衣裙，准确来说，是件黑袍子。

她身体中央——正好在肚脐的附近，垂直插着一根白色的粗桩子。桩子周围看起来好像是湿的，大概是浸透了黑色衣服的血。

她显然已经死了。

宿木向体育馆里踏出了一步，走近那名女性。

看起来她还很年轻，表情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黑色衣服上四处都有斑斑点点的白色蜡迹。

仔细看来，直插进她腹部的那根桩子似乎也是根蜡烛。

也就是说，她在蜡烛围成的圆圈当中，被蜡烛刺穿而死。

挑战书上的确说了凶器将会是蜡烛，但他完全没想到居然会是以这种形式使用。

宿木跨过蜡烛的圆圈，进入圆圈内侧。虽然不知道这个圈有什么魔法效果，但不管什么样的魔法，侦探就是要去打破它的人。这是破解魔法的第一步。

他检查了这名女性的呼吸和脉搏，果然已经死了，几乎感觉不到体温。

这女孩应该也有家人和爱人的……

宿木把心中的悲痛随着一声叹息吐出来，观察起了凶器。

刺入腹部的蜡烛融化得相当厉害，很有可能之前是烧过的，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什么仪式的含义。

尸体周围散落着像是烧剩的纸的东西，基本都已经烧成灰了。把那些烧剩的纸捡起来一看，像是什么书的碎片，上面写着陌生的语言。宿木由于工作关系，比较常用的语言大概都学过一些，不过这种语言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宿木从尸体旁走开，再次环视整个体育馆。建筑物本身没什么特别，靠里侧的地方有舞台，深绿色的幕布拉开垂在旁边。出入口有两处，第一处是宿木进来的那扇铝合金拉门，另一处是里侧墙壁上的一扇小门，门上有块嵌板，嵌板上面写着“紧急出口”几个大字。

宿木走近那扇“紧急出口”的门查看。门把手中央有个旋钮，看样子拧这个旋钮就可以开锁和上锁，现在这扇门是锁上的。

他把门打开往外看，眼前就是一大片黑暗的森林，雪地上找不到任何脚印。

按照挑战书上所说，这起杀人案用的是密室手法。

然而入口处的那扇推拉门却没有上锁。

这能够称为密室吗，还是说包括校舍在内，整个都是雪中密室呢。

宿木戴上墨镜陷入沉思，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虽然他本想再调查一下，但要是被人发现就麻烦了，于是他决定出去观察一下情况。

宿木转向门口。

此时，那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并排站了四名男女，他们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望着宿木。

“大叔……你是谁？”

其中一个用手电筒照着宿木说。

——看来是被发现了。

“打扰了，”宿木用平静的声音说，尽量不破坏这里的气氛。“我马上就走，请不用在意。”

“不不不，怎么能不在意啊，我们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放你走。”

头上系着骷髅图案头巾的朋克风青年把宿木按住了。他衣服上到处都挂着锁链，也不知道是连在哪里的。

“难道……你就是凶手？”

“怎么会，”宿木举起双手回答。“我是刚刚才到这里的。虽然各位可能不相信，但我真的是完全无关的外人，请你们当做没看见我，放我回去吧，祝各位过得愉快。”

宿木再次打算离开。

然而朋克青年抓住了宿木的手臂。

“什么‘祝各位过得愉快’啊，开什么玩笑，先老实交代你的身份。”

足足三分钟，宿木一直表现出很挣扎的样子，不过眼前的这几个人显然并不允许他行使缄默权。

无奈之下，他只得从口袋里取出了侦探图书馆的卡，交给朋克青年。朋克青年露出惊讶的表情，把卡片给他的同伴们看了一圈。

“哇，好厉害，这是真的吗？”

“唔喔喔，是侦探！大家看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侦探出现了！喂，看是可以，不要乱摸啊，这是禁止触摸的。虽然我也很想摸，不过我忍住了！所以叫你们不要乱摸！啊，不好，我的手不听使唤了……”

“我说部长，你是不是兴奋过头了。”

四个人当中只有两个对侦探图书馆的卡作出了反应，其中一个是看起来像是普通学生的青年，毛衣外面穿着格子衬衫。

另一个是身材瘦小的青年，穿着松垮垮的不合尺寸的风衣和看起来很廉价的西装，他甩着过长的风衣袖子，一个人兴奋得不得了。被称为部长的人也是他，他是这些人当中个子最矮的，看起来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初中生年纪的小孩子尽可能地想要打扮得像大人。

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个是唯一的一名女性，不过她躲在其他人背后，隔得有点远。而且虽然是在室内，她却撑着一把黑色的阳伞，像举盾一样把它举在面前，从伞旁边用警觉的眼神打量着宿木，仿佛全身上下都透露着警惕。虽然她的脸和身体几乎都被伞遮住了，不过之所以能够判断出她是女性，是由于她身上穿着白色的连衣裙，从裙子上大大裂开的缝隙之中露出迷人的大腿，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旗袍吧。

与此同时，朋克青年看着宿木的卡片歪了歪脑袋。

“这什么玩意儿啊，很厉害吗？”

“你不知道吗？这是某个机构的认证卡，据说这个机构有好几万侦探都在里面登记过。”

格子衬衫青年两眼放光地说。总而言之，从外表和言行举止来判断，他应该是这四个人当中最正常的。

“那又怎么样？”

“这是一位侦探，而且他的等级是‘2’，由此看来他还是个相当厉害的能手。”

“亏你人在这里……却连这个都不知道吗。OK，不知道也没关系！不过不要乱摸！”

穿风衣的部长吵了起来。

“谁要摸啊。你干吗那么激动，还老想摸他，真是恶心死了。”

“眼前站着一个真正的侦探，无论是谁都会跟我有一样的心情。”

“只有人妖和你一样啦，”朋克青年不为所动地说。“我可不相信这张小卡片。不管是侦探还是总理大臣，现在有个可疑的人偷偷混进了这里，这个事实是不变的。你是从哪里来的？在这里做什么？”

“我没办法具体告诉各位我是从哪里来的，不过我的事务所在巴黎，各位可以在网上搜索。还有，我是得到消息说这里会发生事件所以到这里来调查的，消息来源不能公开。”

“你说什么？有人预料到这里会出事？”

朋克青年慌张地提高声音。

“巴黎？”部长也同时叫了起来。“事、事务所在巴黎？喂，大家都听见了吗？侦探先生，能不能请您再把这个部分重复一遍？”

“巴黎的事务所怎么了？”

“咿——”

部长兴奋地往后一仰。

“是有类似于犯罪预告之类的东西吗？”

格子衬衫青年把部长推到一边问道。

“可以这样考虑。”

“可恶，那些家伙果然从一开始就打算陷害我们……”朋克青年自言自语道，然后又接着说：“你是一个人来的？警察呢？话说半路上不是因为塌方路被堵住了吗？路已经通了？”

“问题太多了。好吧，我按顺序回答：我是一个人来的，警方还未掌握这里的情况，塌方还是保持原样，路没有通。”

“那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啊。”

“就是很平常地走来啊。”

“啊？那种情况下你要怎么走来……”

“因为有地方踏脚，所以过来倒是很轻松，不过想要回去大概就不容易了。”

“什么‘大概就不容易了’啊。这样一来不是就多了个奇怪的大叔吗！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因为我也不敢确信这里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事件，”宿木一边说一边回头看向杀人现场。“本来为了不影响侦查，我原先是打算悄悄离开这里的，不过既然已经被各位发现，那就没办法了。虽然杀人案不是我的本行，但这里就请交给我吧，我会尽快解决的。”

宿木并未说得特别铿锵有力，就像是在谈论天气一样，很平淡地宣布要破案。这太过突兀的宣言几乎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忽略过去了。

“好厉害……好厉害啊侦探先生……”

部长终于扑通一声膝盖着了地，两条腿开始发抖。

“你真的能解决？”

朋克青年半信半疑地问。

“必须要解决，因为我的立场比较复杂，”宿木耸了耸肩。“要想破案的话，各位的配合是

非常重要的，请大家向我解释一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倒是没问题……不过这里很冷，我们换个地方再说，”格子衬衫青年说。“有个房间里有炉子，我们到那里去谈吧。”

走廊靠里侧位置的一间教室成了他们的驻地。桌椅都被撤走的教室中央摆着个煤油炉子，让室内变得温暖了起来。

跟案件有关的四个人，再加上宿木一共五个人绕着炉子围成一圈。

“哎呀哎呀，刚才真是出洋相了，”部长说。“我已经吃了三四颗平时一直服用的某种药，现在总算平静下来了。呼—— ……那个……对了对了，我们是奥羽大统一大学的悬疑研究会成员。”

“悬疑研究会是指超自然现象相关的？”

“是推理小说那方面的。”

“哦，原来如此。”

“我是部长安保五郎，三年级的。我在悬研里是部长，大家都叫我可伦坡。您是不是想问为什么要叫可伦坡？并不是因为我怕老婆啊（译注:”可伦坡“指的是美国电视电影《神探可伦坡（Columbo）》系列的主角，可伦坡在破案过程中常爱提到自己的太太），而是因为我的名字在英语里面听着就很像可伦坡（译注:“安保五郎”英语为Goro Anbo），您只要重复念个十次左右就会明白啦。顺带一提，虽然是‘研究会’，我却是‘部长’，这点请您不要在意，只是一种文字游戏。”

他笑呵呵地说。

“可伦坡先生，是吧。”

他那头乱糟糟四处翘起的头发，还有身上的风衣，应该都是特意按照可伦坡来打扮的。可伦坡本人是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中年人，他的体形却活脱脱一个矮个子小孩，像是捡了人家尺寸太大的旧衣服来穿，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然后研究会成员们就自然而然地开始进行自我介绍，每个人都按顺序开了口。

“那个……我是打田透，二年级的，大家都叫我阿透。”

格子衬衫青年说。他看起来是个普通的大学生，走进大学校园，大概马上就能看到两三个跟他一样打扮的人，没有特征在这些人当中反而成了他的特征。

“我的名字……是王爱莉。”

穿旗袍的女子自报姓名。她之前一直用伞把自己遮住，一言不发地站在后面，来到火炉前面才终于把伞收了起来坐下。 她有一头长及腰部的黑发，非常柔顺美丽，大腿毫无防备地露在外面。

“请、请不要盯着我看……”

她赶紧把伞撑起来遮住自己的脸，却没有遮住该遮住的地方。她从伞旁边偷偷露出小半张脸接着说道:

“那个……我是二年级的……大家都叫我艾勒里……女生却叫做艾勒里，很奇怪对吧……感觉很丢脸……我不喜欢男性的名字……改名叫做爱丽丝不行吗？”

她的用词当中多少听得出一点外国口音。

“她是美籍华人留学生，”可伦坡补充道。“她是有栖川有栖的书迷，不过因为她的名字发音跟艾勒里相近，所以我们给她起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可是很厉害的，艾勒里，所以你不用不好意思啦。顺便告诉你一声，‘爱丽丝’（译注：“有栖”在日语中发音与“爱丽丝”相同）是个男的。”

“……咦！”

艾勒里瞪圆了眼睛。

剩下只有那个朋克青年了。然而他把脸转到另一边，一副对众人的对话不感兴趣的样子。

“请问你的名字是？”

宿木催问。

“这个不说也没关系吧。”

“虽然的确没什么关系，但可能会让你招来没必要的怀疑，在这里得到的情报我将会原原本本地向同伴报告。”

“我不是凶手。”

“请问为什么你要拒绝自我介绍？”

“烦死了，有什么关系啊！”

“耕助同学，你这样只会在侦探先生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啊。”

阿透在旁边小声说。

“耕助？”

宿木反问道。

“干吗啊，为什么要说出来，阿透，”朋克青年啧了一声。“……是啊，我就是耕助。”

“这是外号对吧？”

“作为情报这不是已经够详细了！”

“保险起见，也请你告知我你的本名。”

“我劝你不要再继续侵犯别人的隐私了。”

“他的名字是钿一耕助，他父母真是有品味啊，这个名字一下子就戳中了我的心！我在大学告示板上看到学生处发通知叫他去，受到的冲击感觉比遭到外星人绑架还要大呢，于是我赶紧赶在前面在学生处门外埋伏，等到他来就把他抓住，让他加入了悬研。没错吧，耕助？”

“别碰我，恶心死了！话说别一下子就把别人的本名给暴露了啊，”耕助把可伦坡按住了。“我讨厌自己的名字，所以才不想说，如此而已。”

“这名字不是很好吗，”宿木报以笑容。“多谢，这样一来我就知道大家的名字了。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说吧。”

“有什么话就快说。”

耕助不怎么感兴趣地说。

“首先我想请问，悬疑研究会的各位同学为什么会到这座废墟来？”

四个人面面相觑。

可伦坡作为代表开口说道：

“前天——也就是一月十号的晚上九点左右，我们收到了一封信。”

他从怀里取出一个黑色信封。

那个信封感觉似曾相识。

“这是黑魔法研究会送来的信，信封里装着一张黑色信笺，上面写的是对我们悬疑研究会的宣战书。”

“黑魔法研究会？”

“是的。他们在我们悬研刚起步的时候就跟我们是对立关系，是我们的老相识了，可以说我们的历史也是跟黑魔术研究会战斗的历史。”

虽然感觉是在开玩笑，但他的眼神很认真，其他的人也表情严肃地点头表示同意。

“为什么会是对立关系？”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研究会活动室，原本是黑魔研的活动室，这是对立的开端。在大学里社团有没有资格租用活动室，是根据成员人数和活动质量所决定的，黑魔研有一年没有通过认证，恰好那个时候悬研社团升级，租用了黑魔研之前用的活动室。自此之后，他们就觉得是悬研抢走了他们的活动场地，开始对我们产生敌对情绪。”

可伦坡用装腔作势的口吻解释说。

“单纯是他们搞错了要恨的对象，”阿透沉重地叹了口气，接着说。“黑魔研一直在以实验的名义举行黑魔法仪式针对悬研的人，比如说给我们下诅咒，让我们出意外或者考试不及格之类的……”

“简直就是小孩子的恶作剧呢。”

“哎，说到底学生社团就是这个样子。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互相取推理小说里面的外号，跑到孤岛或是雪山宿营地去野营，他们也很享受举行黑魔法仪式的那种氛围吧。”

“只不过，这几年黑魔研的性质变了，”可伦坡说。“具体说来，是在咲伏绘这个人就任会长之后。她只允许女生加入，在那之后活动内容也渐渐变得跟邪教似的，现在知情的人都知道她们就是一群魔女。她们在星期六晚上干的那些事情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听说她们会以魔女集会的名义唱卡拉OK到天亮。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她们什么时候越过了底线，看来她们终于还是做出来了。呼——呼——”

“因为她们都很漂亮，私底下在部分学生当中还很受欢迎呢。”

阿透露出苦笑说。

“这就是那封宣战书。”

可伦坡把黑色的信笺纸递给宿木。

宿木默读那些看来很吃力的文字，努力去理解意思。

“敬告悬疑研究会的诸位，诸位现所使用的活动室本为黑魔法研究会所有，应予以归还。黑魔法研究会在此宣布 ，将设法夺回该活动室。我方已做好随时付诸行动的准备，但仍将首先争取和平解决该问题。我方秉持最大的慈悲之心，给贵方一些时间考虑。自收到该文件起，请在六小时六分零六秒之内，在下述地点集合，我方希望与贵方进行最后的会谈。”

“第一个发现信的人是？”

“是我，”阿透举起手来。“我到研究会活动室去拿书的时候，看到这封信摆在桌上。因为信上叫我们集合，所以我就先联系了部长。”

“那是九点左右的时候，”可伦坡接着说。“之后我尽可能地采取了所有手段，凝聚了全部智慧，跟悬研的成员取得联系，结果来集合的只有四个人。虽然悬研成员全部也只有五个人啦。”

“我……住在大学宿舍里……部长一说，我就马上赶来了。”

艾勒里藏在伞后面说。

“学生宿舍就挨在大学旁边，”阿透解释道。“分成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艾勒里住在女生宿舍，我住在男生宿舍。我没有书看了，就去了一趟学校，到活动室去把别人放在那里的书借来看，就在那时发现了这封信。”

“晚上九点学校还开着门吗？”

“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基本上是所有人都可以随意进出的，除此之外的时间只要把学生证给门卫看一下也可以进去。”

“除了学生之外，其他人也可以出入吗？”

“嗯，只要不是打扮得特别奇怪就不会被拦住。”

也有可能是外来的人把信放在那里的。只不过，这个人需要清楚推理研究会的活动室在哪个位置。

“阿透跟我联系的时候，我和可伦坡正在大学附近一家麻将馆里打麻将，”耕助说。“本来我那个时候手气正好呢，没办法，只好把牌放下了，到活动室里去集合。”

“之后呢？”

“我们四个人一起搭了辆出租车过来了。车钱相当贵，幸亏艾勒里给付了。”

“我零花钱很多……不过这段时间一周只能去三次美容院了……”

艾勒里垂头丧气地说。

“我们好像是半夜一点左右到的吧？”

耕助说。

“嗯，没错，”阿透回答。“从发现信开始，到大家在这里集合为止，大概花了四个小时，应该是没有超过规定时间，没想到却发生了这种事……”

“是怎么发现尸体的？”

“我们到这里的时候，体育馆里面就是那个样子，她已经死了，看起来像是刚刚遇害。”

“在你们到的时候就已经是那样了？”

“是的，应该没错，”可伦坡说。“我们到了这所废弃学校之后，先在院子里待了一会儿等黑魔研的那帮人，但是完全不见她们的踪影。所以，我们就想她们是不是已经来了，开始在学校里面到处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体育馆，不过一开始打不开门，所以也就作罢了。然而我们在校内找了一圈也没什么收获……只有体育馆的门锁着打不开，所以我们折回来强行把门撬开，就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体育馆之前都是锁着的吧？”

“是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密室，”可伦坡突然提高了声音。“我们进入现场之后马上检查了门窗，所有门窗都是从内侧锁上的。”

“话说这能叫密室？”耕助插嘴说。“搞不好凶手手上有体育馆的钥匙，就是很平常地把门锁上走掉的啊，反正我们也没找到钥匙。”

“嗯，没错。这么一所废弃学校的体育馆就算锁上了也说不上是个无懈可击的密室，因为说不清楚到底有没有钥匙啊。是谁管钥匙，平时都放在什么地方，备份钥匙有几把……既然没有办法确定这些条件，那么入口处的门就算锁上了也不是什么怪事。”

可伦坡动作夸张地手舞足蹈着说。

“问题不在体育馆的门是锁上的，而在于学校周围完全没有脚印这一点，”阿透说。“要是去查一下这附近雪是什么时候开始下什么时候停的，也许就能更准确地判断这到底是不是密室杀人。”

他们讨论起了密室的严密性，不过应该可以认为“黑之挑战”已经按照预告的内容实行完毕了。

“各位发现尸体的时候，蜡烛是什么样的，是点燃的吗？”

“嗯，有的燃着，有的熄了，”阿透回答。“虽然从保护现场的角度来说是应该让它们燃着的，但放着不管的话可能会有引发火灾的危险，于是我们走的时候把蜡烛全都吹灭了。”

“之后呢？”

“我们本想尽快回到城里，但道路塌方导致我们回不去了，手机也打不通……结果在这里困了一整天，”阿透沮丧地说。“话说回来，幸好还有个能用的炉子，要是没炉子的话我们现在大概都已经冻死了……”

“哈哈哈，阿透你说得太夸张啦。”

“这一点都不夸张啊，部长。另一间教室里挂着一个旧的温度计，白天就已经零下一度了，可能是因为这一带地势比较高吧。”

“哈哈……难怪这么冷……”

可伦坡的笑容也像冻住了似的。

“老待在这里不动也没什么进展，所以我们打算到体育馆去再检查一下案发现场，就在这时遇到了侦探先生您。”

“事情经过我大致了解了，”宿木说。“接下来我想问问关于被害者的事。关于这位被害女性的身份，各位有没有什么线索？”

“谈不上什么线索不线索的。”

耕助硬邦邦地说。

“她就是我们悬研的第五名成员，”可伦坡一副身心憔悴的样子说。“她的名字是鸣子丽，跟阿透和艾勒里一样都是二年级的，我们管她叫格雷小姐。她是个有点淘气的姑娘，我在公园喂鸽子的时候，她会一下子跑过来把鸽子全部都赶走呢。”

“肯定是黑魔研那帮人干的！那个古怪的现场你们也看到了，除了黑魔研之外还有谁会干出那种事啊！”

“耕助！不要单凭印象下结论。我们既然是悬研的人，那就必须从逻辑上推导出凶手，这也是对死去的格雷小姐的祭奠！没错吧，侦探先生？”

祭奠——

这个词一瞬间让宿木想起了已逝的搭档。

“是啊，”宿木沉稳地回答道，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当然，就算不是悬研的人，那也必须从逻辑上推导出凶手。”

“什么逻不逻辑的，就是她们把我们叫到这里来的吧？信上面不是写得一清二楚了吗。不管这是诅咒还是黑魔法，肯定就是她们把格雷拿来当活祭品搞什么莫名其妙的仪式！主犯就是咲伏绘！”

“我们……遵守了时间……黑魔研却没有……骗子……”艾勒里把伞合上开始擦眼泪。“她们一开始就打算杀掉小格雷……”

“但是她们信上明明写着会给我们宽限时间，马上就出尔反尔，这一点让人很难理解，”可伦坡抱着胳膊说。“是不是　魔女内部发生了什么意外？比如说组织内部分裂，魔女中的鹰派发起了政变……或者是她们对我们的威胁原本就不是出于统一的意志……”

“你老在说什么鹰啊鸽的，话说黑魔研那帮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么干的啊。”

“信上不是写着吗，夺回活动室。”

“为什么杀死格雷就能夺回活动室？”

“只要我们悬研所有人都死了，活动室不就变成她们的了。”

“啊？那就是说那个咯？她们不满足于光杀格雷一个人，还打算就这样用塌方把我们困在这里，让我们衰弱而死是吧，开什么玩笑。”

“但是我们在这种严寒之中已经二十四小时以上没有吃东西了……完全就正合她们的意嘛，”阿透呻吟着说。“肚子好饿……侦探先生，您有没有带什么吃的？”

“很遗憾，没有，”宿木张开双手。“不过大家看起来都很健康，就算什么都不吃也能活上一个星期的。要说水的话，外面积雪很多，煮沸之后就能饮用了。”

宿木带着轻松的笑容说。

然而他的话没有起到任何安慰作用，悬研的成员们一脸疲惫地垂下了肩膀。

“在此之前，炉子可能才是问题所在，”宿木说。“油表显示所剩的煤油基本已经空了，到黎明的时候应该就差不多了吧，之后就必须在低于冰点的气温下等待救援了。”

“喂、喂，这样下去真的要全军覆没了！侦探，你倒是想想办法啊！”

“呵呵，要是以为侦探无所不能可是大错特错了。”

“有什么好笑的啊，可恶！要是你报了警，现在他们肯定已经开始清理塌方，至少到了明

天就可以回去了！”

“哎呀，抱歉，不过没关系，我会在大家冻死之前解决的。”

宿木满脸笑容地回答。

“这人到底怎么回事……真不知道这个侦探是脑子有问题还是可靠……”

耕助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也没多少时间了，我们继续往下说吧。各位似乎已经对校内进行了充分的调查，那么各位有没有见到黑魔法研究会的成员，或是找到能够证明她们来了的证据？”

“不，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发现其他人。”

“嗯，我想也是。”

“你想说什么？”

耕助顶回去说。

“这次的案件跟黑魔法研究会无关，只是借了黑魔法研究会的名义，把大家引了出来。看来凶手是经过认真研究的，他知道要用什么样的信才能把各位叫出来。”

“啊？那你的意思是说信的内容都是胡说八道吗。”

“是的。实际上，尽管各位遵守了规定的时间，杀人案却还是发生了，从中可以看出，凶手的行动是前后矛盾的。 想必对于凶手而言，夺回活动室以及与悬疑研究会的关系都不重要。凶手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杀害鸣子丽。”

“请、请等一下，”阿透一脸慌张地说。“既然这件事跟黑魔研没关系，那体育馆里留下的那个仪式的痕迹是怎么回事？不管怎么看那都是黑魔法留下的痕迹吧？”

“只是看起来而已，在凶手所编造的故事里，想必凶手就是黑魔法研究会的某个人吧，也许替罪羊正是领头的咲伏绘同学。”

“是吗……的确最近黑魔研也有些地方不对劲，不过我也觉得再怎么说她们那群人也不会去杀人，”可伦坡抓着乱蓬蓬的头发说。“只不过，这样说来，凶手到底是什么人……看来他至少对我们的情况很熟悉呢。”

“对我们的情况很熟悉……”

他们突然都露出怀疑的表情，开始互相观察同伴的脸色。

“难、难道凶手就在我们之中吗。”

阿透勉强扯出半个笑容说。

“这怎么可能……我们是好伙伴！”

艾勒里少见地大声说。

然而没有人响应她的话。

“啊，对了……”耕助好像想到了什么，叫了起来。“既然事实是那个样子，那凶手就不在我们中间。没错吧，艾勒里，是你这么说的啊？”

“耕助学长，你发现得太晚了……”

“事实是指？”

宿木问。

“推测的死亡时间。就我来看，格雷的尸体在发现的时候，差不多死后已经过了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可伦坡，你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吧？给他解释一下。”

“不明白。”

“喂……那算了，阿透！”

“好的。从我们的大学开车到这所枯尾花学院，单程需要四个小时。如果说在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格雷死后已经过了四个小时……而在四个小时前，我们正在大学附近拦了一辆出租车打算出发。也就是说，我们四个人是不可能杀害她的！”

“就是这么回事。怎么样，侦探，这就可以证明凶手不在我们中间了。”

“这个推测的死亡时间准确吗？”

“耕助和艾勒里可是医学部的学生哦，”可伦坡说。“这就是说，他们俩也懂法医学。”

“嗯，话虽如此，跟可伦坡和阿透他们这种推理狂比起来，相关的知识水平也差不了太远。”

“耕助学长的诊断没有错……考虑到气温较低的前提……根据尸斑和死后僵直的情况……我想推测的死亡时间是正确的……”

艾勒里说。

“不管耕助同学的意见如何，既然艾勒里这么说，那应该就没错了。”

“喂阿透，你这家伙……”

“好了好了，”可伦坡打圆场。“总而言之，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确实的不在场证明。怎么样，侦探先生？之前我们一直都认为黑魔研是凶手，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人有没有不在场证明，不过现在经过考证，我们所有人都有确实的不在场证明。”

“看来的确如此。”

宿木点头说。

关于被害者的推测死亡时间，至少有两个懂法医学的人打包票，应该是值得信任的。除了两个医学部的人之外，其他人也是推理狂，都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如果他们说的推测死亡时间是假的，也很有可能会被拆穿。诊断结果应该是正确的。

这样的话，凶手就不在他们之中了。

在大学附近杀害鸣子丽，将尸体装进后备箱，然后四个人一起坐出租车过来——这种手法应该是很难实现的。看起来他们都是空着手来的，要是凶手在他们之中，那就得一个人带着大件行李行动，他的罪行马上就会暴露。如果四个人都是共犯，那这种手法倒有可能，单独犯案的话果然还是不行的。

虽然不知道“黑之挑战”的作案者是否都是单独犯案，但考虑到这次游戏是龙造寺月下发起的，那么就不应该往简单的多人作案论这个方向去想。

那么除开在这里的四个人，凶手就是另有其人了。

当然，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凶手可能已经逃出枯尾花学院了。塌方不是为了困住犯罪嫌疑人，而是为了防止侦探踏入现场，这么解释也说得通 。

也有可能凶手还留在这里，现在仍然藏在某个地方，等待着杀害下一个目标的机会到来。

——果然还是应该交给专门处理杀人案的9号侦探来处理吗。

时间快到下午四点了。

宿木突然想起了鱼住。

要是这个时候打退堂鼓，那自己到这里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宿木来说，勇敢面对这次的事件既是对鱼住的祭奠，同时也是对犯罪组织的复仇。

然而宿木也很清楚，自己所面对的敌手，其动机的根源也同样来自于复仇心理。

这次事件令宿木产生的恐惧感，不是指向凶手和组织的，而是指向自己内心深处“与他们相同的地方”。

肯定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地方。

哪怕是行差踏错那么一步，也许自己现在就站在他们那边了。

正因为如此，自己才必须要奋起而战。

现在还是专心考虑要如何解决眼前的事件吧。

如果鱼住在这里，她一定会这么做的。

宿木站了起来。

他打算就这样一个人离开教室。

“喂，等等，”耕助叫住了他。“你干吗突然站起来啊，一个人打算到哪里去？”

“我想再到现场去进行侦查，也许还会有什么发现。”

“你这人真是我行我素啊……”

“那我们也一起去，”可伦坡跳起来说。“我们本来也是打算再去侦查的！好了，伙计们，我们要集合悬研的力量帮助侦探先生！”

“一想到他老是这么亢奋就好烦……”

耕助小声咕哝了一句。结果，悬研的所有成员还是都跟在宿木后面一起去了。

体育馆的侦查开始之后过了十分钟。

众人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但可伦坡发现了令人在意的东西。

“侦探先生，侦探先生！请看这个！这边地上掉着像是线的东西，不过已经烧成了灰一碰就散了！这个，看，这么小！这是不是很重要的证据？应该是吧？”

宿木一边应付像小狗一样缠着他不放的可伦坡，一边观察他提到的线。跟他说的一样，那东西看起来就像是烧光之后只剩下灰烬的细线，它落在离尸体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尸体周围还散落着一些其他烧过的碎纸片，上面写有奇妙的文字。虽然一眼看去感觉像是出于某种仪式的需要而烧的，但说不定其中另有原因。

烧过的纸和线。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宿木一边思考一边在体育馆内走来走去。

吐出的气息成了一团白雾。这里的空气几乎跟外面一样冰冷，大概也是因为这里很开阔吧，面积大概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靠里侧的地方还有舞台，天花板的高度差不多超过了十米。

发现尸体的时候，这个体育馆是一间密室，能够供人出入的地方就只有通往外走廊的前门入口以及后门。只不过，后门当然是锁上的，外面的雪地上也看不到有人出入过的痕迹。

应该可以认为凶手是通过前门入口出入的。

既然没有找到门钥匙，那应该也就没必要把这当做什么重要的问题，问题在于雪。雪停的时间应该是在推测的死亡时间之前，之后只要咨询气象台就知道了，想必是那种整所学校都是一间雪中密室的设计。只不过，现在用不了手机，没办法证实这一点。

暂且搁置密室严密性的问题，眼下应该研究的问题是，凶手是否就在悬疑研究会的成员当中。

他们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话虽如此，也不能下定论说他们“不是凶手”。只要能够揭穿密室杀人的手法，说不定就能够破解他们的不在场证明。

“除了腹部的伤口之外没有其他外伤了呢。”

艾勒里凑近尸体仔细检查。对人态度退缩的她对于尸体倒是相当积极主动，似乎连之前那种日语不太熟练的说话方式也变标准了。

“我想应该是腹部的蜡烛前端被削尖，像一根桩子一样钉进了小格雷的身体，或者也有可能是前端的部分镶嵌有锐器，令其更容易刺入人体。”

“蜡烛上面有火烧过的痕迹呢。”

宿木观察着凶器说。

“是的，蜡融化了，应该是被火烧过没错，虽然不知道是在刺死小格雷之前还是之后。”

“这么说来，我想应该是在刺死她之后才点上火的。”

阿透站得远远地说。

“嘿，你怎么知道？”

耕助问他。

“要是蜡烛是被当成桩子钉进格雷身体的，那就需要用锤子之类的东西去敲击蜡烛的头部吧。在这种情况下，蜡烛的头部必须得是水平的，要不然就不好敲击了。不过大家可以看到，顶端的部分融化之后是凹陷的，要是在这种情况下用锤子去敲，那凹陷部分的边缘就会缺损，搞不好整根蜡烛都会跟着裂开，然而看起来并没有这种痕迹。也就是说，蜡烛的头部是在水平状态下被敲击，之后再点上火，我想这个顺序应该是没错的。”

“哦——，原来如此，你脑子挺好使的嘛。”

问题所在的蜡烛顶端部分直径差不多有七八厘米，中间融化了，形成大幅度的凹陷。的确，要是把它当成一根桩子去敲击，那就必须在蜡没有融化的时候进行，否则很有可能会把蜡烛敲坏。

“但是把桩子刺进去之后再点上火有什么意义？”

“嗯——……果然还是出于举行仪式的需要吧……”

阿透和耕助站在距离尸体稍远一些的地方，两个人讨论了起来。

这么粗大的蜡烛，要是点上火大概能够烧上好几个小时。据说在蜡烛的蜡之中掺上某种特制的油，或者更换别种材料的蜡烛芯还可以让蜡烛的燃烧时间延长或者缩短。不知道这根蜡烛是哪种情况……

宿木仔细观察蜡烛，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事实。

蜡烛中间本应该有蜡烛芯，现在却没有。

“发现尸体的时候这根蜡烛燃着吗？”

宿木回头问。

“没有，”阿透回答。“没点火呢。”

看起来没有蜡烛芯，却有烧过的痕迹。

这就是说，曾经有蜡烛芯，现在却烧完了。

感觉这其中包含着某种意图。

比如说，要是蜡烛芯的长度是特定的——在蜡烛芯烧完的时候火就会熄灭。

可以说这就是一个自动熄火装置。

一根可以在任意时间熄灭的蜡烛……

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凶器。

这不可能跟杀人手法毫无关联。

宿木站起身来，调整了一下墨镜的位置，环视周围的地板。

地板上白色的液体就像血迹一样形成了王冠波浪形边缘的形状，斑斑点点洒满了四周，那是融化流下的蜡液凝固之后形成的。在圆的中心，尤其是尸体附近，白色的斑点特别多。

仔细看来，一部分蜡落在地板上之后没有飞溅开来，而是形成了小小的球体——或者说是颗粒状，滚落在地上，就 好像一条大小不一的珍珠项链被扯散了一样。

“凶手应该没带手电筒或是笔形手电之类可以照明的东西吧。”

阿透说。

“啊？为什么这么说？”

耕助再次问道。

“蜡滴得到处都是，这就是说，凶手是拿着点燃的蜡烛到处走的。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凶手没有带手电，而是靠蜡烛来照明。从推测的死亡时间来判断，凶手差不多是在下午五点实施杀人的，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所以他情急之下才临时找到

蜡烛来照明的吧。”

“哦，原来如此！你果然脑子好使！”

不对——

宿木听着两人的对话，在心中这样说道。

要是凶手是手持蜡烛四处走动的，那融化的蜡液最多就是从距离地面一米高的地方滴落的。在这种情况下，蜡液在落到地板上的瞬间就会向四周飞溅，形成王冠的形状。如果从更高的地方落下，那这个王冠的波浪形边缘覆盖的范围就会更大。

要是仔细检查一番遗留在杀人现场的血迹，就可以看出很多，比如血是从多高的地方滴落，是在移动中还是在静止状态落下，向着哪个方向飞溅等等，换成融化的蜡液也是相同的。

那么——落在尸体周围的蜡粒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宿木环视周围。

这座体育馆没有供观众使用的包厢。

这就是说……

宿木抬头看着天花板，低声道：

“我明白了。”

“咦？”可伦坡扑向宿木。“您刚才是不是说‘我明白了’？说得很自然，很平常的样子。您、您明白了什么？”

“犯案手法，”宿木按住可伦坡说。“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怎么也不可能……尽管我这么觉得，但与此同时，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却也让我感到，这或许就是真相。”

“哈——，真的吗？”

可伦坡犯了过呼吸，倒下之后开始满地打滚。

“终于要到解决篇了？”耕助语带挑衅地说。“那就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本事吧，大侦探先生。”

“艾勒里，不要老顾着跟尸体说话了，到这边来集合。”

可伦坡呼唤艾勒里。

艾勒里一直蹲在尸体旁边，一脸幸福的表情不知道在嘀咕什么，这时才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回到了悬研其他成员的身边。

“好了——”

宿木说。

“呜哇！他真的说了‘好了’！大侦探说‘好了’！”

“吵死人了，白痴。”

耕助老实不客气地往可伦坡脑袋上招呼过去。

这一下似乎让可伦坡也痛得不轻，他用裹在袖子里的手摸着脑袋不做声了，等着宿木接

着往下说。

宿木突然背转身去挥了挥手。

“我该告辞了。”

他打算走到外走廊上去。

“喂，给我等等！”耕助一把抓住了宿木的肩膀。“你要到哪里去啊！什么叫告辞了？你不是正要在大家面前解谜的吗。”

“咦？各位想听我讲吗？”

“那是当然的啊！话说，世界上哪有你这种侦探啊，自己把案子解决了就满意地回去了！之前还骗我们说什么‘就交给我了’，自己的事情办完了就马上走吗？”

“……啊，原来各位不是替我送行啊，我正奇怪大家为什么都专门集中在这里呢。嗯——，不过没什么时间了……好吧，我来解释。”

“你干吗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啊。”

“因为我赶时间呢，虽然看起来可能不大像。”

“啊——，烦死了！你这家伙真是我行我素啊……”

“喂，耕助，”可伦坡插嘴说。“不要责备侦探先生，侦探这种人就是命中注定要神出鬼没的，比如说明智小五郎，在侦查的过程中装病玩失踪是很平常的啦。这位侦探先生还没装病呢，已经很好了！”

“你这也能叫维护他吗。”

“总而言之！”阿透说。“我们先回教室吧？这样下去真的要冻成冰棍了。”

可能的话，宿木本想立刻离开这所学校，但无奈之下，他也只得继续陪着他们了。

要想继续前进，只能尽快把这里的问题解决掉了。

然后，让这场祭奠画上句号。

不——祭奠这个词不知怎么地感觉不太合适。

其中的理由他现在隐约明白了。

没错，这不是祭奠，而是复仇。

一行人走进炉子所在的教室，都立刻察觉到了异常，不由得停下脚步。

——空气是冰冷的。

“啊！”可伦坡大声叫道，跑到炉子跟前。“火！火熄了！煤油用完了！”

“真的假的……这样一来跟在山里遇险有什么区别啊！”耕助的身体颤抖起来。“在别人发现我们之前，我们必须在这种严寒天气里面一直这样等着……”

“啊……我们要……死在这里了吗……”

艾勒里就地蹲下，撑开伞把身体藏在里面，就像乌龟藏进壳里面似的。

“这下不是开玩笑的，真有冻死的危险了……”阿透惨白着一张脸说。“至少蜡烛没熄的话，还可以找些东西来烧着取暖……”

“你干吗不早点说啊！”

“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啊！”

“你这混蛋，对着学长发什么脾气！”

“我没发脾气！”

“喂、喂、喂，你们都别慌！”

“变态请不要说话！”

“咦、咦？阿透同学？”

“各位不用这么慌张，”宿木仍然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沉稳出面调停。“生火这么简单的事，大家在童子军训练的时候都学过的吧？我可是很擅长生火的。”

“说到底，要是你早点打电话报警，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了！”

耕助一把揪住宿木的胸口。

宿木的墨镜跟着掉到了地上，露出了他深海蓝的眼睛。耕助突然莫名感觉有点尴尬，松开了手。

宿木轻轻叹了口气，拾起墨镜重新戴好。

“我们首先回到体育馆，把那里比较大的蜡烛都收集起来吧。虽然跟炉子是不能比，但总比没有任何能生火的东西好，”宿木若无其事地接着说道。“然后我们最好转移到一个更小更狭窄的房间去。”

“好，那大家赶快去收集蜡烛吧！”可伦坡突然开始掌控指挥权。“我们一定要保住性命回家！都听到了吗？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丧命了！”

“专挑这种时候耍帅有什么用啊，这家伙真是动不动就来劲。”

耕助无可奈何地说。

“话说，解谜呢？”

阿透问。

“啊，也对，那我们就顺便在体育馆说吧。”

宿木和悬疑研究会的成员们回到了体育馆，开始分头捡立在地板上的蜡烛。不同种类的蜡烛可以点上几十个小时，虽然当做暖气用是不大可能，不过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强。

“现在已经顾不上保护现场了呢。”

阿透说。

“也许迫使我们像这样破坏现场也是凶手计划的一环，他可真是聪明。不过案件的谜团已经破解，这也不成其为问题了。”

宿木说。

“对了对了，关于这件事，”可伦坡一边把蜡烛统统塞进自己那件松垮垮的风衣口袋里一边说。“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案件的真相了？”

“好吧。关于在这个魔幻的杀人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就简单解释一下吧。”

宿木优雅地摊开双手，走到尸体旁边。悬研成员们都不由自主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定定地盯着他，几乎看入迷了。

“解开谜团的关键，全部都留在这个杀人现场。而关键所在的物品——”

“是我发现的烧过的线头！”

可伦坡举起一只衣袖太长的手。

“没错，”宿木指着他说。“正是可伦坡先生发现的线。虽然烧过之后所剩无几，但我认为之前实际上是一条比较长的线，应该是凶手把它点燃的，打算毁灭证据。从这个方面来考虑，这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证物。”

“说到密室里的线，就是用来绑在门锁旋钮上从外面把门锁上的吧？”

耕助偏了偏头说。

“这次应该不是这种用途。大家之前已经讨论过了，很难确定这个密室是否存在钥匙，因此用这种手法上锁并没有意义，想必这根线是别有用途的。”

“别有用途？”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把它跟其他证物组合起来考虑。只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进一步探究一番从烧剩的线上还能推断出什么。”

“还有什么其他的？”

“烧剩的线掉落在现场，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认为是凶手没能将它收走。”

“咦——，是这样吗？”耕助皱起眉头说。“难道不可能只是他没发现自己掉了东西？”

“凶手试图将其烧毁以毁灭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没有发现它遗落在现场。”

“哦，也对。”

“不过准确来说，凶手‘试图毁灭证据却没有全部烧完’，他‘没有发现’这一点，这应该是事实。那么凶手在什么情况下会遭遇这种困境呢？”

“难道是有人指示他这么干的……？”

可伦坡回答。

“原来如此，就是说凶手有共犯吧。的确，如果说共犯是个比较粗心的人，他‘试图毁灭证据却没有全部烧完’，并且自己‘没有发现’，这是有可能的。此外，假如凶手没有向共犯确认现场情况，那么没能收走证据也说得通。然而，既然凶手制定了如此周密的计划，要是被共犯搞砸了，对于凶手来说这肯定不符合他原本的打算。”

“您的意思是说没有共犯？”

“不，我不能断言有没有共犯，完全有可能会有。但首先，我们要以没有共犯为前提来进行推理。在对所有推理进行过论证之后，假如只能按照有共犯的情况来考虑，到时我们再回到这个思路上来。”

“但是我觉得凶手自己也不可能一时疏忽把想要烧毁的证物留在现场……”

“不，有一个可能，很简单，就是凶手当时不在现场。线烧起来的时候，由于凶手身在别处，所以他既没办法确认，也没办法把它收走。”

“怎么一回事？”阿透抱着胳膊说。“现在格雷就死在这里，要是凶手不在这里，那他要怎么杀她？”

“运用一些手法就有可能实现。这次案件的主题，在密室类型中应该是属于‘远距离杀人’那一类吧。凶手人在别的地方，保证自己有不在场证明，同时在封闭的房间中杀害格雷小姐。”

“这真的办得到吗？是什么样的手法？”

“那么让我们再检查一下散落在现场的几样证物吧。”

·烧剩的线

·烧剩的纸

·立在体育馆地板上的蜡烛

·充当凶器的蜡烛

·落在尸体周围的球形蜡粒

“在注意到落在尸体周围的蜡粒时，我就接近了杀人手法的核心。大家请看。”

宿木捡起了落在脚下的球体形状的蜡粒。

这个小蜡球直径大概只有几厘米。

“这是……蜡融化之后凝固形成的吧……”

艾勒里蹲在尸体旁边说。

“正是如此。然而一般情况下，从一米左右的高度滴落的蜡会在地板上溅开，形成王冠形状的痕迹。如果从更高的地方滴下来，在地板上留下的痕迹范围就会更广。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融化的蜡不会在地板上溅开，而是凝固成一个小球呢？”

“这可能吗……？”

耕助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宿木。

“是蜡烛就有可能啊。比如说从高于一米的高度……或者更高的地方，例如五米十米的高度，融化的蜡滴落下来的时候，落到地板上之前，有可能在半空中就受冷凝固了。”

“十米的高度……”

以可伦坡为首，所有人都抬头望向体育馆的天花板。天花板应该至少有十米高。

“这如同珍珠一般的证物告诉我们，蜡烛是在天花板附近燃烧的。”

“不不不，这怎么可能啊！凶手是怎么爬到天花板上去的？难道是沿着墙壁攀上去，顺着房梁一直爬到尸体上方的吗？他一只手还得拿着蜡烛啊？那样也太蠢了吧。”

“不，凶手没有必要拿着蜡烛爬上去，只要让蜡烛升到天花板附近就可以了。”

“啊？越说越不明白了，干吗要让蜡烛升到天花板附近？”

“为了杀害格雷小姐啊。”

宿木指向天花板的指尖，就这样向着被害者下移，然后仿佛是故意要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一样，以装腔作势的动作地指向刺入尸体腹部的蜡烛。

“刚才艾勒里小姐解释过了，充当凶器的蜡烛前端可能被削得非常尖，或者是里面嵌入了锐器令其能够更容易刺穿人体。它不是被人用打桩的方式钉进去的，而是对着仰面朝上躺在地板上的格雷小姐，从空中下落刺入她身体的。”

“啊？”

“那么让我来详细解释一下这次杀人手法之中的机关吧。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热气球。”

“您、您缩森么？乐气球？”

可伦坡因为太过震惊，说话有点大舌头了。

“各位应该已经明白了吧，留在这里的所有证物都在描述这个杀人手法。首先是烧剩的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知道气球的原材料是纸，没错，就是纸做的热气球。各位要是认为纸做的热气球飞不起来可就大错特错了，在泰国有个一年一度的节日，阴历十二月满月的那一天，人们会把纸做的热气球装饰成灯笼的形状，然后一起放飞。可以说，重量轻、隔热性好的纸反而非常适合做热气球的材料。”

“凶手用来做气球的难道就是那些像是从咒语书上撕下来的纸？”

“这个嘛……我认为实际上用的是更轻更薄的纸，散落在尸体周围的那些纸，应该是为了混淆视线而扔在那里的，这样一来用来做气球的纸混在里面就很难被人发现了。”

“那线是用来做什么的？”

“把气球和燃料系在一起。我想各位应该已经发现了，燃料就是蜡烛，它同时也是凶器。烛火加热空气，热空气充满了纸气球，与外部的空气之间产生气压差，令气球浮起。”

“也就是说，刺死格雷的凶器，同时也是让热气球浮起来的燃料是吗。”

“嗯，耕助先生说得没错。这件凶器以自己为燃料，被热气球带着上浮，来到天花板附近。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浮起来？让我们大概计算一下吧。假设蜡烛跟生存刀重量差不多，大概五百克。在外部气温零度的情况下，想让它浮起来，就需要让四立方米的气球内部空气达到三十度的温度。由于四立方米已经相当大了，这就需要让凶器的重量减轻一点，或者让空气的温度更高一些。虽然只是单纯的计算，不过这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的气温还要低得多，而且把地势和天气对气压造成的影响也考虑进去，也许可以得到一个不太一样的答案。不管怎么说，选择深山中的体育馆作为杀人现场，想必正是因为它符合使用这个杀人手法的条件。”

“好了好了，反正就是浮起来了吧？接下来呢？要把升到天花板附近的凶器给打下来？”

“不用专门费工夫把它打下来啊。蜡烛芯是经过设计的，只有一定的长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烛火会自然熄灭。火熄灭之后会怎么样呢？热气球失去浮力，充当凶器的蜡烛就会对着正下方的格雷小姐落下。”

“是吗……凶手只要让气球升上去，之后就算离开现场，凶器也会自动落下来杀死被害者。”

耕助像是终于听明白了。

“嗯。为此必须要让被害者保持静止不动，所以凶手很有可能给她服用了安眠药让她昏睡。”

“不，等等，落下来之后热气球哪儿去了，我们踏进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看到啊。”

“我想蜡烛芯的末端可能做了手脚，烧到最后就会让火花四处飞溅。并且，气球和线上也涂了酒精之类的液体，使其更容易燃烧。就这样，在蜡烛燃尽的同时，气球和线就会一起烧毁。摆在地板上的蜡烛应该是保险装置吧，要是烧剩的纸落在点燃的蜡烛上，就可以把证物全部烧光，也许凶手是这么想的。然而，结果线还是剩下了一点。”

“这种像是仪式一样的演出效果原来全都是为杀人手法服务的啊，”可伦坡感慨地说。“但、但是这样的话凶手——”

“你想得不错，这个杀人手法是自动型的，就算凶手不在场也能够自己启动。由此，在制造出密室的同时，也能够确保凶手有不在场证明。比如说，把蜡烛燃烧的时间设定成四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保证自己在设置好这个机关的四个小时后有不在场证明就可以了。反过来可以说，能够借助这个杀人手法保证自己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就是凶手。”

“那……”可伦坡神情慌张地盯着悬疑研究会的成员们。“凶手就在诸位之中了？”

“你也是其中一人好不好。”

耕助说。

“别说这种蠢话！我们不是好伙伴吗？还一起玩过犬神家和八墓村游戏的！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侦探先生说的……有没有可能不对……？”

艾勒里身体微微颤抖着说。

“说的是啊。必须经过精确实验证实才行，否则很难说清能不能再现这个手法。因此，之后的答案请允许我暂时保留吧，”宿木这样说道，调整了一下墨镜的位置。“好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蜡烛收集得差不多了吗？那我们走吧。”

“啊，喂！”

宿木不顾耕助的阻止，独自一人出了体育馆。悬疑研究会的成员们垂头丧气地乖乖跟在他后面。

他们都紧闭着双唇一语不发。现在不是讲得出闲话的时候，因为自己身边的人搞不好就是凶手。并且，他们还要在这种情况下忍受饥饿和寒冷。

一行人沿着走廊往前走，最前面的宿木突然停下了脚步。魂不守舍的可伦坡一下子撞到他背上，仰面向后跌倒。

“啊，抱歉，没事吧？”

宿木伸出手，可伦坡一脸感激地握住他的手站了起来，好一会儿都没有松手的意思。

“喂，变态警督，你干吗呢，”后面的耕助叫了起来。“把路堵住了啊。”

“没有警督叫这个名字，”可伦坡终于松开了手说。“侦探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您为什么突然站住——”

“听见了吗？”

“咦？”

“请仔细听。”

众人照他说的仔细去听。在风声之中，夹杂着远远传来的某种低沉的声音。

那个声音越来越大。

“这……难道是……”

以宿木为首，所有人都看向了窗外。

群山的黑色剪影上空，闪烁着红色和白色的光。

“是UFO！”

“不好，这家伙是认真的……你振作点，可伦坡，那是直升机啊，直升机！”

耕助向着玄关大门的方向跑了过去，宿木等人也跟在后面。

众人穿过大门，来到白茫茫一片积着雪的院子里。

外面刮着强劲的寒风。现在直升飞机螺旋桨旋转的声音已经可以听得很清楚了，那绝不是什么幻听或者错觉。

“直升机是侦探先生您叫来的？”

阿透说。

“不……我完全不知道。”

直升机径直向着这边飞来，随着它逐渐接近，飞行的高度似乎也在逐渐降低。看来它的目的地的确是这里。

“肯定是有人发现塌方之后报了警！太好了，得救了！”耕助对着天空挥舞手电筒。“喂——，这边！”

直升飞机终于在院子上空静止了，开始缓缓下落，白色的机身在一片黑暗之中仍然清晰可见。只不过，直升机上没有任何识别标志。

直升机的风压让院子里的积雪像一场暴风雪一样漫天飞舞。艾勒里的阳伞被风吹得翻了过去，然而她毫不介意，开心地对着直升机不断挥手。

——真的应该感到高兴吗？

宿木乐观不起来。

这附近没有居民，不可能那么快发现塌方，而且现在还是深夜时分，就算要派直升飞机，一般也应该要等到天亮。

有种不祥的预感。

尽管宿木忧心忡忡，那架直升机还是在院子正中央着陆了。

出来的到底会是什么人……

宿木等人屏住呼吸盯着直升机的后舱门。

直升机的螺旋桨还在旋转，一时间没有任何变化。

最后打开的不是后舱门——而是驾驶舱的门。

从驾驶舱里探出头来的人，不管怎么看都是个小孩子。这个看起来像是外国人的少年，穿着西装马甲和短裤，坐在直升机的驾驶舱里，他翘起的柔软头发在螺旋桨的风压之下被

吹乱，在空中飞舞。

“是萨尔瓦多先生吗？”

少年向着集中在院子里的人们大声说，他的声音在风中仍然很响亮。

“不，我是可伦坡！”

“不是你啦，”耕助在旁边拆他的台。“是侦探大叔吧？”

宿木一只手挡在眼睛前面，顶着直升机制造出的强风，向前走出一步。

“你是？”

“我是五月雨结小姐的使者。”

“你的名字是？”

“名字？有那个必要吗？”

“请告诉我。”

“现在是利科尔内。”

“我没听说过还有你这样一个使者。”

“她难道没向您解释吗？剩下的六个密室之中，有一个是由其他同伴负责的，那个同伴就是我。我想您可能遇上了麻烦，所以就飞过来了。乐意的话要不要坐上来？”

“是五月雨小姐指示你来的？”

“不，是我自己作出的判断。”

到底有什么内情呢。

宿木不知该如何判断。

“我有个问题非常在意，可以请问你吗？”

“请说。”

少年面带笑容点头。

“五月雨小姐平时背的挎包上挂着一个角色挂件，请问那个角色的名字是什么？既然你是五月雨小姐的同伴就应该知道吧？”

“啊，如果是这样那答案很简单。结小姐平时是背双肩包的，她没有挎包。”

——想来也不可能这么轻易上钩啊。

虽然过关题是答上来了，但这反而加深了宿木对于少年的怀疑。

“您果然很谨慎啊，萨尔瓦多先生。不过没关系的，我只是为同伴行动而已。好了，请上飞机吧，那边几位也是，趁着各位还没有变成冻尸。”

宿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决定坐上他的直升飞机。

自己一个人的话，回去的办法要多少有多少，下山之后再叫人来救援就好了，他一开始是这么打算的。但事实上，在炉子不能用了之后再把他们丢在这里，这让他产生了罪恶感。

直升机的出现实在是雪中送炭，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能够离开这个封闭环境了，就跟电影

似的，实在太巧合了。

正因为如此，才应该保持警觉。

然而对于宿木来说，这给他带来的好处足以打消他的怀疑。

这让他能够更快地、确确实实地接近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幕后黑手。

黎明时分。

悬疑研究会的成员们坐在面对面设置的座椅上，表情复杂，一言不发。所有人都戴着防噪耳麦，但是没有人通过设备说话，可能是由于他们一想起案子就心情沉重，而且也已经相当疲劳了。

“感谢各位乘坐此次航班，我是机长利科尔内。”

耳机里突然传出了利科尔内的声音。

“怎么回事？”

可伦坡东张西望。

“接下来我将带领各位进行一次空中旅行。但本机着陆后，五位之中只有四位能够离开。”

“啊？”

耕助往驾驶舱里看，利科尔内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操纵着直升机，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

“那位不能离开的人就是‘枯尾花学院’杀人案的凶手。”

“什么？”

“他的名字是——打田透先生，就是您。”

“机长！请不要胡说！”

可伦坡终于站了起来说。

“干吗陪他玩这种机长小剧场啊，可伦坡，”耕助按住他说。“先别管凶手怎么样了，比起这种胡话有件事更让我在意，为什么一个小孩子能开直升机？他应该没驾照吧！”

“机长的问候到此结束，祝各位飞行愉快——”

利科尔内仍然背对这边，挥动着一只手。

“那孩子……到底怎么回事……”艾勒里咬着下唇说。“好可爱……”

“一个两个都这样——”耕助一拳打在直升机座位的垫子上。“喂，阿透，你倒是说句话啊，要是没有你负责拆台的人就不够了，很头疼啊。”

“耕助同学，抱歉……”阿透坐着没动，把头深深低下去。“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不过这下我下定决心了。那孩子说的话是真的，我就是凶手。”

“咦！”

可伦坡等人同时发出惊讶的叫声。

“我本来是打算离开废弃学校的时候就说出来的，但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走了，我还没

有整理好心情……”

“喂，这是假的吧？对不对阿透？”

“不，是真的。侦探先生应该已经知道了吧，大概是因为他人很好，所以没有指名道姓。”

“并不是这样，”宿木叹了口气，摇摇头。“我无法断定你就是凶手，只是觉得跟其他人比起来，你更有可能是凶手。”

“是这样啊……”

“这算什么啊，你这么说有根据吗？”

耕助反驳道。

“嗯，”宿木摊开双手。“可以从凶手使用的杀人手法推断出来。凶手试图通过这个手法保证自己有不在场证明，所以有意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的人就是凶手，非常单纯的逻辑。”

“等等，要说制造不在场证明，我跟可伦坡也很可疑吧，我们之前是在一起打麻将的啊？是我把他叫去的。这就是说，我也是犯罪嫌疑人啊。”

“不，问题所在的点不一样。关键问题在于，发现尸体之前经过的时间，能够控制这个时长的人到底是谁。说得更浅显一些，就是那封通知事件发生的黑色信件，发现它的人到底是谁。信发现的越晚，发现尸体也就越晚。这样的话，推测死者的死亡时间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更何况各位都是学生，不是专业医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推断出正确的时间也就越发变得不可能。因此，必须尽可能让尸体早被发现，为此必须让通知事件发生的信件早被发现。然而当天却没有那个恰好发现了信件的人，所以凶手决定自己去当这个人……就是这么回事。”

“唔……”

耕助无言以对，无力地靠在了座位上。

“鸣子丽是个犯罪者，”阿透开始了他的独白。“她实际上是黑魔法研究会的人。没错，她是个间谍。她们打着黑魔法的旗号，暗地里干了很多违法犯罪的事，让黑魔法研究会的名声传开来，她就是其中的首脑人物。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我的妹妹出车祸死了？那也是她们干的。虽然她们只是把刹车的电线剪断，并没有直接下手。不过，这不就等于是她们杀的吗？而且鸣子知道悬研和黑魔研是敌对关系之后，还自己混了进来当间谍。要是让她这样下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搞不好学长他们也会跟我妹妹那样被她害死……我想到这些，就觉得必须动手了。”

按照阿透，也就是打田透的供述，他在晚上九点左右，也就是被害者的推测死亡时间往前推四个小时，在体育馆的犯罪现场完成了机关的准备工作，把蜡烛点燃。之后，他离开体育馆，锁上门，冒着雪骑摩托赶回大学。

而四个小时后，他来到大学，装作发现了信，联系可伦坡。正好就在这个时候，机关发动，利刃一般锋利的蜡烛向着倒在体育馆里的格雷落下——

“阿透，你……为什么你都不跟我们提你妹妹的事啊。”

“我之前也不知道啊！我妹妹居然是黑魔法研究会害死的，是有人告诉我真相的……”

“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吧？”

宿木问。

“您知道他们？……不愧是侦探先生。来找我的侦探本来等级应该没那么高的，但没想到来的人是您，说实话，我吓了一跳。等级‘2’的侦探可不是到处都有的，这也是理所应当的结果。”

“阿透！你——”可伦坡突然站了起来，用袖子很长的一只手打了阿透一巴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教唆你这么做的，但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帮忙，却去找他啊！我们不是好伙伴吗？我们一起玩过犬神家和八墓村游戏，你都忘了吗！”

“学长……我一直很讨厌……你这种莫名其妙很烦人的性格……”

“咦？咦？阿透同学？”

“阿透……我以一个同届生的身份……以一个伙伴的身份……有句话要告诉你……”

艾勒里说。

“什么话？”

“……借的钱一定要还清啊。”

“……好的。”

天空开始逐渐发亮了。

在沉甸甸的空气之中，直升机轻飘飘地在明朗的天空下掠过。

悬疑研究会的成员们在废弃学校里度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之后，也许是出于摆脱了事件的安心感，不知不觉间所有人都昏昏欲睡，就连阿透也已经打着鼾睡着了。

“利科尔内先生，听得见吗？”

宿木望着窗外说。

“什么事？我是机长，听得见啊。”

“你到底是什么人？之前都在某个地方监视我们吗？”

“我没有那种兴趣。”

“你居然知道凶手是谁呢。”

“萨尔瓦多先生，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构比您想象得要简单许多。比如说，您可以在打田透先生的口袋里找找看。”

“为什么要突然这么做？”

宿木抗议道。但他还是按照少年说的，在阿透的牛仔裤后裤兜里找了找。裤兜里有个钱包。

“钱包里有学生证吧，他的生日是五月五日，金牛座。”

“嗯，的确如此……”

宿木看着阿透的学生证。

少年说得没错。

雾切响子似乎也对相关人员的生日尤为关注。

事件和生日有什么关系吗……

“啊！”宿木回想起“枯尾花学院”的杀人现场，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

一切都是由一根线串起来的。

十二个密室共通的秘密——

“这让我又一次体会到已知的乏味和未知的魅力，想必世界的构造就是如此吧。”

“哎呀……没想到你是个浪漫的人呢，感觉我们会很合得来。下次要不要一起吃饭——”

“您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吗？”

“怎么会，”宿木苦笑着说。“完全是误会，别看这样，我其实——不，还是不说了。”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

不管谁的生命消逝，新的一天照样会到来。

“对了利科尔内先生，关于这架直升飞机的目的地……能不能飞到我说的这个地方去？”

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 ——雾切响子

“差不多可以让我下车了。”

后排座位上的雾切响子说。

她那不带感情的冰冷口气令堤心生烦躁。实在可恶，不管她是不是侦探，这种狂妄自大的小鬼就是让人火大。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教育才会养出这种小孩——

堤就像是在发泄心中的愤怒一样，用力踩下油门，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向后掠过。很快，夜晚的田间道路就变成了令人激动的景色。

“海里还是山里，你选哪个？”

堤透过后视镜问雾切。

雾切眉间皱起细小的皱纹，默默回望着堤。

“你不是想让我把你放下来吗？海里还是山里，你选哪个？”

“就这里吧。”

“这可不行啊，侦探小姑娘，”堤把车速越提越高。“你……知道五月雨结这个人吗？”

雾切对这个名字作出了明显的反应。

那是透出敌意的眼神。

她之前从未露出过这样的表情。

“果然如此。五月雨结这个家伙真是过分啊，是不是因为她自己破不了案，所以就派你这么个小鬼来凑数？”

“难道说，你……”雾切突然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说。“放弃了吗？懒得再隐藏自己的罪行了——”

“是改变计划了，我要杀掉你。”

“是吗。”

“你跟负责侦探有关系，我可不能就这么放你走，那就等于眼睁睁地让案件的情报流出去啊。总而言之，只要把你杀了就可以从头来过，这可以争取不少时间。”

“在此之前我会先报警。”

“我事先告诉你，手机是用不了的，屏蔽装置就在后面的后备箱里。”

雾切查看了一下手机，然后马上把它扔在了座位上。只要还坐在这辆车上，手机就会一直显示没信号。

“做这种计划外的即兴演出没关系吗？”

“你还是担心自己吧。难道你还在装样子？是不是已经吓得两条腿直发抖了？”

“不，我反倒觉得轻松了。”

“你说什么？”

“我正觉得心情沉重呢，必须要假装没发现你是凶手一直跟你单独待在车里。”

“哈，听你胡说，你想都没想过我就是凶手吧。要是你早知道的话，肯定就会避免跟我两个人独处了。”

“你要是觉得我的觉悟只有这种程度，那劝你还是赶快改变主意。只要是为了得到真相，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赌上自己的性命。”

她不但没有发抖，而且还清清楚楚地这样宣布。

堤不由得打量了一下她的表情。

她那仿佛能够贯穿一切的眼神，正透过后视镜凝视着自己。

“你、你这小鬼就别逞强了啊。”

堤恶狠狠地说，移开视线。

“逞强的人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你打算怎么办？你正在开车，做不了其他的事，而我却在你的正后方，随时可以动手。”

“你才应该想清楚，要是我开车出了问题，你也没有好果子吃。而且以现在这个车速，你不也没办法逃出去吗？”

“是啊，不过这个速度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呢。”

雾切微笑着说，把背靠在后排座位上，就好像有意显示自己的从容一样。

堤咬牙切齿，没有回应她的挑衅。

她所说的是事实。在开车的时候，堤没办法向她动手。然而只要他能够维持一定的速度，她也同样不能对堤动手。

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两个人意外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

然而这是建立在非常微妙的平衡之上的。只要车速稍一减缓，这种关系立刻宣告破裂，雾切就会采取行动，就算结果汽车会撞上护栏，只要车速不快，损伤也不会太严重。或者还有个办法，她可以打开车门自己跳出去。

总而言之必须维持现在的车速。

只要车速不降下来，她就无计可施。

幸亏这条田间道路上红绿灯和拐弯都很少。由于雪没融化，道路比较容易打滑，不过一直走直线还是没有问题的。

“别看这样，学生时代我可是有名的飙车党，车速是不会再降了。”

“你打算把我带到哪里去？”

“天堂。”

“是吗。”

堤自认回答得相当巧妙，对方却反应冷漠。

——仔细想来，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终点在哪里？

像这样一直狂奔下去，之后呢？

要是放下开车的手，就会让雾切溜掉，但继续开下去也同样无计可施。

这……不是进退两难吗？

要怎么做，才能打破这种胶着状态，打败雾切？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里都是汗。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堤在心中暗骂。早知道就不应该得意忘形说什么要杀她了，因为对雾切的态度非常不满……结果就脱口而出了。说实话，自己太小看她了，之前还觉得反正她还是个小孩子，稍微吓一吓她就会害怕得不敢出声，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还是应该什么都不说，把她带到深山里让她下车，然后突然偷袭把她打死呢？

不，完全不敢想象自己能够成功。

堤想起自己曾经在研究所被她丢出去过。没错，不能随便靠近她，要是手上有枪就另当别论了，但自己当然没有。 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自己打得过她吗？对手不管怎么看都只是个柔弱的少女，不可能打不过的……

不管怎么说，事到如今，自己已经没办法直接攻击她了。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这位对手现在正坐在后排座位上，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态度十分淡然，就好像在等待所乘坐的出租车到达目的地 一样。

真可恨……

堤本打算猛打一下方向盘吓吓雾切的，但他在这么做的前一个瞬间打消了这个念头。

感情用事不会有任何好处。

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应该就能找到答案的。

堤集中注意力开车，凝视着道路前方。

路边的标牌上写着什么。

——是高速公路入口！

“太好了！”

堤不由得叫了起来。

他战战兢兢地瞄了一眼后视镜，雾切仍然望着外面，表情丝毫未变，简直像个人偶。虽然让人有点担心她是不是不知不觉间已经被一具真正的人偶替换掉了，但她长长的睫毛还在上下扑扇，显然并不是人偶。

堤变道打算驶上高速公路。

只要上了高速路，车速就稳定下来了，不用担心会遇上红灯，雾切也轻易下不了车了。

“你要上高速啊。”

雾切说。

“嗯，开心了吧，车速还可以更快的。”

“汽油撑得住吗？”

“啊！”

他不由得叫了起来。

他差点忘了。

油表的指针指着E。

在高速公路上没油了可不是好玩的。

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堤就这样把车开向高速公路。ETC卡里会不会没钱了，搞不好会被收费站拦住……虽然 他心中掠过了一丝不安，但还是顺利把车开上了高速车道。

“没有收费站真是太好了。”

雾切像是看透了堤的心思，说道。

“关键时刻我从来不会输的。”

车速进一步提高。

重力加速度压迫着身体的感觉非常惬意。

堤很喜欢这种感觉，这种不祥的战栗会让人产生死亡的预感。失去家人的时候，他经常怀着必死的决心挑战速度的极限。超过某个速度之后，就会迎来一个奇妙的瞬间，那瞬间让人分不清自己究竟是生是死。为了品味这个瞬间，他一次又一次不停飙车。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毁坏冲动吧。

堤自己分析自己。

那一天，自己失去了家人，对这世上的一切彻底绝望。自己也想过要死，但却没有死成。

因为自己还有牵挂。

那就是向夺去了家人性命的人复仇。

九连兄弟——

那对双胞胎简直是两个恶魔。

他们利用双胞胎的特征参与过许多犯罪行为。通过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调查，堤得知他们在户籍上并不是双胞胎。社会并没有把他们当成一对双胞胎，他们俩同是一个名叫“九连紫绀”的人。

按照正常人的思考方式，可能会觉得他们的处境很糟糕，生存很困难。但以犯罪者的眼光看来，这种情况实在太令人艳羡了。

他们不管犯了什么罪都不会被逮捕，这是因为，在双胞胎的其中一人进行犯罪的时候，另一个制造不在场证明，由此能够无懈可击地证明自己不在场。

简单来说他们就是拥有自我复制能力的犯罪者。

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这种方便，似乎是多亏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是一个诈骗和抢劫的惯犯，在自己得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的时候马上就想到“可以利用”。并且，他们也如父亲所愿，成为了一对犯罪之子。他们的父亲很快就在同伙内讧的时候被杀，但这对恶魔般的双胞胎却留在了这个世上。

距今七年前，堤的妻子在邮政局工作，那对双胞胎突然闯入邮政局，双胞胎的其中一人枪杀了好几人，其中包括堤的妻子。根据目击者提供的情报，嫌疑人锁定在了“九连紫绀”的身上，但他却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警方仍然没 能将他们逮捕。

他们不仅多次公然抢劫，还经常利用自己双胞胎的身份实施诈骗，比如向研究机构宣称自己拥有双胞胎之间特有的感应能力，让他们在自己身上做研究，收取高额报酬。当然，他们并没有什么感应能力，只是在弄虚作假。实验结束之后他们就会销声匿迹，听说他们就像这样主要在国外骗取报酬。

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自己终于亲手送他们下了地狱。

——然而。

不知为什么，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得到了救赎。

反倒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堤往后视镜里看。

都怪她。

果然，在游戏通关之前，都说不上是真正得到了救赎。

“我说句老生常谈的话，”雾切从后视镜里看着这边说。“你的人生还有机会重来。但只要你还走在这条路上，前面就不会有救赎。”

“你懂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过去，但我知道你的未来。你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所以你现在要马上退出游戏，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都走到了这一步，回不了头了，”堤自嘲地笑笑说。“你可别忘了，这种命运你也有份，明

白的话就给我闭嘴。”

雾切按照他所说的陷入了沉默。

汽车行驶的声音让人有种心脏揪紧的感觉。

这种无声的状态很快就让堤受不了了。

“你侦探等级多少？”

他问。

然而雾切没有回答。

“好吧我错了，你说话吧。”

“……问到我的等级也没有什么意义。”

“好了，告诉我。”

“7。”

“啊？跟五月雨结一样？”

她不管怎么看都是个小孩子，本来还以为她的等级要更低一些的。

“黑之挑战”的作案者虽然无法选择负责侦探，但至少可以在实施犯罪前知道对手的名字，当然也可以根据这个名字到侦探图书馆查询档案。堤自然也调查过了要跟自己对决的侦探的信息。

“你的专业是？”

堤对着后排座位问。

“杀人案。”

“杀、杀人案？你这么个小鬼是专门负责杀人案的侦探？”

“毕竟只是侦探图书馆的分类，又不是我能决定的。”

专业是杀人案，等级是“7”，这就意味着，她多少破过案，是有业绩的。的确，她在研究所里的行动跟普通人大相径庭。应该早点问她的，那自己就会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了——

“难道你已经解开密室之谜了？”

“嗯。”

“……假的吧？”

“对你来说都无所谓吧，反正你要把我杀掉，不是吗？”

“话是这么说……”

她真的破案了？

对于等级“7”的侦探来说，破解这个手法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吗？

他想要打听一些信息，以后跟五月雨结对决的时候以便参考。

“你绝对破解不了那个终极密室之谜，因为那个密室是利用‘科西嘉兄弟’现象制造的，没有什么答案。还是说，你就是打算告诉我那是超常现象导致的？”

“双胞胎的其中一人被刺死的时候，身在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人也会由于同一原因而死……这个想法很有趣，不过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你又要拿总钥匙出来说事了？”

“不需要什么总钥匙。”

“但是如果要杀L室的九连紫绀，那就必须突破封锁的门，而那两道门是用‘A’和‘B’两把挂锁锁住的啊？两个可以用指纹开门的人在休息室里一起喝酒，他们作证说自己一直在房间里。你要怎么解释这种情况？”

“既然是你干的，那还有什么必要解释呢。”

“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是吗，”雾切轻轻叹了口气。“在此之前，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无聊的问题我可不会回答。”

“你接受了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邀请，从而制造了这次的杀人案，这一点我没说错吧？那么是你自己选择了案件中使用的手法？还是他们强迫你选择的？”

“这有什么问题？”

按照“黑之挑战”的规则，挑战者可以自由选择案件中所使用的手法。这些手法都有相应的开销，应召而来的侦探　等级将视总开销的数额而定，开销越高，受到召唤的侦探等级也会越高。堤也不例外，他是自己选择手法的，但是——

“如果你是被迫选择的，那就太可怜了，什么不好偏偏是‘终极密室’。如果你是自己选择的，那么你未免太欠考虑。”

“你想说什么？”

“终极密室是不存在的，这就是答案。”

“别睁着眼说瞎话，你不是也看到了吗？那个密室只能用终极密室来形容啊。”

“不，就我看来，那个密室根本算不上什么终极密室。如果真的存在那种密室，那我还真想见识一下。”

“真亏你能把话说得那么满……”

堤借踩油门宣泄心中的情绪。

“不用说你也知道，‘黑之挑战’是作案者和侦探相互对抗的游戏，这一点和一般的杀人案是不一样的。作案者所准备的凶器和手法，可以用打扑克时手上的牌来比喻，而作案者手上有哪些牌，会在挑战书中公开一部分，与此同时押上的赌资也列了出来，侦探就根据这些信息准备自己的牌。”

“干吗突然提到这个？”

“你知不知道扑克要怎么取胜？”

“不就是用更强的牌压过对手的牌吗。”

“是啊，这是正面进攻的方法。但是办法不只这一种，尤其是涉及到高额赌资的时候，有一种很有效的手段，那就是——让对手退出赌局。”

车速越来越快。

堤自己也开始控制不住车速了。

“让对手退出赌局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最基本的就是虚张声势，让对手从心理上产生自己无法取胜的念头。比如说，不断提高赌资金额，对手可能就会对高额赌资望而却步，有意避战。更何况，从场面上的牌来看，对方很有可能是一手同花顺，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再加上赌资又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呢？一般情况下，对手就会觉得自己只能退 出这场赌局了。”

“所以你干吗要提这个啊！”

“这就是你在这次案子中打的算盘，”雾切淡淡地回答。“赌资是五亿，场面上的牌显露出的迹象是相当于皇家同花顺的‘终极密室’——你就是打算这样让侦探退出游戏。”

堤无言以对。

雾切不依不饶，接着说道：

“‘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的密室，是向五月雨结这一个侦探发起挑战的十二密室之一。一般来说，在168个小时内解决十二件密室杀人案是不可能的，这要求侦探必须拿出非同一般的速度快速通关。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一封标有‘终极密室’开销5亿6100万的挑战书，侦探想必会暂时把它搁置，以后再来解决。考试的时候，人们也会把比较容易卡壳的难题放在最后来解呢。就这样，在这道题暂时搁置的情况下，侦探就会在其他题目上受挫，把时间用光……这就是你所预料的结局。简单来说，你的真实意图就是，用‘终极密室’来虚张声势，让侦探退出游戏。”

没错——

堤后悔了。

他不是后悔自己选择了‘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这张牌，而是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收拾掉雾切响子。

早知道就应该在她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就把她杀掉了。虽然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让星居目击到杀人的过程，不过把星居也杀掉就可以了，反正就算她死了也不会对手法造成任何影响。

虽然他早已预料到侦探方会多人分头破案，但没想到侦探会出现得这么早，而且来的还是个相当有本事的家伙。

“某种程度上来说，‘终极密室’也许指的就是永远无法开启的密室吧。实际上，这次的密室也有可能在没有开启的情况下案件就宣告结束。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你买到的的确是‘终极密室’，但说到底，这只是个理想中的‘终极密室’。”

怎么回事啊，可恶。

本来剩下的时间就不够了，这可是个5亿的密室啊？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退出的吧？一般来说的话……

“顺带一提，要是打出‘终极密室’这个旗号，有些侦探反而会大喜过望自己扑上来的。要说你为什么会失败，那就是你不懂侦探的心理，因为我或多或少也被‘终极密室’这个词吸引了……”

“喂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赢了，密室之谜你还完全没解开呢。”

“你说的是那个相当于对子却假装是皇家同花顺的密室？”

“为什么要用这种说法……对子也有机会赢的吧？”

“很遗憾，我手上还有几张王牌呢。”

“那你就快出牌啊。”

“指纹认证的挂锁，锁链封住的门，‘科西嘉兄弟’现象，披着白布的幽灵——这些都只是为了让案件的表象变得更加复杂，也是虚张声势，手法本身则古典得让人意想不到。”

“你倒是说啊。”

“你说过，下午六点简单的实验结束之后，你们用锁链和挂锁把双胞胎各自关在L室和R室对吧。这个手法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时候的行动。简单来说，你假装把锁链绕在门上把门封住，实际上并没有，重点就在于你把挂锁挂在锁链上的什么地方。要是把挂锁挂在临近的两个锁链环扣上，那挂锁几乎就没有意义了。比如说，把一条长锁链从中间对折，把它缠在门把手上，然后把挂锁挂在这条对折了的锁链中间附近的环扣上，把挂锁锁上。乍一看，锁链和挂锁是把门给封住了，然而只要把缠上去的锁链解下来，门锁一下子就可以打开。”

锁链、挂锁、指纹认证、两重门的封锁……一切都跟雾切说的一样，是虚张声势。这些都是小把戏，让密室看起来更加严密，更加坚固，而从原理上来说，单纯只是“假装锁上了门，实际上并没有锁”。虽然从物理上说门并没有锁，这些要素加起来却产生了作用，建造了一间心理上的密室。把R室那边的锁链重新缠好，也是为了让密室看起来更坚固，要是锁链解开扔在走廊上，就会让人产生松懈的感觉。尤其“D”是可以重新上一次锁的，所以在犯罪完成之后，凶手又把锁链重新缠上去，真正把门锁上，由此也可以给人留下印象，让人在心理上把“A”和“B” 也给锁上。

本来是觉得在侦探出现之后也可以用正面攻击的方法拖时间的……

“有什么要反驳的？”

雾切说。令人恼火的是，她的神情看起来似乎乐在其中。

“听你说的，用锁链把门封起来的人就是凶手对吧。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把锁链缠上去的人是星居，那你应该认为星居是凶手才对。”

“只是你撒了谎而已。我在跟星居小姐独处的时候问过她同样的问题：‘用锁链把门封起来的人是谁’。然后她回答说都是你。”

就是在说要不要检查脚趾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她已经发觉犯案手法是什么样的了？

“说不定是星居撒了谎啊。”

“有可能，但她不是凶手。”

“啊？你总不会打算用‘女人之间的友情’这种主观印象来解释吧。”

“监控录像里拍到的白色幽灵。幽灵在刺杀被害者的时候右手被拍到了，手上没有指甲油。”

“……啊！”

对了，那家伙涂着指甲油。而且不知道她是因为没钱还是赶时髦，只有大拇指涂了指甲

油，因此自己直到犯罪完成后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本来自己平时就完全不会去注意女人涂了什么样的指甲油……早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就应该事先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了。

“你后脑的伤看起来像是真的，是不是特意自己弄伤的？如果是这样那你很勇敢啊。往咖啡机里下安眠药的也是你吧？你自己也装作喝下咖啡睡着不就好了，没必要还把自己的头打伤……”

可恶，真是一败涂地。

对于专门负责杀人案的侦探来说，这个手法是不是根本算不上有多复杂呢。

不过这样更好，问题点都凸显出来了，在跟真正的负责侦探——五月雨结对峙的时候把这些问题修正过来就可以了 。

不管怎么说，还是让五月雨结得到情报的时间向后推比较好。更何况，雾切所掌握的情报绝对不能交给她。

果然还是应该杀了雾切响子。

“你已经无话可说了？”

她透过后视镜稍稍抬起眼睛看着这边问，好像有意催促。

侦探这种生物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是吗。”

雾切简短地说道，再次化身成一具望向窗外的人偶。她刚才还讲得那么口若悬河，现在简直就像电池被取出来了似的。

堤查看了一下油表。不管看几眼都是一样，汽油不会变多，反而还在不断减少。虽然表盘上的指针没怎么动，但汽油无疑随时都在减少。

该怎么办……

要是不赶快找到答案，这边的时间就会先用完了。

“我再说一次，你已经可以退出游戏了。”

雾切说，像是在乘胜追击。

“你才应该退出！话说回来，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事和你无关吧，为什么要妨碍我！这又不是什么值得你赌上性命去做的事，难道不是吗？”

雾切没有回答。

她还是望着窗外。

看来她是不打算让步了。

“那这么办好了，我保证不伤害你的性命，但条件是剩下的五天内，我要把你关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只要这个期限顺利过去，我就想办法把你放出来。这个时候我应该已经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了，就算你想告发我的罪行也没用。这样行不行，你只要在五天内保持沉默就可以了，总比现在拿自己的性命交涉容易吧？”

“我不接受你的提议。”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其实也不想杀人的。七年前，那对双胞胎杀了我的妻子，让我失去了一切，我只是想要挽回我失去的人生。这难道错了吗？你不要再逼我杀人了……求你了。”

“不要。”

她又一次毫不犹豫地回答。

看来她是软硬不吃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对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案子这么执着？”

“你好像误会了，我跟你并不是毫无关系。只要你跟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是一伙的，那你就是我的敌人。”

“是吗……看来你也有自己的原因啊。那就没办法了，既然你不打算让步，那我只好杀了你，实在遗憾。”

“你还误会了一件事。别以为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坐在这里不动，相反，我只是在等你让步。要想改变目前这种状况，方法要多少有多少。”

“别开玩笑了小鬼！我告诉过你叫你别那么狂妄的吧？你还能干什么，倒是试试看啊。”

“可以吗？”

“哦，你来啊。”

“在此之前，你能不能帮我把车窗打开？我一直在按按钮，但车窗一直不开。”

“啊？那是当然，我这里把车窗锁住了。谁会给你开啊，白痴。”

“是吗，那算了。”

透过后视镜，堤看到雾切身体向前倾。

正在他奇怪她想做什么的时候，她把手伸到了堤的脖子旁边。

难道她想掐住自己的脖子……

他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她却把驾驶席的头枕给拔了下来。

“喂，你干吗！”

堤甚至来不及阻止，挨着他后脑的头枕已经在雾切手上了。头枕下面有两根钢管，形状就像一个巨大的电插头。

雾切把其中一根钢管的尖端插进了后排右边车门窗玻璃的缝隙里。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杠杆原理把头枕往下一压，就能轻而易举地把窗玻璃打破。车窗玻璃本来靠一个小女生的力气是绝对打不破的，但只要把力量集中在一点，就可以轻易打破。

外面冰冷的夜间空气很快涌了进来。

由于车速也相当高，车内就像刮起了一阵小型暴风。

堤握着方向盘的手冻僵了。

“喂，臭小鬼，你干什么啊！”

“这样持久战就进行不下去了，虽然我一开始也没这种打算。”

雾切把头枕的钢管插进另一边的窗玻璃缝隙。

“喂，住手！”

第二块窗玻璃也在制止的叫声中被打破了。

刚才十分安静的车内陡然一变，被嘈杂的风声和汽车的行驶声填满。

接下来，雾切从制服口袋里取出了圆珠笔，开始在头枕的表面写字。头枕的表面正好是白色皮革，圆珠笔也写得上去。

“你、你在写什么？”

“你的名字、车牌号、车的特征，还有HELP。”

“住——”

在堤一句话说完之前，雾切已经把头枕向着外面丢了出去。

“希望不会让其他的车出事故吧。”

雾切一边说一边开始拔副驾驶席的头枕。

没辙了！

这下可糟了——

要是高速公路上有什么显眼的障碍物，很有可能会有人举报，收到举报后很快就会有人来回收。在这种情况下，雾切写的信息就会传出去。

“接下来把研究所的案子大概情况写上去吧，免得我被杀了。”

“好了！是我输了！”

堤终于宣布了自己的失败。

他丝毫没有犹豫。总之，现在必须先阻止雾切的行动。

“你应该早点说的。”

雾切一边说一边把手上的头枕往窗外丢。

“喂！”

“骗子是不能相信的。”

“好了好了，我马上让你下车，我去自首。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下高速，你乖乖等着，行不行？”

“——好吧。”

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传来了回答。

只不过她算是接受了。

车又往前开了十分钟左右，出现了高速路口的标志。总而言之算是得救了，这样就行了。堤变道把车开上普通道路。

驶过一条平缓的弯道，车速已经变得很慢，雾切却似乎没有从车窗跳出去的打算。

从高速路口下来之后，周围是一片广阔的田园风景。夏天这里应该是一个水波粼粼风景优美的地方，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一片阴郁的白色平原，群山黑黝黝的影子像墙壁那样紧靠水田而立。

前方出现了一座桥。

那是一座红色的大吊桥。

左右都是悬崖，这个地方被称为溪谷也不为过。

只能孤注一掷了。

不是没有胜算。

自己有安全气囊，后排座位却没有。

堤踩下油门。

身体被重重压在了座位上。

这是死亡的重量。

只要突破这道关口，就能看到生的希望。

雾切发出近乎于惨叫的声音，好像在说些什么。

然而由于从窗口灌进来的风，听不大清楚她说的内容。

堤在就要驶上桥的那一刻，把方向盘向右一打。

下一个瞬间，身体轻飘飘地浮了起来。

这证明车胎已经离开了地面，这辆车正划出一道抛物线向下坠落。

然而这种漂浮感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强烈的冲击感就向他袭来。安全带深深陷进了肩部和腹部，眼前一瞬间变成一　片雪白，那是安全气囊。车身砸在了岩石上，发出被压瘪的声音。汽车化作了一块废铁，在重力和大自然的作用下，向着悬崖下坠落。

醒过来的时候，堤发觉天地是倒转过来的。

他解开安全带，跌落到凹凸不平的车顶盖上，从车窗缝里爬出来。有汽油的味道。不，还是说那是血的味道？

河水流淌的声音听起来很近。

看来这是谷底的岩石地。

“喂——，你还好吗——？”

远远传来人声。

一眼望过去，有车头灯正照着这边，一个拿着手电的男子走了过来。

“呜哇，这可不得了。”

男子用手电的光照着摔烂的汽车说。

堤看到这一幕，也跟他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汽车还勉强保持着原来的形状，但实在很难相信这就是刚才承载着两个人的命运向前飞驰的牢笼。

“你受伤了吗？”

年纪已经不轻的男子问道。

“不……好像没什么大碍……”

堤俯视着自己的身体说。虽然好像有些轻微的擦伤，但没有致命伤。两条腿还在发抖。

“太好了，你真是走运啊，你一辈子的运气都用在这儿了吧？啊哈哈。”

“车、车上还有人……”

“你说什么？”

男子把手电筒照向被压瘪的车内。

两个人一起蹲下身子往里面看。

雾切头下脚上瘫倒在后排座位上，虽然脸色惨白，不过看起来似乎没有出血。

“她还活着啊，我们把她救出来。”

男子上半身探入车内，把雾切的安全带解开，雾切的身体无力地倒下，男子抱住她把她拖出来。

真是多管闲事……

“你也来帮忙啊！”

堤无奈之下只得按他所说的做，把雾切从车旁搬到了稍远处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

“是你的女儿吗？太好了，她还有气，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去吧。”

“不要乱动她是不是比较好……”

“哦、哦，也对，你说的是。这附近有家诊所，我去把那里的医生叫来，你叫救护车！”

“请等一等，那是您的车吗？”

堤指着河边的车头灯。

“是啊……怎么了？”

“您是怎么把车开下来的？”

“有条砂石路可以通到上面。我听见一声巨响，所以就下来看看，发现你的车出事了。这件事很重要吗？总而言之我先开自己的车去叫医生来。”

男子打算离开。

堤拾起了脚边的一块大石头。

“请问——”

他叫住了男子。

“怎么了，还有什——”

男子回过头来，堤用石头砸向他的头部侧面。

男子当场倒下。

死了吗？

没死就麻烦了。

堤又一次举起石头砸了下去，重新想到一件事。

自己很讨厌手上留有杀人时候的感觉，想必这种感觉在游戏过关之后也是挥之不去的。可以的话，真希望在游戏通关后一切都能清零，希望能以一种纯粹的心情从头来过。

堤拉着男子的两条腿把他拖到河边，然后把他推下去。男子在波浪之中翻滚，沿着河水流走了，就跟一根木头似的毫无出奇之处。

这样就行了。

他回到雾切旁边。

雾切仍然躺着没动，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堤试着拍了拍她的脸颊，她难受地想把脸别开，但似乎意识并没有清醒。

——“你的人生还有机会重来”是吗？

正是如此。

只要这一局能赢，一切都能重来。

堤俯视着雾切。

为了取胜，必须要把她——

——to be continued

（第四卷·完）